

武當風

NO.275

01
2026

文学双月刊

武当風

NO.275

主管：中共十堰市委宣传部
主办：十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顾问：汤红兵

编委：李占富 李 葵 庾明生 程 臻
高阳萍 黄新霞 罗 丹 王 林
邵义光 李永涛 李发山 赵伯贤
赵 虹 凌智民 操建华 高凌云
潘海波

主 编：李占富
副 主 编：庾明生
责任编辑：柯又嘉

特邀编辑：潘能军 段吉雄 牛少博 毛培斌
封面摄影：李进 程冬梅

地址：十堰市政务服务中心
邮编：442000

电话：0719-8109675

投稿邮箱：wdwx163@163.com

印刷：十堰市东赢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时间：2026年2月

印数：1000本

法律顾问：湖北延津律师事务所 郭书兵

赠阅范围

- ◆ 省文联、省各文艺家协会，
全省各地市州文联及部分刊物编辑部；
- ◆ 北京市及其区县文联、作协；
- ◆ 市直有关单位及部门负责人；
- ◆ 全市各文艺家协会，各县市区文联、作协，骨干作者。

01 2026

文学双月刊

c o n t e n t s

目录

声明:《武当风》谢绝一切 AI 生成的投稿

虚构

- 005 底牌 | 林檎
017 购梦铺子 | 黄文永
029 抓住影子修德 | 刘明昆

非虚构

- 038 总有一思近真悟(六节) | 王德彩
042 老白浪的腊月 | 孙翼
048 老房子 | 赵沛誉
057 家住丹江口 | 叶忠春

汉诗

- 062 槐花带着它的善,来人间走了一回(组诗) | 小布头
068 摇漾集(组诗) | 王征珂
071 王恒佩的诗(5首) | 王恒佩
074 诗词
余立柱 潘晓平 黄双华 陈敏玲 陶敏 杨天生
王天祥 操雅心 严永金 王学范 王克胜 王宏模
周书安 余功辉 张鸽 牛艳东 陈信国 陈欣荣
吴媛丽 邹咏梅

专栏

- 078 素食主义者 | 苏瓷瓷
086 荒径与断壁间,遇见时间的形状 | 段吉雄

评论

- 090 “返乡体”非虚构写作的乡愁书写 | 龚道臻

封面

- F1 汉水颂 | 李进 程冬梅
F2 寒雪佳境 | 李进
F3 暖冬 | 李进 程冬梅
F4 家 | 李进

武当風

虛構



底牌 | 林檎
购梦铺子 | 黄文永
抓住影子修德 | 刘明昆



林檎，1993年11月出生，出生于湖北房县，理工男，长安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青年文学》《青年作家》《收获》《当代》《花城》等刊，有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转载，曾获《鲤》“伏笔计划”首奖，贺财霖科幻文学奖，再望书店短篇小说奖等；现居重庆。

底牌

◇林檎

万青打电话问我晚上玩儿什么。他说打麻将，我说麻将只能四个人打。他又说斗地主，我说还不如打麻将。他说没事儿，人多可以打六人局，拿两副牌，牌多打起来更过瘾，集齐四张算炸弹，炸弹上头有导弹，两套大小王凑一起，还可以当核武器——什么狗屁玩意儿。当然我没说出口，他等我半天，没见回音，就又换了一个。德州，他说，要不然打德州。德州我知道，产扒鸡的地方。他说不是一回事，我问还有哪个德州，他说美帝国主义，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州”，没听说过，我只知道加州，加利福尼亚州，《加州旅馆》挺出名。我问他“德州”有啥，德州招待所吗？电话那头说，德州扑克，跟咱们的炸金花差不多。两家能对打，七八个人也不嫌多，万青跟我保证，你试两把就上手了。

万青讲完就挂电话，我知道事情就这么定了，万青通常最后一个才打给我，他们肯定都商量好了。我喊桃子过来。德州扑克，我问她，玩过吗？桃子点点头，五张牌比大小，三条吃对子，顺子输同花……后面还有什么搞忘了。我说你们怎么都会这个，合着就我一个不懂。桃子问“谁们”。我说万青他们，他们要来，我也不能不让他们来。早该来了，桃子斜了我一眼，把手机递给我。网上教程不少，拿去学吧，她说，临阵磨枪。那行，我想想也对，不然晚上输大了，你又得骂我。

说起来这局攒了快有俩月，没防备这帮人今天突然过

来。刚装完房子那会儿就喊着哥几个来坐坐，都忙，时间凑不到一起。万青喜欢约周末，平克周末老是值班，九宝跟我一样，说我们不像他们有单位，他们休息正是我们挣钱的时候。桃子听完恨铁不成钢，他不说九宝单说我，你一天能拉多少活儿，休个班摆桌席的工夫，把他们份子钱收了，不比你跑车强？那不能这么算，我说份子钱早晚要还回去的，怎么能算赚呢。可是桃子的回答让我无法拒绝，不是还回去，她说，是收回来。

江城规矩，乔迁新居得请亲朋好友“燎锅底”，以前讲究不少，到我们这辈儿，只记得份子钱。万青他们什么时候买的房，桃子又随了多少礼，一概不知，我只知道早先他们一块儿玩乐队，不知道那时候自己在什么地方。跟桃子领证三年，婚礼没办，净折腾房子了，好不容易忙活完，想起来，是时候收钱了。我算着人数，万青两口子，平克和他女朋友，九宝至今取向不明，拢共七个人。起码得整八个菜，三荤一素四个凉碟。老实讲，我没这水平，看向桃子，桃子说别问我啊，问外卖。我心想外卖也太敷衍了吧，不如直接收钱算了。桃子反问，你有自信做得比外卖好？那行吧，我说，到时候拿自家盘子再装一遍，你别说破。虚不虚伪，又不是外人，桃子不以为然，说有这时间你还是研究下德州扑克吧。

她这一提我才想起来打牌是正事，看了眼时间，都四点半了，有点紧张，我赶

紧掏出手机，一是订外卖，二是学德州扑克，找了一圈视频，全是英文，看不大明白。又找了一圈外卖，都不往我家送。桃子问为什么。可能是位置太偏，我说没事儿，过两年通地铁就好了，到时候房价噌噌往上涨。可是外卖等不了两年，桃子把嘴一撅，今天晚上就要吃。桃子这么一说，我想起网上一个段子，说家宴请客，吃火锅是最好的。你就说东西差不多都备齐了，喊张三捎点丸子，李四带些青菜——朋友越多，菜样越多，油碟锅底都不是问题——一圈电话打完，你只需要烧一锅水，就可以等着涮火锅了。桃子听完，使劲憋着笑，说如果不收份子钱，这法子还真行。玩笑归玩笑，我突然想起来，要不带他们去楼下，新开的那家烤鱼不错。桃子有点警觉，你吃过？我没吃过，我哪能背着你去。我立即澄清，在阳台上看的，见天儿晚上闹到后半夜，咱不还说要投诉他们扰民来着。这说明什么？生意好啊，我说，生意好，味道就差不到哪去。桃子将信将疑，那咱还投诉吗。一码归一码，我说，吃完了照样投诉。

桃子还在犹豫，门铃响了，明明是电子音效，非要模仿成敲门声。凑近一看，门禁屏幕被一颗秃脑门填满。没想到九宝来这么早。他说接到万青电话的时候刚好在附近趴活儿，跑完一单就过来了。桃子问，那他俩呢？别提了，万青限行，跟平克一道，平克近视眼，又把车给蹭了。开车就是麻烦，九宝笑了，说，不是我吹，

他们那四个轮的还真没我这小电驴方便，想去哪儿，油门一拧就走了。也就是你们这地方远，给我找个插座充电，不然回去得撘半路。说完他把手里东西递过来，我一看，还是九宝厚道，拎了两斤卤味，酱牛肉、猪耳朵、豆腐皮、海带结，荤素搭配，花样挺多。九宝说想着要打牌，手不得闲，专挑了几样没骨头的，改个刀，切成小块，牙签扎着就能吃。

桃子接过东西去厨房，我就领着九宝在屋子里转转。三室两厅七十平没啥好看的，我们俩绕了个圈，很快回到客厅。看见沙发背后挂着两把吉他，九宝眼睛都亮了，你俩还练着？都是桃子老师的，我说，不过也就是个摆设，反正没见她碰过，挂着净落灰了。可能听见我说落灰，九宝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他像苍蝇那样搓了搓手心，整个人退回到沙发上。这时我才注意到，九宝穿的不是他们的工作服，而是一件颜色相近的亮黄色冲锋衣，估计他们喜欢穿这个，而且得是带连体帽的那种，风雨无阻。这种衣服荷包设计得都不大，拉链上还有防水条，应该塞不下一只红包。难道他发微信红包？这就麻烦了，压力来到收钱的一方。立马点开未免吃相难看，放一放，就更没有开口的由头——你总不能领了红包一句话不说——这事儿你还不能悄摸地来，红包不管什么时候点开，对面都会收到一条系统消息。你就等吧，超过二十四小时钱就退回去。搞不好九宝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我在心里盘算着所有可能，九宝搞不好也在思考应对之策。两个男人坐一起，没话说是最难受的。熬了一刻钟，九宝到底没有掏红包的意思，我只好起身，说我给你找排插去，早点充上，免得走的时候电还没满——话说一半我咽了回去，不知道九宝会不会觉得我是在催他走。我赶紧避过他的目光，学一只鸵鸟，把整颗头扎进储物柜。好在里头真的有一只排插。长吐一口气。我说九宝你坐你的。九宝笑起来还是那么憨，他先我一步跨出门，说，我不去你知道插头插哪辆？

我和九宝回来的时候万青他们已经来半天了。

桃子劈头盖脸问我咋回事不接电话。还没反应过来，万青先替我解了围：车库没信号吧。此人讲话中气十足，数月不见，又胖不少，隔着 polo 衫的竖纹，可以瞧见肚皮浑圆，仿佛牢房里囚禁着一颗气球。世界上所有的车库信号都不好，这是有物理学根据的。万青继续冲我阴阳怪气，我突然想到，他嗓门这么大，当初怎么没当主唱。当然这话我没说，我点了一遍人头，问他嫂子咋没来，万青把肚皮一拍，说人家是领导，坚守岗位呢。说完把餐桌上两瓶红酒拎给我看，你嫂子派的代表。屋子里一阵哄笑，本来平克还要介绍他送我们的盆栽，万青已经开始张罗牌局。他拎来一只大皮箱，要不是看过香港电影，我还真不认识那些筹码和骰子，跟周润发在澳门赌场玩儿的一样，就差个美女荷官了。

我说整这么专业，算不算赌博。一直没说话的平克扶了扶眼镜，不见现钱就成，没有赌资算什么赌博。

看这阵势，说实话我也有点迫不及待了。大家涌入书房，七手八脚把桌垫铺在书桌上。这书房装修完到现在，没读多少书，净拿来喝酒打牌玩手机了。桃子准备红酒和卤菜，我在零食柜里又拾掇出几包薯片和坚果，装满两个果盘，滥竽充数。万青也不客气，抱着肚子坐了庄位，左手边是九宝和桃子，我和平克坐他下手。一二三四五，数完才想起来平克对象没来。分了，平克在我耳边小声嘀咕了一句。来不及细问，万青已经开始发牌。每人两张，我拿到一对“2”，拿来斗地主挺厉害，不知道在德州算不算大牌。一圈发完，万青又在桌上扣了三张公共牌。德州规矩，要看公共牌必须跟注，现在轮到平克发话，这小子一看就是老油条，轻描淡写往牌池里扔出一把筹码。我问他这玩意儿算多少钱，万青给我科普，蓝色算五分，黄色二十，黑色一百，一分一块钱，回头微信结账。照他说的，平克扔了四枚蓝色筹码，也就是说看一眼牌就得二十块钱，顶我跑一趟火车北站了，我想都没想就把手里牌给扔了。桃子“切”了一声，说我扫兴。我看出桌上这些人都是老手，劝她谨慎为妙，她没听我的，跟着平克下注。底牌揭晓，果然啥也没捞着。倒是我心里咯噔一下，忙把扔掉的牌又捡回来。我要还在，是不是比你们都大？我问万青。这王八蛋

只顾笑，嘴都笑歪了。还是平克冲我点了点头。我跟九宝大眼瞪小眼，果真没有来财的命，我俩都选了弃牌，牌池里两百多分，让万青一个人收了。

两百多分就是两百多块，万青这把牌，顶我跑一天车了。这就是赌博的魅力啊，有时候一辈子劳苦命，不如牌桌上五分钟来得精彩。平克的烟酒嗓，加上一副黑框眼镜，说起话就像教授讲课。几局下来，他也输了小一百，出师不利，拽我出来抽烟。我搯了一根玉溪，平克没接。试试这个，他塞过来一包软中华，说别误会，我也舍不得抽，这不是送礼让人家给退回来了，别浪费。我问谁，他说未来的老丈人。我想起他在牌桌上的话来，问为什么，没吱声。我们来到厨房，平克打开油烟机，然后给我把烟点上。这什么品种？我看见平克送的花还放在水槽里，我不识花，不懂花语，只觉得大红大绿的挺喜庆。绣球，好养活。平克给我介绍，多浇水，浇透，最好每天晒点太阳。我说隔着玻璃成吗。平克皱了皱眉，玻璃会阻挡紫外线。我双手一摊，那就没办法了，阳台都让我封了，封了阳台，客厅能多几个平方，好放沙发。那也行吧，平克妥协，花比人好说话，有水 and 二氧化碳就能活。我听出点意思来了。平克长吸一口烟屁股，差点把自己呛死。估计他也抽不惯好烟，软中华焦油重，有点腻嗓。彩礼没谈拢。不等我问平克就坦白了。我说不至于，这也不是一锤子买卖，多少数好商量嘛。不是多少的

问题，是伦理问题。平克振振有词，这不成贩卖人口了？“彩礼”是对女性赤裸裸的物化。话虽这么说，但这话又不能男人来说，我问平克，嫂子怎么说，她觉得自己被物化了吗。她没意识到这一点才是最大的问题。平克话没说完，自己先蔫了，他把烟屁股杵在花盆里，颇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刚才没注意，这时我才看到，那盆绣球居然开出两种花来，红蓝两色，各表一枝，还真有点稀奇。都是兄弟也不怕你笑话，平克接着跟我介绍，这花还是去年上她家，拎了两瓶茅台，老丈人给回的礼。二龙戏珠，据说是老爷子的得意之作，跟我聊了半天，扦插嫁接什么的也听不懂，就知道值不少钱。以前在家都是女人伺候，今年开春她回娘家的时候，还只是孤零零几片叶子，下来半年我没管，没想到开了花还挺漂亮——

树犹如此。

平克长吐一口青烟，说，我身边这一圈都是糙老爷们儿，想来想去，也就桃子老师能养了。

以前只听桃子说平克能写两句词儿，没想到讲道理也是一套一套，他这么一讲我就知道他打算掏红包了。早知道我他妈就不跟他废半天话了。走吧，我也把烟头埋在花盆里，听说新手运气都比较好，我告诉平克，我得回去把万青干掉。

牌桌如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就我和平克说话的当口，桃子乱拳打死老师傅，赚了不少。九宝不温不火，倒是万青，手

边就剩两枚压箱底的黑色筹码。平克这下可乐了，他鼓励桃子，“宜将剩勇追穷寇”。万青听不得乌鸦嘴，“不须放屁”，他干了杯中红酒，大手一挥，牛肉配红酒，越喝越有嘛。有万青在的地方就不怕冷场，他吃饱喝足，继续发牌。这回我学精了，轻易不加注，随大流混到最后一轮，偶尔也能小赢两把。牌过数巡，终于等来好牌，一对老“K”。我抢在开底牌之前重饵下注，可惜牌池一片死静，等了两分钟，无人上钩，纷纷弃牌认输。没能钓到大鱼，我有点后悔，不过好歹能赢下底池，聊胜于无。正准备揽走筹码，桃子发话了，你急啥？话音甫落，两手一摊，推光了身前所有筹码。这招我记得清楚，《赌侠》《赌圣》《澳门风云》的大结局都是这个套路，专业术语叫“All in”，俗称“梭哈”。押上全部身家赌这一局，非你死我活不可。我有点不敢相信，又看了眼自己的手牌，牌面上两位老国王身披红甲，手持宝剑，目光坚定，给我满满的信心。我用怜悯的目光看向桃子，我说你手里什么牌就敢跟？她不以为意，说谁知道你是不是诈唬人？她还找大家求证，你们说有没有可能。这谁说得准，大家大眼瞪小眼。还是万青老奸巨猾，按规则来说，牌局上只剩两人的情况下，可以言语试探。但是——领导讲话喜欢说但是，领导家属也学会了——万青起身说，你们两口子内战，我们就不好插嘴了。

万青说完招呼大家出去抽烟，书房里就剩我和桃子。我说你跟我较什么劲，有

能耐赢他们钱去。桃子还在兴头上，说一码归一码，赌场无父子，何况夫妻，赶紧开牌吧。没想到她还上头了，我把牌摠住，跟她说正事，他们给你红包了吗？没有啊，桃子回过味儿来，问我，你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关键是他们，他们没有给红包的意思。桃子说不至于，这还早着呢。怎么不至于，我说照老礼儿，进门的时候就该给了。照老礼儿我家还得收你彩礼呢。桃子说得倒是心不在焉，眼睛盯着的还是我的底牌。但我清楚，当她开始扯旧账，事情没法谈了。再说，桃子点到即止，说回牌桌，我这不赢着呢，有他们出血的时候。看来她很有信心，不论对于这手牌，或是他们的红包。我不好打击她，更无心思打牌，我用手掌反复揉搓那对老“K”，最后还是把它们丢进牌池：弃牌，算你赢好了吧。

Bingo——

我就说你诈唬吧。桃子叫起来像只麻雀，她赢钱不够，还要诛心，非要看我底牌。我说按照规则我可以不给你看，不信你问万青去。桃子冲我吐了吐舌头，还是屁颠儿地把筹码扒拉过去了。看她开心的样子，我竟有点赞同她了——如果真能赢够份子钱的话。

桃子跑到客厅宣布喜讯，大家就都知道战果了。她还要乘胜追击，我说歇会儿，光顾着打牌，连杯茶都没泡。年轻人喝什么茶，有可乐就行。九宝实在，他已经把我家冰箱摸清楚了，倒也不客气，拎

出两瓶可乐，直接拿牙给开了，看得桃子“哎哟”一声。九宝问咋的，我忙打马虎眼说桃子老师龋齿，刚做了根管，你这杂技动作把她吓着。九宝哈哈一笑，但我知道桃子“哎哟”的是什么，就这几瓶可乐，费老大劲买的，墨西哥原产，漂过整个太平洋而来，身价倍增。我说这跟楼下易拉罐的有什么区别，桃子一脸严肃，说墨西哥可乐加的是蔗糖而不是高果糖含量的玉米糖浆，另外玻璃瓶身的低通透性保证了更高的二氧化碳含量……这几乎是桃子知道的全部化学知识。她平时只有追剧追到大结局的时候才舍得开一瓶，喝掉的空瓶子还要洗净插花。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怕万青和平克有样学样，赶紧说男人喝什么可乐，忙把我存在冰箱里的精酿啤酒拿了出来。在这种夏天的傍晚，不论可乐还是啤酒，总之打一个长长的气嗝儿是最舒服的。我们在地毯上盘腿而坐，晚霞就透过落地窗洒在皮肤上。白啤清冽，黑啤浓郁，两样混着来，人就有点飘飘然。秋水共长天一色，我说，怎么样，还行吧，当初就冲这窗景选的房子。桃子听不下去了，说你装什么大尾巴狼，这栋楼西晒，比旁边便宜五万多块钱。桃子老师这话我不赞同，没想到万青站在我这边，他说省下钱可以封阳台装大落地窗，客厅还多出三四个平方，里外里你们赚了多少钱？有了声援我也有了底气，于是继续摆事实讲道理：等我们加班回来，晚上九十点钟，太阳都没了哪还有什么西晒？男人之间的

共识总在一瞬间达成。要不怎么说还是老夫老妻经验丰富呢，我伸出瓶颈跟万青碰了一个，没想到老万苦笑一声，一仰脖就把酒干了。这什么意思？不知我哪里说错话，大家都在等万青的下文。穿堂风又刮了几趟，引发酒沫破裂的隐秘声响，直到第三瓶啤酒下肚，万青的实话就泛上来了：

你们嫂子外头有人，万青说。

老万讲话，经常一惊一乍，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周身哆嗦。桃子讲过多次冰啤酒寒气重，有点后悔没听她话。我打发她泡壶花茶，剩下四人面面相觑。还是平克稳重，他把万青手上的酒瓶子劝下来，说你俩都是党员领导干部，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乱讲。乱讲？老万反问，你用手剃须刀吗？大家没听明白，老万接着说，我专门上网查过，人体的毛发，分为硬毛和毳毛。硬毛粗直，含髓质，起保护作用，如胡须、头发；毳毛无髓质，细软屈曲，多见于躯干。除了胡子，你们还刮过别的什么地方吗？九宝没脑子，啥话都往外蹦，他说小升初那个暑假试过，听说这玩意儿像韭菜，刮得勤长得旺。没两天就后悔，新毛出芽的时候，裤裆里头忒痒。那不就是？老万点点头，我也没这习惯。别瞎想，平克还在找补，说不定自家人用的。她没这习惯，老万答得果断，再说颜色对不上。这话就没法接了。老万竖了竖手里的瓶子，酒已干了。有些事儿真不能细想，他吧唧吧唧嘴，接着说，一切都有迹可循，不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重新开始化妆，关心天气预报，上星期还买了瑜伽垫，今天说好一起过来，临了跟我说加班。他问平克，你坐办公室真的在加班吗？一杯茶一包烟，她不抽烟，就是一张报纸看一天，谁他妈还没坐过机关啊。

那还说啥？快刀斩乱麻，趁现在没孩子。我和平克都没吭气儿，就九宝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想他还不知道，男人说话，有时候真就只是说说。还好桃子泡茶回来，万青自己掐断话头，也不嫌烫，接过茶盅牛饮一气。我们纷纷举杯，热茶下肚，顿时酒气消散，气血舒畅。饿极了才觉得馒头好吃，喝过大酒，你才发现楼下超市的菊花茶，比什么青柑普洱都管用。

三十岁前，不懂烟酒茶，此刻微醺，才明白上瘾之物，无不都是些辛辣苦涩之味——没听说过吃水果糖和红烧肉上瘾的。这些东西像一组坐标，标定了痛苦，才显出欢愉。这么说烟酒茶的作用和朋友是一样的，茶酒回甘，尼古丁上头，拿老万几个的不如意，才来确认你的幸福。心里这么一盘算，手头不自觉阔绰起来。再回赌桌，之前不入眼的杂毛牌面，竟也有点跃跃欲试。我给桃子发五百块红包，把刚输给她的一堆筹码又买了回来。万青在一边笑：我没说错吧，你已经上瘾了。他不提倒罢了，这一开口，我越发觉得这小子是算好了今天赢我钱来的。我从他那儿把发牌权要过来，又切了两把牌，换

换手气,准备大战一番。

其实万青说得没错,年届不惑,一个男人,在单位有领导,打工得看老板脸色,回家还有老婆孩子,哪儿也说不上话,只有打牌的时候,你才感觉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过牌还是跟注,打翻前还是偷底池,一切都由你说了算,不需要什么人情世故,无关情商高低,一切都只是冷冰冰的数学概率。概率我太熟了,我当初念的就是应用统计,本科四年学的一身本领,没想到头一回发挥价值是在牌桌上。正所谓不打不相识,几圈牌下来,桌面上明朗起来:九宝藏不住,拿到大牌都写在脸上;平克谨慎,无必胜把握绝不加注;桃子就无所谓了,输赢都在自家口袋。就剩万青,老赌棍,深不可测,就说眼下这局面,三圈下注过后,剩我和万青单挑,明面上我占优,就怕万青扮猪吃象。我决定稳一手,轻叩桌面过牌,让万青发话。牌面变数太大,他也不好下手。我不容他多想,旁敲侧击问了一句,这洋玩意儿你从哪学的?

万青愣了一下,显然不知我葫芦里什么药,于是搓了搓头皮,扑哧一笑:说起来还是念书那会儿,我有个德州室友。九宝忍不住插嘴,照你这么说,德州人都会打德州?不是德州扑克那个德州,是山东德州。万青接着说,我跟德州室友开玩笑,说我也是德州的。其实我根本都没去过德州。他问我德州哪儿的,我随口一说,高新区的。我知道全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一个高新区。室友立刻跟我一见如故,

非要请我吃扒鸡。我一听笑了,全中国所有的高新区都一个样,有产业园,有双向八车道,就是没啥拿得出手的扒鸡。室友彻底被我唬住了,说,那你推荐个味道好的?我就问他哪个小区,他说博翠园还是哪儿来着,无所谓,反正我都点点头,哪个小区不重要,德州遍地是扒鸡。我说你出小区东门右拐,第二个路口那家,肯定没错。那他真去找了吗?九宝再问,万青摇头,说,我不知道,毕业之后各奔东西,室友间再无联系,他有没有去找那家扒鸡店,没人知道。有时候想想,那可真是好时候啊,每天就是练琴,也不觉得饿,别说扒鸡,几桶泡面就能吃一周……

那扑克呢?桃子听不下去了,德州说完了,扑克在哪。万青说你别急,这马上就串起来了。他揭晓谜底,刚不是说到扒鸡店吗,有一回我也想起这茬,就用卫星地图找到德州街景,当年我随口胡诌的位置,结果那地方早拆了,一片废墟。我不甘心,继续搜索“德州”,几个链接层层点击,就跳转到打扑克上头去了。

没想到结局如此无趣,而且万青的话也不好说有几分真几分假。我说你这故事也太牵强了,没想到万青没搭理我,反手推了一把“All in”。难道这人真有后手?万青笑得毫无表情:德州扑克的精髓在于诈唬,重要的不是真有底牌,而是让对手相信你有底牌。下注、语言、举手投足,都是表演,如果你的表演把自己都能骗过,一手杂毛也能打赢同花顺。如果你的表

演能骗自己一辈子，相信我，这就是真正的幸福。他把胳膊肘拄在牌桌上，就像一个审讯我的警官，现在到你说话，你猜我手里到底有没有牌？

决胜之局，我再次陷入长考。旁人干坐着没意思，干脆出去喝点东西。这回书房里剩下我和万青，直面对手，心情倒放松下来。怎么样？万青问我。我说别着急，打德州还有限时吗。万青笑了，没人催你，我说的是房子，房子装得不错。少来，我说，他们不懂你还能不知道？装修这事儿，一地鸡毛，这辈子都不想再换房子。这就对了，老万更乐了，他压低声音：有些事九宝不懂，平克刚摸点边儿，只能跟你说。

我想起来刚才客厅的话没说完。万青远远地指着九宝，说，他懂什么婚姻？那不是赤条条两个人的事儿，那是医保、车贷、公积金、房产证。你们谁办过离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光跑一趟手续，都有十几个名字要签。酒话不必当真，翻篇了我也不会认。还是平克说得对，人家马上提副处，我能不懂事吗。万青最后总结道，我还想混个领导家属身份呢。虽然这种占组织便宜的思想要不得，但作为朋友我还是要支持万青。有时候想想，他们乐队这几个哥们儿真就像连环画，瞻前顾后，就是人生的快进和回放。这么说我是排头？万青赞同这个比喻，他颇有点悲壮地说，前车之鉴啊，你们吸取教训，少走弯路。

我和万青出来的时候，客厅热闹非凡。桃子正在跟他们吐槽楼下烧烤摊，见我出来，立马调转枪口，把噪音扰民的责任归结到当初选房失策上来。我说那会儿谁知道这栋楼下会有烤鱼摊。桃子不依不饶，说还不是因为楼层太低，二十层以上肯定没这问题。她话一出口我就明白了，便宜是这套房子的原罪，当初看中“四楼”价低——唯物主义者哪信这个？以为捡多大便宜，现在明白，当初省下来的钱，会在你整个婚姻的生命周期中，变成数落如数奉还。似乎是有意附和桃子，阳台下划拳声叫骂声愈发升腾而起，裹挟着烤鱼的香味，粗暴地闯入客厅。

铁证面前，我再没什么好狡辩的，万青拍拍我肩膀，探出窗去看了一眼。烤鱼摊就在对面楼栋负一层，因为回填，垫得跟我们这边三楼平齐，中间就隔一道绿化，在我家阳台拿根手竿，完全能把对面锅子里的烤鱼钓过来。没冤枉他吧，桃子指着我跟大家告状，说这闹腾劲儿，谁受得了。没想到万青笑了，说你们好歹也是玩过乐队的，撇开水平不说，单论制造噪音，当年还没输过谁吧。万青边说边把墙上的吉他摘了下来，我明白过来，两把吉他都有了，就缺套架子鼓。平克说这把不是吉他是贝斯。我问，有什么区别吗？九宝说，贝斯少根弦，非要打比方，就跟抄手和饺子的区别差不多。万青说没事儿，不是有垃圾桶吗，你家垃圾桶挺好，还是脚踏的，当个踩镲正合适，再把两个果盘翻

过来，扣在抱枕上，拿双筷子就可以敲了。万青跟我说你来当鼓手，很简单，打鼓就是寻找心跳，他把着我的手示范，咚，咚，咚咚……一秒钟三下，轮流敲打两只果盘就行。我们把电视音响转接到吉他上，推拉窗的窗扇干脆都卸下来。桃子将信将疑，问这能行吗。那就看你的了，万青把一卷保鲜膜递给她当话筒，说你当主唱那会儿，不是号称“暴躁小红莓”嘛。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桃子问道，你俩最后那手牌到底谁赢了？那得看你老公了，万青平静地说，他还没决定跟不跟。

桃子还想说什么，九宝已经摁下插头。电流冲击振膜，一声爆裂炸破落地窗，词是万青现找的，来自他多年前一条朋友圈，配“1625”万能和弦，啥都能唱。我也分不清平克和九宝谁是吉他哪个是贝斯，我只知道把两只手腕彻底交给万青，他的手掌肥沃而柔软，我在心里数着拍子，任由鼓槌敲击我的心脏——

他们没有故乡，在一些僵硬的冬天，
他们没有故乡，没有红色火炉和糖；
他们没有故乡，失去白昼的梦，
他们没有故乡，没有拥抱和床……

该说不说，万青这几句整对了，我不懂诗，只听出押韵，拿来当歌词挺好。声波在墙壁间反弹、干涉，最后汇成一颗愤怒的炮弹，砸向对面烤鱼摊。食客纷纷侧目，骂骂咧咧，只见口腔深处小舌头乱颤，

听不见骂词内容。大家越发来劲，恨不能把那几根铜弦搓起火星子。最让我意外的还是桃子，从来不知道她四十六公斤的小身板可以发出一百二十分贝的动静儿，可以想见，平时吵架还是让着我的。副歌将近，她把声音又拔高几度：

他们没有故乡，雪夜里的电影，
他们没有故乡，脸颊与吻重逢；
他们没有故乡，扳道工敲打铁轨，
他们没有故乡，诀别或开始的吟唱；

我们有点不敢相信，烤鱼摊上不知什么时候亮起一片闪光灯，闪光灯是摇滚的软肋，没有谁可以拒绝。桃子的声音哽在那里，音符中断，只剩我的筷子机械敲打，发出木鱼般的聒噪：

他们没有故乡，同每一次月夜晚安，
冬鸟穿过回廊，没有声响。

江城湿气重，我抹了抹眼睛，说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天大的事儿，坐下来，喝两口，吼两嗓子就好了。我问万青，这写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忘了，万青说，念书那会儿，谁他妈还不是个文艺青年了。非要说主题，歌词里不是唱了，故乡呗。还记得我那德州室友吗？我比他还远，双塔的，填志愿那会儿啥也不懂，就想着好不容易翅膀硬了，非得飞个远点儿的地方不可。抻开中国地图，双

塔在鸡冠子上，我就往左下角找。只是没想到这一来，再走不了。客居江城十载，万青肚皮大了，泪窝子倒浅了。我让他赶紧打住，然后把手机拿过来，给大家看我刚才拍的视频。窗外逆光，闪光灯明灭可辨，画面中几个黑影群魔乱舞，配上暴躁的鼓点，有地下音乐那味儿了。平克建议，要不约个时间，找间录音棚给录了？桃子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说还是别丢人现眼，拿这段视频发个抖音小红书什么的得了。一拍即合，我问万青，缺个名字，你起吧，诗人。万青倒也不谦虚，说起来今天这局，全因“德州”二字而起，管他是哪个德州，管他是扑克还是地名，就叫德州吧，他想了想又加上两字：再见德州，他说，中间没有逗号。

搞不懂万青什么意思，但这名字起得不错。发完视频，不少点赞，窗外再次聒噪起来，仔细听，居然在喊再来一段。没办法，这就是音乐的力量，我们打出去的是炮弹，结果还化敌为友了。平克闻声而动，抄了把吉他立于窗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以前只看他一副知识分子模样，甫一开口，竟还是个 rapper——

形式主义的彩礼，
我不学犬儒还击，
回头把车补补漆，
卖了钱登门送礼，
五万块换购娇妻，
结婚比拐卖便宜。

真心为平克高兴，没想到几圈牌下来，他就把自己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后者笑而不语，指拨不停，间奏还在继续，我们把目光转向九宝，就剩你了，整两句？我也把果盘敲起来，九宝一口闷掉最后一瓶墨西哥可乐，跳动的词句随悠长的嗝逆声鱼贯而出：

买不起车，谁还没个驾照，
内环堵车，我骑摩托在笑，
你喝啤酒，可乐一样冒泡，
我当代驾，免费开你超跑，
免费开你超跑，免费开你超跑，免费
开你超跑……

最后一句唱词在我们口中流转，九宝用他那极富弹性的“俄式”弹舌音模拟着超跑引擎的轰鸣。一曲终了，鼓点渐弱，引擎声疲，超跑在黑夜中远去。我们终于挥霍光全部力气，五个人四仰八叉倒在地毯上。讽刺谁呢，我就一辆破高尔夫，哪来的超跑，平克笑说，再说你那小电驴子也还算不上摩托。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九宝扭头回答，我这纯属凑韵，待会儿送你和老万回家，不收代驾钱，够意思了。

肴核既净，啤酒瓶滚了一地，桃子问大家饿了没有，平克说饿啥，灌一肚子酒水不说，光这几首精神食粮就够撑的了。万青也摆摆手，说喝不动了，明早上班，今

天就到这儿吧。也好，既然大家没准备份子钱，想来也没打算留下吃饭。我也不客套，挣揣起身，回到书房收拾牌局，万青的手牌还扣在那里，他到底有没有同花顺？我犹豫很久，甚至上手摸了摸，终究把它们推入牌池。牌具就留这儿吧，有时间再约。我出来跟大家说，我这书房，打牌还挺合适的。那箱筹码死重，万青巴不得空手回家，大家一致通过。于是我知道，这样的牌局还会有很多，万青的底牌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我和桃子送大家到地库，九宝已经把车热好，高尔夫后备厢太小，电瓶车塞不下，一只前轮伸在外面，旋转不止。平克在副驾指路，万青爬上后排座就睡着了。三下五除二，九宝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谁让我混得最没出息呢，他探出车窗跟我告别，要钱没有，多出出力吧。话不能这么说，我跟他开玩笑，他俩是他俩，至少咱俩还是阶级兄弟嘛。那是那是，阶级感情高于天，九宝配合着大笑起来，随即压低声音，要不然我那事儿也不能麻烦你，对吧。他提醒我，刚才下车库充电那会儿聊的？我想起来了，九宝这人好面子，来龙去脉讲一大堆，两瓶啤酒下肚，全忘了。反正就千八百块的事儿，非拽我下车库说。一颗秃脑壳转得还真溜，我红包没收着，这下还得倒贴。要不怎么说兄弟几个，现在就你清醒呢？我没忍住，伸手在九宝那光滑的大脑壳子上使劲搓了两把：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回头转你支付宝，放心

吧。九宝一听，乐了，你就瞞桃子老师一个就行啦。我说你放心吧，给的都是私房钱，能告诉她吗？九宝终于放心了，一脚爽快的油门，几乎要把发动机轰上天，难为他了，打一晚上牌，也就这会儿是开心的。车子向前滑行，九宝把头伸出车窗，还要给我算利息。我冲他挥挥手，让他们注意安全。九宝终于没再说话，他摇上车窗，轻按喇叭，扬长而去。

你觉得咱俩幸福吗？

回到桃子身边，她抬起下巴颏指了指远去的高尔夫，然后用这个问题总结这个夜晚。

我没说话，使劲搂了搂她。我们就那么站在那儿。高尔夫驶出地库，一阵穿堂风灌入。夏天到了，夜凉如水。



黄文永，湖北竹溪人。在《小说月报·原创版》《山花》《长江》等刊物发表《玩物》《幻影》《黑山有个白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一百多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寻找一本天书》、中短篇小说集《幻影》。

购梦铺子

◇黄文永

给我一分钱，给你讲一个金子般的故事。

——米利都说书人

1

月亮比星星还多。明亮的黯淡的圆月、半月、月牙儿悬挂在苍白的天空，这儿一团，那儿一簇，组成繁复神秘的图案，发出七长八短的光芒。整个空间明晃晃的，在虚幻的牛奶似的光明中显现出夜间万象，就在令人心跳的事物出现的那一刻，门铃声在枕头下叮咚叮咚持续响起。倒不是在床上安了防盗门，而是他设置的手机铃声。

他的手顺着响声摸索，就抓住了手机接听。一个粗喉大嗓的女人说：“比安，你身体好些了吗？还在做梦？需要买什么东西？”三连问如同一只横蛮的手，强行把他从梦幻拽入现实。他一时迷糊想不起发问的女人是谁，小声问：“你是哪个？”对方说：“你脑壳坏了，总有一天忘记自己是谁的。我是你姐陆比慧呀。”

陆比安眼前跳出一个人，肥胖的身子上一张圆白的脸，上嘴唇肿胀得像帽檐盖住下嘴唇。没错，是陆比慧，声音是从帽檐下发出的。

三连问其实是三个愚蠢的问题，他懒得回答。身体还是那具身体，总不见好。去年八月参加古墓发掘，一不小心就出事了。在医院治疗两个半月，仪器检查可以出院了，但他感到身子是软体动物，怕光，更不想见人，失魂落魄如同阴雨天进笼前的鸡。他所在的博物馆看到他那副鬼样子让

他病休，不到四十岁就一步进入老年世界。他想自己得了一种没有名字的病。

她问做梦的事更可笑。大把的时间躺在床上，身子睡扁了不做梦干什么？一闭眼就到达另一个黑白空间：交叉梦、连环梦，梦中梦……他快成为专业的梦想工作者了。

陆比安闭上眼皮，试图重新进入姐姐打断的令人心跳的梦境，但是它已经烟消云散。他知道她关心身体是假，真正关心的是“需要买什么东西”。果然，她说：“今天我们搞活动，买两桶花生油送一桶，划算极了。我就想到你。”

陆比安不愿听陆比慧啰嗦，想挂断电话，又碍于情面便把手机放进被子里，让她对着屁股说，想说多久就说多久。

她每隔几天就打电话，以占便宜的名义推销积压物资。别墅的储物间堆满了从陆比慧那里买来的东西。光手纸就堆积半人高，估计十年都用不完。有一天，老婆罗欣拿钳子夹着他从姐姐那里买回的破鞋扔进垃圾桶，以示不满。最讽刺的一件事发生在清明前后，陆比慧又给陆比安打电话说，她特意给他进了一件皮尔卡丹夹克，是出厂价，面料好，法国工艺。夸得天上有地下无。陆比安去了小超市。陆比慧上嘴唇更肥厚了，抹了鲜艳的唇膏如同贴了一张大红喜报，她隆重展示一件灰褐色的夹克衫。他刚剥掉外套，她就抓住他的手伸进衣袖。

他从穿衣镜里看到一个男人穿着宽

大的夹克十分拧巴，而她却夸穿上年轻帅气多了，尺寸大一点好，天气凉了里面加上衬衣羊毛衫就刚刚好了。陆比安突然发现腋下有裂缝，用指头戳过去；陆比慧看到弟弟穿衣而过摇晃的半截手指，笑笑说：“这是最新款，类似破洞牛仔裤故意破的。”看到姐姐期待的目光，他买下了，却不拿走衣服，转身往外走。陆比慧的声音追上来：“你的夹克。”他不回头，说：“你帮我当破烂卖了吧，钱你拿着。”

陆比慧似乎有第三只眼，目光穿过房屋街道看着自己的嘴对着陆比安的屁股说话，就提高音量问，声音穿过被子：“你知道罗欣在西关街开了两家什么铺子吗？”

陆比安睁开睡眠，说：“她生意上的事我从不过问。”

陆比慧说：“你一点都不晓得？那两个铺子真是闻所未闻，知道真相你会惊掉下巴的。”

陆比慧神道道的话勾起陆比安的好奇心。他便追问铺子的事，她支支吾吾半晌过后说：“我也是听别人谣传，你是她男人直接问她”。

他这个男人只是挂了一个名。这事他不敢问，不能问，她也不会说。是经营什么的铺子呢？只要有利可图，超出想象边界的生意都有人做。听陆比慧的口气似乎是邪门生意，她会做违法的生意吗？顿时他感到凉气袭人，心脏被扇了几耳光，疼痛过后麻木的心就悬在嗓眼。

陆比安像是被鬼牵着一样走到罗欣

卧室门前。她一般早晨出门，晚上六点之后才回家。他准备趁她不在进去，也许能找到她做闻所未闻的生意的线索。手捏门把却犹豫不决，害怕找到她做违法生意的证据。这道门有多久没进了？很久了吧。他们明面是夫妻，其实他就如同租住别墅的房客。罗欣很有钱，但是他必须分摊一半的家庭开销。他出事后的某一个晚上，罗欣推醒他，样子凶得要吃人：“你又打鼾又磨牙，惊醒了我的好梦，你陪我，你陪我！”当晚她就提出分床，两人达成口头协议，每月可以同床一次，每次不得超过二十分钟。如果一方生病或出差，本月的事自动取消。最后一次在一起，他发现罗欣在定闹钟的时候搞鬼，一股怨气咽不下去，在铃声响起之前他抱起衣服回到自己的房间。从此他再没有进去过。

陆比安轻轻扭动门把手，房门裂开一条缝。他斜着身子进去，关上门。卧室里弥漫着奇异的芬芳，铺着厚厚的地毯显得十分典雅。墙角的柜子分五层，摆着奇形怪状的装饰品和玩具。床头柜上放着白行简的《三梦记》。

这些静物不能说明什么，他绕开大床，脚步踉跄就像走在水上，就到了窗口。窗前有个烟灰色的单人沙发配一个精致书桌。罗欣回家后常常一头钻进卧室，坐在小沙发上打理生意，上网，发呆或闭目养神。

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右手不听使唤去拉抽屉。拉不动，锁着。但他意外看到蹲在桌边装废物的小矮人，他只有三四岁

孩子那么高，却挺着吓人的大肚子笑眯眯的。他按了一下小矮人的耳朵，它立刻张开大嘴巴，一眼就看到它腹腔里装着空药瓶、红包皮、揉成一团的废纸。他拿出纸团展开，纸张已经撕碎，如同木匠刨出的碎木花儿。他把打卷的一指来宽的纸抚平，看到《天堂体验馆承包合同》。天堂体验馆有天国也有地府。游客买票进去提前体验天堂，也可以看鬼，据说生意好得离谱。人间生意难做，就打起鬼主意。打开另一张碎纸，可见：

甲方(做梦人)自愿以∩∩∩元出售给乙方∩∩∩乙方享有收藏、出版、出售权。乙方不得∩∩∩

陆比安的目光在破碎的纸上游走，脑壳转得沙沙响，她买梦干什么？她才是脑袋坏了！他想不通越想，越想越不通，最后撞在墙上。还找到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字迹是罗欣的：

我的目光落在爱人的性上
是石头开花的时候了

2

什么时候开始下雨了。窗外传来雨打在植物花朵上的声音，风吹风，雨点打在雨点上微妙的声响。陆比安掀开窗帘一看，野猪状的云朵驰过天空，门前那棵紫荆树梢被风吹得花枝乱颤。艳红的花瓣落了一地。不用看钟表，是昨天那个时候了。罗欣一般这个时候回家。果然，她

的车子减速拐弯停下，从车里探出身子，一手拿包包另一只手提着大号饭盒。饭盒里肯定装着御膳房的厨子刚做的灵芝麻油鸡，既好吃又养颜，她喜欢这一口。

陆比安把她的拖鞋从鞋柜里取出放好，像两条小船停在码头。他想一味巴结女人她会在你头上撒野的。他们离婚是早晚的事，都不提散伙，是因为谁先提谁就被动，谁不想主动呢？我巴结她干什么？他为刚才的巴结而恶心，就脚踢拖鞋粗暴抹去拿拖鞋的痕迹。

罗欣回家只当陆比安是个隐形人或者不存在的动物。这女人脸蛋形状一般，个子和他一般高。但她很会收拾打扮，既有好女人的典雅，又有坏女人的风情和招摇。她放下饭盒又在拉扯衣服的后摆。这动作陆比安看一百遍了，她表面是掩盖那微露的鼓胀的臀，实际上是在拉扯你的眼睛。

一只狗幽灵般现身。是罗欣养的宠物萨萨，据说它是正宗的萨摩犬。圆而黑的小眼睛，洁白光滑的皮毛像是人类加工而成。它碎步跑过去笑眯眯地看着女主人——这笑容是宠物学校的教学成果。

罗欣鼻子抽动几下，脸色突变，说：“什么味儿？”就沿着气味的指引进了厨房。一阵稀里哗啦响，出来时她的脸气得走了样。她端着白底蓝花的盘子，里面装着黑乎乎的颗粒，散发出刺鼻的脚臭。陆比安知道自己闯祸了，中午偷偷用豆酱炒肉吃，罗欣恶心那气味。可是他喜欢那股怪味。

罗欣把豆酱倒进垃圾桶，捂着鼻子干呕，还真的呕出几口清水。他知道她故意恶心他。

萨萨对所有的事物都好奇，把尾巴摇成花，迈试探步走向垃圾桶，伸长脑壳去研究。罗欣呵斥道：“脏，快回来！”萨萨听懂了主子的话转身走开，一屁股坐在尾巴上，满脸严肃看着陆比安。

屋里是寂静撞击寂静。只要他吭一声她就会爆发。

陆比安溜进他的卧室。这日子没法过，家庭地位比萨萨低，吃一点爱吃的权力都没有。整天小心翼翼，寄人篱下。也许这婚姻一开始就错了。他三十多岁那年还是单身，自然心里着急。有一天同在博物馆工作的吴大姐神秘兮兮拉他到一个角落，要给他介绍一个高级对象。他以为是玩笑。吴大姐说人家若看上你，你就等于买彩票中大奖了，以后不用来上这个烂班了。她叫罗欣，是个富婆，人也长得不错。他想人家没有吃错药，又美又富的女人凭啥看上我？吴大姐说罗欣是二婚，人家钱多，所以对男人是否有钱不在乎。二婚好哇，有生活经验，又会疼男人。就絮絮叨叨说起罗欣。她大学毕业去厦门闯荡，好久没找到工作。之后有人给她介绍一份工作，给一个老鳏夫当生活秘书。其实就是照料老富翁的饮食起居。她去了。凭着她的聪明细心，还有罕见的柔情，老头子快活得直哼哼。他死前常说，他一定要活到死的那一天。她照料老头一年之后跟老头结婚了。

见陆比安走了神，吴大姐拍他一巴掌说：老头比罗欣大四十多岁，结婚时他卧床不起了，他能干什么？婚姻只是形式，没有内容的。顿时他面色发光甚至有些灿烂，耸起耳朵听大姐说。老头死后罗欣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就有人不服，在网上写文章骂她用卑劣的手段骗取财产。这种烂文章却被疯狂转发，对罗欣形成巨大的压力，她捐了一部分钱逃离厦门回到房陵城。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在吴大姐的带领下去了罗欣的别墅。里面的摆设使他吃惊。罗欣那天不冷淡也不热情，除了让他们吃水果喝茶抽烟以外再无别的话。他感到有一股力量在压迫，说话就吞吞吐吐，举止畏畏缩缩，为盖住慌乱就抽烟。过了一段模糊的时间，他起身去卫生间。回来时看到罗欣拿着一条丝巾面带愠色，说：“你把我的丝巾烧了一个窟窿！”屋里就他一个人抽烟，他把五官全部变成嘴巴都说不清了。他问多少钱？我赔你。罗欣说：“两千多呢，爱马仕的。”他心里嘀咕屁股大一条丝巾能值两千多？嘴上却说，来，我给你扫三千。她不让扫。拉拉扯扯好一会儿，他起身出门：“我给你取现金。”

取了现金他没去别墅，托吴大姐去赔钱。吴大姐说：“罗欣说她能看出你不是想她几个臭钱，人家答应交往。”

他们开始了两年多的疙疙瘩瘩时断时续的交往。那年春节刚过，他去了一趟她家，出来时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她所在别墅群被封控。他只能在罗欣那里住下。

入骨的孤独和恐惧能使仇人睡在一起，何况她俩呢？解除封锁后，他们办了婚礼。

饭厅里罗欣骂萨萨的声音穿过门板到了陆比安的耳朵，把他的意识齐齐切断。

“你这只阉狗一天到晚死气沉沉，吃了睡、睡了吃，是不是得了抑郁症？你这个阉狗又做美梦了？梦到娶母狗了吧，娶了你也不行！你干脆屙一泡尿把自己淹死……”

3

出租车在铁桥头停下。司机说过铁桥就是天堂体验馆。

陆比安朝河对岸望去，山腰间是密若繁星的坟墓，房陵城的人去世后一般埋在这里。山脚沿河建了一长溜房屋。当初开发商图地皮便宜，一下子盖了五百套住房。可是这里阴气重还闹鬼，房子卖不出去。时间使空屋落满霉菌，长起了铁锈色的苔藓。旅游公司以极低的价格买下这里的房子，用鬼文化搭台唱收门票的的戏码。不知怎的，又承包给罗欣。她在鬼屋之上建造天堂体验馆，生意更好了。

他在铁桥上犹犹豫豫不敢往前走。陆比安怕鬼。去年八月他吓破了胆。那次他随队发掘清朝光绪年间的一座古墓，挖出一口棺材，不知是说不清的风水，还是用了秘制的药物，打开棺材，里面的女尸如同刚埋下，还散发一股异香。那时他胆大，伸长脑壳去看稀奇。突然发现女尸似乎向上一挺，还翻了一下眼睛。顿时吓

得他魂飞魄散，骨头稀里哗啦散了一地，口吐白沫就晕死过去。在医院很久也不见好，就成了罗欣口中的废物。

迎面走来从地府猎奇回来的游客，他们目光呆滞，脸皮僵硬，仿佛还没回过神来。陆比安想回头，但是探究罗欣秘密的欲望牵引着他继续向前。

停车场停满了车，多得如同河滩的大石头。天堂体验馆总部是五层米白的建筑，屋顶是一个倒扣的巨大半球，大门旁边有两根褐色柱子，上方的招牌闪着幽蓝的光。

他扫码进了大门。

买门票时售票员问：“是体验天堂还是体验地府？”

他说当然是天堂。付过三百元他问你们老板是不是罗欣。售票员回答：“对不起，你去问我们老板吧。”

陆比安在引导员的带领下走进苍白的走廊就听到地府传来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叫声经过现代音响技术渲染，有了一种摧毁性的穿透力。他的心好像撕开裂缝，冒出血泡。引导员说：“太刺激了！这是有罪的鬼魂下油锅或者凌迟时的叫声。可惜先生看不到，你买的是天堂体验。”

走廊很长，似乎通往未知和无限。终于，前方传来乐声。音乐使人沉睡，又撩起人模糊的向往与忧伤。进门。梨花般洁白的的光芒下，一个古典女子在弹奏古典音乐。陆比安在一把天鹅绒靠椅上坐下。顶灯亮起。上空出现倒悬的城市，汽车辘辘朝天穿过云朵驶向落日；行人脑壳朝

下脚踩虚空行走。时间反常流动，人间的规则不再有用。他正迷惑天堂有汽车，顶灯灭掉，眼前3D电影一样出现平坦的高山，层峦叠嶂的海滩，风吹过红屋顶。近景：一条小河，河岸长满生命之树，果实是飞鸟形状：巨嘴鸟、孔雀、凤凰、鸚鵡、蜂鸟……河里流淌的不是清水，而是乳白的牛奶。有两个男女从林间来到河边，取下脑袋当凳子坐在上面。屁股下的两张嘴说个不停，男子忽地站起来，调皮地把女子的头安在自己的脖颈上，他成了一个雌雄同体怪物。女子去抢自己的头，如同争抢玩具。男子更嚣张了，拿着自己的脑壳亲女子的脸蛋。他们嬉笑着，笑声惊起果实，也就是一群鸟飞向蓝天。

天堂的画面还没有从他头脑里散去，他又被引导员带到天地厅。这儿是天堂与地府之间的一个空间，让来客享受人战胜鬼的乐趣。挑开亚麻色的门帘，工作人员递给他一挺电子冲锋枪，一把非金属大刀。非金属大刀竟然闪着钢铁的冷光。工作人员说你不要怕，鬼来了你只管开枪，也可以用刀砍。想起发掘古墓的一幕，他不由得心发慌、头发麻，浑身如同豆渣和屁做成的。工作人员说：“哪有活人怕死鬼的？手里有武器什么都不用怕。先生准备好，鬼马上就到。”幽暗立刻从他眼皮下升起，阴风扫过大厅。拐角处出现一个身裹黑衣，披散着褐色长发，门牙豁掉旁边却有两颗獠牙的怪物现身。发声非常邪门：声音的外部形状是娃娃鱼的哭嚎，

内部是野猫叫春。尖利的爪子似乎要把空气撕成渣。陆比安退、退、退，退无可退之时就胡乱开火，子弹却击中了它的上中下左中右。它倒下了。陆比安心中的恐惧沉下去，杀气浮上来，他变得杀气腾腾扔掉电子冲锋枪，抄起大刀向鬼砍去，要砍掉它的脑壳，敲掉它的獠牙。刀下一声：“别砍了。”露出一个戴面具穿防护服的装神弄鬼的老男人。他停不下来，砍着骂着，想让自己放任片刻，那是他渴望已久反复压抑的时刻。这一刻他不再惧怕，而是痛快地骂了一场，干了一场，把心里的鬼彻底驱散。他没有意识到他再也不是废物，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陆比安站在铁桥头等出租车。在天堂体验馆他以游客的身份打探罗欣的商业机密一无所获，他不死心，决定到购梦铺子去暗中探访。等了一段时间没车，他就抄近路往仿古街走——购梦铺子在这条街，具体位置他不确定。

仿古街一面是仿古建筑，一面是人工湖。往湖里望去，飞檐翘翘戳进马头状的云朵，而落日挂在一家店铺的屋顶上。照进水里的街道像一艘白轮船停在港口。起风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大船摇晃，断裂。他无心看这奇怪的景色，脑袋伸成某种水鸟寻找目标。

目标出现：对面炫目的白墙上有一幅广告：“有偿征集好梦。地址仿古街125号→”箭头指向一家不起眼的铺子。陆比安走进去。屋里白天也亮着灯。灯光不是

照明，而是使空间迷幻。音乐不知来自何处，是钢琴曲《夏日香气》。墙上挂着字画，墙角摆着鲜花。最特别的是迎面拉着天蓝色的布幕，布幕下边放着沙发和茶几。茶几上有水果、绿茶。他像蹄科动物一样来回踱步，就看见台子后面站起一个戴眼镜的女子。女子说：“先生是来卖梦吗？”

陆比安这一年多时间做梦无数，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梦能卖钱。这事很不真实，仿佛在时间之外。他愣了半晌问：怎么卖？女子说：“你可以给我们打印稿，也可以在店里口头讲述。如果你的梦足够好，我们会给你满意的报酬。”

“那我给你讲讲我做的一个怪梦。”

“先生这边请，您先喝茶，然后慢慢讲。”女子的声音像是加了过量的糖。她打开录音身子退到幕后。

“那天晚上我梦见回到童年，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看露天电影。去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宽银幕上正在上演匪夷所思的故事，炮弹把银幕打成大窟窿小眼。一个英勇的士兵拿着打断的腿做武器与敌人拼命。画面突变，两个面容模糊的敌人从银幕里走出来，要我上前线。我挣扎着，却发不出声音。他们架着我，不由分说把我推进炮筒——要我当炮弹。炮手喊叫着：一二——开炮！我的屁股被撞针撞击，身体轰地一声出了炮管。身子切割空气发出呼呼声响，向我方的目标疾飞。我的脑壳改变轨迹向敌人冲去，可身子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被巨大的惯性推着，顿时上衣脱

落身首分离。头成了一颗光溜溜的子弹，向敌人的军官杀过去，刺穿了他土黄色的军装，烧焦他皮肤上浓密的黑毛。吡的一声进去，如同手指戳豆腐。我看到他肮脏乌黑的心脏，怕弄脏了脑袋就绕过去，从后背穿出去，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一个痞子大的洞眼。我落在青草丛里的一块大石头上，没有身体的脑袋翻滚着，嚎叫着，寻找身子，可身子不知在那个杳杳。”

“后来呢？”幕后女子问。

“后来我就醒了。鬼都不信的事发生了。脑袋还在脖颈上，脸上满是血迹。”

女子说：“先生稍等。你这个梦太特别，我无法定价，我去给老板汇报。”

“我有一个问题，你们买梦难道转手能买更高的价钱？”

“难道这世界没有比赚钱更好玩的事？”

等了好一会儿女子才回来。她说：“祝贺你！老板听了你的录音，说你有奇特的大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如果你愿意，五千元卖给我们。”他心中冒出喜悦的泡沫，呈蓝绿色。

陆比安以为正在做一个荒唐的梦，可周遭的固体物告诉他这是现实。女子说：“请先生签一个合同，以后这个梦属于梦想文化公司。”

他的目光与撕碎的纸条上的文字相遇，有了隔山隔水的遥远。他稀里糊涂地签了合同，在名字上按了肥硕的红手印。

拿了卖梦的钱，女子说：“希望先生做出最好的梦，最好是世人没做过，也做不

出的梦。”陆比安心中就像一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发了处女作那样兴奋，如果有尾巴一定会高高翘起，摇成一朵花。

4

快到十点钟，陆比安回到家。

萨萨起身靠近他。罗欣肯定还没回来，不然它才不会理睬他呢。想到平时萨萨对自己的怠慢，他恨不得踢它。

陆比安手蘸口水把刚卖梦的钱再数了一遍。萨萨可能饿了，连狗脸都不要了，黏黏糊糊地贴上来蹭他的腿。人怎么能和狗计较呢？他拿钱扇了一下狗脑壳：“你认识这个吗？我一个梦就卖了这么多！你吃了睡，睡了吃，除了讨好罗欣球用都没有。老王家的彩彩还是一条母狗，在街上见到钱包什么的晓得叼回来，有一次还叼回一条金项链。它养活自己还有盈余，你呢？我们家不需要你干这个，别乱撒尿就行。”萨萨听不懂他的话也不愿听，在地上找到一块果皮用牙咬着放进垃圾桶。作为对它帮着做家务的奖赏，陆比安立刻端上它的食盆，还多撒了一把狗粮。

他没有时间和它费口舌，要抓紧时间，趁兴做出独一无二的梦。刚把自己放倒在床，就闭上眼皮开始梦幻之旅。可是意识无比清醒，脑细胞如同玩疯了的孩子，飞跑着，蹦跳着，还发出尖叫。他强行收紧无边无际的思绪，把它们囚禁在一个窄小的空间。削尖脑袋往梦里挤。他成

了一只蚯蚓，不断往前拱，脑壳麻了，神经针扎一样疼痛，眼前渐渐模糊如苍白的古画。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鸟一样飞翔的果实；把脑袋取下来当凳子坐的男女；他拿起大刀向鬼砍去；被塞进大炮成为炮弹射向敌人……

醒了。

白嫩的月光照进卧室。他很气恼。这些碎片分明是白天生活的再现，是回忆录，哪是稀奇的梦？这该死的脑袋跟自己开玩笑。他恨不能把它拧下来扇它几巴掌。做一个非凡的梦比用风建一座挡风遮雨的房子还难。

正在他恼火的时候，客厅里传来声音：“萨萨，你爸睡了？”

陆比安身上冒冷汗，什么时候他变成它爸了，这简直是骂人。一句脏话即将出口，瞬间想起罗欣经常把萨萨叫宝贝，怪腔怪调地说妈妈爱你。这是在变相示好。他想不通这个女人为何说变就变了，又不是演川剧。

“萨萨，今天妈高兴，买了一个好梦，你想不想听？我才发现你爸很会做梦，蛮有才华，我们臭味相投。”

陆比安竖起耳朵听。

“萨萨，去喊你爸起来喝汤。”

他觉得这个女人真是莫名其妙，直接叫他喝汤就是，非得通过不会说话的狗中转。本来复杂的世界被女人们搞得更加复杂。

萨萨呜了一声就没了动静，她亲自出马了。“喂，我带回了莲子煲水鸭，快起来

趁热喝。”她的声音里加了油盐 and 佐料，比往日好听。

他翻身起床坐上饭桌。虽然她的目光躲闪，但是眼珠当了叛徒，眼睛里有了不一样的东西，是复燃的火星，还是闪烁的气泡，他不能确定。

她把汤倒进瓷碗里，嘬着嘴巴吹，那样子像是在侍候重症患者。他感到消受不起。

喝完汤，桌子上变魔术一样出现一盒专治男人不行的药。她买这玩意儿何用？他的问题在心理，就是把药当米饭吃也是无用。再说，罗欣不热爱夫妻同床，每月的二十分钟都掐头去尾，买这劳什子不是自找苦吃吗？也许她的大脑里比别人多了一些弯弯绕。

他们的眼睛都望着药盒，陷入谁也推不动的茫然。时间打了疙瘩又抹去几段空白，他们各自回房睡觉。

上床没有过多的折腾，他眼前开始昏暗迷蒙。一个男人进入别墅潜入房间。闯入者陆比安似曾相识，厉声问道：“你是谁？来干什么？”

对方说：“我是你呀，就住在这里。”

陆比安先惊愕继而惊吓，细看那家伙细瘦的身材，微秃的脑袋，鼻子下的那张嘴，样样都是自己。陆比安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你给我滚出去，不然我报警了。”对方同样指着陆比安的鼻子，用同样的声音：“你给我滚出去，不然我报警了。”他走他也走，他说他也说。他们是同一个模子刻的，就像镜子内外的两个人。

对方太嚣张，竟然推开门罗欣的房门，那理直气壮的样子，就像罗欣是他老婆，脱掉衣服爬上罗欣的床……陆比安气得浑身战栗，要冲过去和对方拼命。可是，手脚石头般无法动弹，嘴里堵满黏土一样无法出声。梦境瞬间跌入了噩梦。一阵死去活来的挣扎终于惊醒，他不知道自己是两个家伙中的哪一个。

刚惊醒，罗欣踢开他的房门，双眼发出锯齿形的光芒，语言仿佛来自遥远的北极：“老陆，我同意了吗？简直是强暴！你倒是睡得香了，把我晾在一边，你个混蛋！”他不敢相信梦中人搞的事在罗欣那里变成了现实。成串辩解的话从喉咙攀援而上，可是出口就已经破碎。这事跟量子双缝实验一样神奇，一个量子同时穿过时间的两个缝。

罗欣站在陆比安面前，仿佛一口能吃掉他：“你必须受到惩罚！我可以不告你，从今天起你要伺候我，给我捏肩捶背……”

陆比安傻瓜一样愣着。罗欣牵着他的耳朵：“走，到我卧室去！”似乎她的卧室是刑室。萨萨赶来帮助女主子，咬着他的裤脚往外拖。狗子看到主人并排坐在床上，才放心离开。

“闹钟定好了吗？”他问。

“定你个头。”指尖戳在他的额头：“你猜我为啥和你分床，是有一件事需要我在梦里完成，怕你磨牙打鼾惊醒。再说，一个女人身旁睡一个木头人比独守空房还难熬；我不想做得太绝情就给你每月二十

分钟。今天你病好了，长本事了，现在我郑重宣布原来的协议作废。”

他看着那个笑眯眯的小矮人，想起偷看它肚子里字条的傻事，笑声饱嗝一样涌上来：“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心思：我的目光落在爱人的性上，是石头开花的时候了。”

“你偷了我的思想。”

“那不是你的思想，我查了，是保罗·策兰的诗句。”

“我不知是谁的诗，喜欢就抄下来了。”

他们说这话。陆比安的手机响起来。是陆比慧打来的。他怕姐姐推销产品，手指犹犹豫豫。罗欣说：“接呀！深更半夜打电话也许有急事。”

“比安，你一个梦卖了五千也不请姐吃顿饭？我的老天！那是多好的一个梦啊，快讲来听听。”

“我卖了，梦不再归我所有。要讲得买主同意。”

“你让罗欣接电话。”

罗欣摆手。陆比安就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早就没在一起了。”

“你帮我一个忙，我做了一个好梦，你帮我卖掉。价钱好我给你一桶花生油。”

“你直接把打印稿送到购梦铺子。”

“罗欣一直与我疙疙瘩瘩，我去她肯定压价。”

陆比安听明白了，姐姐是想托关系走后门。他开了免提，手机里响起陆比慧长胡子的声音：“我梦见白云停在娘家屋顶，绕在柿子树上。捣蛋的屁孩拿木棍捅，扯

下来却是最好的棉花。我和你姐夫去抓去扯，弄了好多棉花，堆得房子一般高。收棉花的商人来了，运货的卡车比幼儿园的孩子还多。棉花卖了很多钱，我和老公怎么都数不清。有一张大钱，面值大得吓死人！你猜有多大？一后面几十个零。票子开始只有作业本大，它见风就长摊煎饼一样，扩展成世界地图、晒场、田野、最后变得草原般广阔。一阵大风刮来，巨额钞票要被吹走。我和老公拼命抓着，死死咬着。风太大了，我们被拽离地面，升上天空，高过飞鸟，穿过乌云。抓得太久我胳膊酸了，双手使不上劲儿，忽然就掉了下去……你姐夫却抓住大钱笑咪咪越飞越远。我摔在石头上碎成一包肉酱，出窍的鬼魂去找咱妈。妈看到我赤身裸体，一身是血的魂魄，她拿毛巾盖我下身，惊吓中盖的却是自己的眼睛。尸体埋在老屋后山。是谁比我自己还了解我，给我的墓碑上写了竹篮大一个字——痛！”

陆比安不眨眼地看着罗欣，在她脸上找答案：陆比慧的这个梦值几个钱？她的眼光闪烁不定，鱼尾纹荡漾开来，仿佛经过艰难的心算，伸出一根手指。他把她的手语翻译给陆比慧：“我估计能卖一百元。”

“啊？”陆比慧冒火了，每个字都冒烟：“一个字都不卖！”她挂断电话。

“我说的是一万。”

陆比安以为听觉出错，神情惊恐而狐疑：“陆比慧的梦做的比我好？我的梦也不卖了。”

“不是的。你姐也是我姐。从前我讨厌她，几次借钱我一分都不借。前几天听说她的小超市实在开不下去了，有时一天只卖了十多元钱。你没听见姐做梦都是痛吗？她就是做一个吃屎的梦，我也会给她一些钱。”

她关灯躺下。

月光穿过万千羽毛的云朵照进卧室，床上布满银色鳞片。他抱紧双臂，眼珠在眼眶里浮游。

“睡觉，你还在琢磨啥？”

“有件事想问问你。”

“我开购梦铺子的事吧，你不是在暗中调查吗？”

“你简直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其实原因不复杂。读大三时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美得我想哭。前半截你看见了，我把它复制在天堂体验馆。后半截时间一长我忘了。”

“那个有关自由、反常、把脑壳当凳子坐的故事是你做的梦？”

“做完这个梦之后，忙着读书，就业，生存，忙着忙着就把梦忘了。等闲下来时只记得梦的前半截。对别人来说屁一样轻，对于我它是我的一部分。好长一段时间，我用超常的蛮力和野蛮的劲头回忆，想死无数脑细胞，皮毛都没找到。我与自己较上劲，绝望中我投资购梦铺子，收购保留别人的好梦，甚至想出一本叫《奇梦录》的书。当然，最大的私心是想从别人的梦里受到启示。找到我那个梦的尾巴。”

“只要一直找，也许能找到。说不定还能做出一个更好的梦。”他也躺下。空气中充盈着满满的电波，身体一靠近就激起蓝色火花。

5

陆比安整理收购来的梦，突然发现上午一位先生送来的文稿一片空白。文字挥发了还是长脚跑了？他好一阵魔怔。

一个星期前，他到购梦铺子当店主。原来雇的那个姑娘去追寻她的梦想，到一个遥远的小山村当上了音乐教师。铺子没人，罗欣见丈夫闲着就让他顶上去。一个星期了，业绩很不理想，送来的东西破破烂烂，不是梦见从大便里炼出黄金，就是生出了金娃娃。好不容易等来一位先生送来一个超凡脱俗的梦。他脸上捂着口罩，容貌无法看清。先生嗓音低沉：“老板，看看我的梦。”陆比安拿来看了又看，里面处处是暗道机关，暗含深不可测的深意，文字有南美洲大师的气息。陆比安心生怀疑，问：“这个是你做的梦？”那位先生似乎受到侮辱，“不是我的，难道是你的？”他转身就走，留下愤怒的背影。

看着空白稿纸，他怕读过的文字在大脑消失，就飞快记录：

我囚禁在《大百科全书》建成的房子里，瞅准时机从书的漏洞里钻出来，乘火焰马车逃离。马车快得连自己的影子都追不上，卷起黄色拖裙一样的灰尘。只要

速度足够快，因为时差的关系，人就不会老更不会死。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一个戴礼帽的男士拦住火焰马车说：“别瞎跑，你永远到不了目标。”他边说边演示：“从A到B首先通过道路的一半，要通过一半必须通过一半的一半即四分之一，要通过四分之一必须通过八分之一，这样分下去永无止境，但中间始终有距离。”我不相信他的话，要赶马车出发，可马车不见了，眼前是一幅硕大的中国象棋棋盘，格子有两颗棋子：车和马。我被一只手捏住，头上刻着一个红字“卒”。

记录完毕，陆比安怀疑那位先生是否来过，是不是白日梦。

不管了。他有更重要的事——替罗欣找梦的尾巴。

这事过于急迫。自从回到她的卧室，每晚都听到她说要一个孩子，找她丢失的梦。陆比安嘴上不说，暗地去了天堂体验馆，顺着看倒着看3D动画，然后暂停，瞅天堂里的细节。他比她更熟悉那个未完成的场景。

午后，陆比安关了店门，拉上窗帘，屋里立马昏暗，寂静得气泡破裂都能听到。他倒在沙发上紧闭双眼，一些模糊的旧事出现，继而去想天堂画面，想到神经迷狂衰弱时，头脑出现一对男女，他们把脑壳头盔一样提着，到了河边停住，各自安安好脑壳。那女子像是罗欣。他们向红房子奔跑，路边长了一些音乐之树，树枝上挂满甜言蜜语……



刘明昆，2003年生于湖北十堰。作品散见于《星火》《十月少年文学》《微型小说选刊》《作家天地》等刊。入围第四届小十月文学奖。

抓住影子修德

◇刘明昆

修德从未离开过我。或许在某个不见明月的夜晚，他也曾经出逃，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在清晨，在正午，在黄昏，在一切他该出现的时刻里他都没有出现。

时针站在分针对面，现在是二十点十分。我在窗边点燃了一根香烟，看着破碎的月光洗过窗棂，古旧的玻璃变得焕然一新。几只金斑飞蛾趴在玻璃上鼓动翅膀，它们背过月色，面朝灯光，简单的结构让它们一生无法理解真正的光明。

八只——九只——十只……每当我得出结论时又会被它们的愚蠢打乱，它们总是拥抱着，挪动着。新的飞蛾飞来了，旧的飞蛾要坠落。

这时候阿眉啾啾敲开了我的门。她总是这样，在最需要的安静的时候制造出各种令人厌烦的声音。阿眉说：“先生，我已经去报警了，警察们一听是您，可重视了。修德他跑不了的。”阿眉笑起来的时候像块皱巴巴的烂抹布。

“知道了，你出去吧。下次记得用手敲门，而不是用脑袋或者屁股。”我说话时喷出唾沫星子，我以前从来不这样的。

“亲爱的先生，您从来没有这样粗鲁地骂过我。我知道的，一切都怪可恶的修德。”阿眉又抹起了眼泪，皱巴巴的抹布挤出水来。

阿眉像阵忧伤的风一样飘走了，空荡的房间里只剩我独自一人。我看着房间，房间也在看着我。它像个方方正

正的盒子一样紧紧困住我，我像阵飘飘荡荡的游魂般试图填满它。

屋子里陈设简单，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架和它们各自的斜斜的影子而已。低头望去，地板一尘不染，大理石瓷砖的缝隙里都找不出一根头发。时钟滴滴答答的声音落满整个房间，我在想，房间里是不是太拥挤了。

我不想再为房间的促狭而烦闷。我重新点燃一根烟，让烟雾在眼眶里缭绕。朦胧与辛辣里快要想起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想起风滚草里的宝藏。当我正在回忆里深深感动时，电话响了。

铃声急促，好像下一秒就要人命关天。

我不耐烦地接通电话，是一个年轻男人打来的。他一开口就让人觉得他很蠢。他的声音也很难听，好像嗓子里有一根根鸡毛在伴随着声带的振动而相互摩擦。他说：“高先生，真的是您吗，我不敢相信。您知道吗，这件事能让我开心三个礼拜。”

他说话间我观察到我右脚皮鞋上有一条白色的划痕，这让我浑身难受。加之他的蠢话，更让人怒火中烧。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向来以儒雅闻名。我大骂道：“你个蠢货，打给我电话还问我是谁吗？”

年轻人有些窘迫，他赶忙道歉，他说：“对不起，先生。我太激动了，差点忘记了正事。您的秘书上午过来报警，她说您的影子逃跑了。我们想找您确认下，您知道的，您的秘书说起来话来像只炸毛的火

鸡。”年轻的警官说起工作的事来倒是滔滔不绝。

我掐灭了手里的烟，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变得高深莫测。我对他说：“是的，年轻人，秘书说的没错。这种不幸今日终究是降临到了我的身上，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您放心吧，先生。既然有您开口，即便是挖地三尺我们也会抓住那该死的影子。”他说这话时有些兴奋，以至于他的声音在不受控制地颤抖。

“那么您现在状况还好吗，高先生。是否需要我们去您家里提供保护，或者替您联系医生。”年轻人似乎很担心我的状况。

我回绝了他，并告诉他我面临着怎么样的危难。我说：“不必了，孩子。一个人失去影子，他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但是那些藏在影子里的黑暗会毫不保留地溜向我。修德走了，却没有带走黑暗，没有带走影子里的虚伪，邪恶与粗鄙。甚至是世界上一切恶心都藏在影子里。我需要的是救赎。年轻人！快找到他！”

我感觉到我的脸庞上滚动着热泪，我的声音也嘶哑了，我太悲哀了。如果上天嫉妒我的才能大可直接杀了我，而不是让我无瑕的品格出现一丝一毫的损失！

“去吧，我的孩子。”我挂断电话，不想再多说。我想如果这部电话再次在从沉思中打断我，我一定把它砸得稀巴烂。

不不不，不能这样，看来我快要被邪恶给完全支配了。

这时候，窗外一阵阵风开始猛烈的拍打窗户，卷起断了翅膀的金斑蛾漫天飞舞。我对风说：“修德啊修德，你如果还有一点良知的話，你就立刻回来。”希望风能卷向远方，卷到修德在的地方。

烟已经抽完了，我也不再对窗外的飞蛾感兴趣。此刻，我又迫切地想要看到今夜的月色。我应该去我的花园里看看，看看紫色的鸢尾花是否在妖娆得盛开。花园里该有成群结队的夜莺在歌唱，唱瑞士琉森湖湖面有上一只摇荡的小舟。我应该能在那里睡上一觉，梦见美丽的吉普赛女郎，她翩翩起舞，她说要为我占卜。

我夺门而出，一切黑夜都要被我抛之脑后。我一开门就看到阿眉了，她正要往我房间里来呢！我压下脾气，我倒要看看她长满雀斑的脸上能挤出什么表情，她腊肠般的嘴唇上该蹦出什么言辞。

阿眉说“先生，老夫人刚才打电话过来了。”

“她打电话能说个什么？都是废话！——哦，不不不，我怎么能这么说我的母亲呢？都是修德的陷害啊，让我犯下这种大错，我如何对得起我自己的孝子的美名？”我痛苦极了，心变成满地碎玻璃了。

阿眉走上前来，轻轻地拥抱我。这时候她终于像个女人了。

她说：“那我替您去看望老夫人吧，一个星期前您就该去看望她了。”

我又紧紧抱住略显可爱的阿眉，表示

我衷心的感谢。

现在我真的该走了，出门去享受一个诗人的夜晚。

可是阿眉要阻止我出去，她说：“先生，你这种情况出去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呢。”

我原想破口大骂的，可是我瞬间就压制住了这种恶念，这就是我的品格。我对阿眉说：“可爱的姑娘，如你所知，你所服侍的是这个城市最伟大的诗人，他的崇拜者能挤满三个落叶广场。而你只需要相信我，区区恶念，无法击倒诗人高尚的灵魂。”

我在阿眉崇拜的眼神里走出家门。我喜欢别人这样看着我，如同我喜欢星空下的晚风。

现在，晚风来了，却带着一股天竺葵的味道，让人作呕。明晃晃的路灯让街道亮如白昼，笔直的路面上，无数人正与无数人擦肩而过。这就是白城，白城不需要夜晚，白城只需要美丽的夜空。

我抬头望去，一轮弯月如未出阁的少女在顾盼生姿，她多一分显胖，少一分则显瘦。我真该为这样的美丽可人的月亮写一首诗，我这样想。就在此时，月下恶臭的晚风居然带来了阵阵歌声。

我被不知名的歌声吸引，已经在梧桐大街上走出好远了。我才想起来原本是打算去花园里的。可是花园每天都能去，歌声或许明天就不在了。毕竟越是容易失去的才越是美好。

我沿着恶臭的天竺葵寻找美丽的歌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意识到，或许世上还有比天竺葵更加恶臭的东西。

那时候，那辆红色轿车还离我很远，我趁机穿过马路。歌声应该在对面，在梧桐大街和木棉街交汇的地方。

我过马路时就看到那个家伙了。他头上一根毛都没有。光头并不反光，因为上面是密密麻麻结痂的疤痕，似乎有人拿着刀子一寸一寸地在他头上雕刻过。这丑陋疤痕顺着他的头顶一路往下，经过他的眉毛，眼睛，扭曲着爬满过他的嘴和脖子，最后是整个躯干。

他正赤裸着上身瘫在地上，似乎双腿残疾。至于他的脸，我只瞟过一眼，并不想仔细看清。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道疤，长在这盛开着繁华的街道上。

人群都在避让着他，可是街道只有那么宽，总有人会被拥挤着推向他。

我就是这个人。

我晃晃悠悠地走过去，加之我的满头白发让我更显老态龙钟，即便我今年刚刚四十八岁。至于他，他用余光紧紧锁住我，等待着猎物上门。

我猛然加速，在他反应过来之前从他眼前冲过去，仿佛回到了十二岁夏天我替班级拿下短跑冠军的那个下午。不用看他那张丑陋的脸，我脑海里已经浮现他惊愕的表情。

令我没想到的事发生了。他居然双膝跪地，像只豪猪一样，用不可思议的速

度冲了过来。在我震惊的瞬间里，他紧紧抱住了我的腿。

“先生，给点吧。”他声音掷地有声，像是天使的审判一样不容置疑。

而我呢，我穿着雪纺的裤子，这我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他的体温。他身上的脓疮和疤痕在我小腿上来回滚动，似乎下一秒就要全部炸裂，黑色的血会溅满整个梧桐大街。

我再也忍无可忍了。

“滚开，粗鄙的下等人！垃圾！”

我压抑许久的恶喷涌而出。我用力摆动身体想要甩开他。可是他的小臂居然如此有力，像一对烙红的铁钳子一样紧紧粘在我的腿上。

他恶臭的嘴里喷出热气，居然说出如此惊世骇俗的话。

他说：“你不给我钱，就别想走！”这声音一定是来自十八层地狱，罪恶的气息让人发指。

如果是平时，我会给他钱然后去报警。但是今天我不会，因为修德留下的罪恶改变着我。

谦逊睿智的人会让步与思考，鲁莽与霸道的人半步也不会退缩。今天我从前者变成了后者。

我愤怒地挥起拳头砸向他的脑袋，甚至希望能一拳锤爆这颗罪恶的肉球。事与愿违的是这一拳似乎没太打疼他，倒是我的手背一阵阵火烧般的发热。

苍白无力的拳头彻底激怒了这个魔

鬼，他居然站了起来！他一脚踢翻要钱的铁盆，连带着那个写着“双腿残疾，无以为生”的牌子。

我只看到他冲了过来，然后在一阵天旋地转中我栽倒在地上。我眼冒金星，鼻腔里满是灰尘的味道，脸紧紧贴在梧桐大街的地面。我想用力地爬起来，绝对不能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我还要起身反击，拍烂他的脑袋。

就这样，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被一个乞丐撂倒了。来往路人观望着这个中年人滑稽的表演。他像是一尾跳上岸的鲤鱼，不停地翻动身子。一会儿脸朝地，一会儿后脑勺朝地。他奋力站起来又晃悠悠倒下，似醉如狂。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逐渐稳住了身体。我迷茫地张望着四周，保持着肌肉的高度紧张。我在周围诡异的气氛里没有找到那个该死的身影，我意识到我可能用了不短的时间才从地上起来。现在，有人在用手机偷拍我，即便他很小心，我依然发现了。

我仓皇逃离现场，我想到或许明天的头条就是某著名诗人街头挨打的丑闻。

回首我的前半生，在那么多满是粪土与鲜花的日子，我从未像今天一样冷静并愤怒。我从未像此刻一样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

我狼狈地离开梧桐大街，一辈子也不想再来这儿。我用力拍干净身上的灰尘，走路时尽量遮掩着裂开的裤脚。大概走

了五分钟，我看到一个名字叫“芭乐不太甜”的水果店。

我走进店里，踩过门前几块潮湿黏腻的地板。勾芡的污渍粘连我的鞋底，好像在我对我一次次挽留。我对着矮胖的女老板说：“女士，我要一个苹果，两根香蕉，三个橘子，四个桃子，五个梨子。另外，我希望您能送给我一把磨得锃亮的水果刀。当然，付钱也可以。”

我把一袋水果留在店门口，馈赠这个好心的女士，因为她送了我一把水果刀。我带着水果刀离开了。此时的狐狸，已经成了猎人。

白丽门前一对情侣在热吻，南桥上一队人马敲锣打鼓去了远方，飞鱼铺子边上有人唱歌，万钟楼顶也亮起了大灯。已是将死之人的乞丐，你躲在哪儿？！

夜色的人流是汹涌的暗潮，我是暗潮里来回穿梭的一尾鱼。即使要瞪炸我的眼眶，我也要看到那个肮脏的男人。我的怒火已经快将我的头发烧到根根直立了。此刻我是高涅还是修德？我不清楚，但是我的灵魂一定像影子一样漆黑了。

我像一条疲惫的疯狗穿过大街小巷，嗅着空气中属于魔鬼的恶臭味道。我若是不找到他，若是不能杀了他，我想我定会夜夜无法安眠的。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但是夜色越来越深，我的力气也随着一盏盏灯光的熄灭而枯萎了。

我走进一家亮着昏黄灯光的深夜酒馆，我感觉我成了一具干瘪的行尸走肉，

我迫切需要休息一下。

窗外是墨色的夜晚，我在靠门的位置坐下，点了两扎啤酒。啤酒的泡沫在灯光下翻涌，我想，那个男人或许钻进了下水道井盖，或许躲在垃圾桶里，也可能钻进一个老太婆的鞋垫子里了。

反正，我找不到他了。

如果我喝完啤酒就离开，或许可以避免这场因为修德出走而导致的无妄之灾。

喝完啤酒的我已经拿起外套起身，已经打算去柜台结账了。

这时候我听到宋一和保罗的谈话。至于他们的名字，是去狱中探望我的阿眉告知我的。

我一站起身，就听到两个中年男人在靠窗边的位置上谈论艺术，白城的艺术。这让我抬不动脚了，我作为白城最伟大的诗人坐回了椅子上。

宋一对保罗说：“老伙计，白城真是艺术的殿堂。我后悔没有早些来。”

保罗面露自豪的微笑，他说：“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我的兄弟。明天我带你去白城歌剧院，那里有白城艺术真正的灵魂。”

我觉得保罗说得很对，我就是在白城歌剧滋养下诞生的诗人。在他们说出接下来的话之前，我甚至以为能与他们成为知己。

宋一问保罗：“白城的文学呢？我是指白城的诗歌，您知道的，我很喜欢诗歌。我之前看过几首代表白城的诗歌，

似乎……”

他看了谁的诗歌？他应该看我的，只能看我的。我那时候恨不得起身毛遂自荐，但还是忍住了。

我悄悄别过头去看他们，他们的谈话让我很紧张。

保罗似乎面露难色。他想了很久，他说：“没有办法。这太悲哀了，这是白城的伤疤啊！”

“这是怎么说？”宋一还在追问。

我的心跳到嗓子眼了。

保罗说：“你看的是高涅的诗吧。他毁了白城的文学！他是罪人。”

轰隆一声，我的耳朵里响起爆鸣。似乎有一道道闪电通过空气传导进我的心脏，我险些被炸个粉碎。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从我的椅子上弹起来，桌上的啤酒被打翻在地，杯子摔碎的声音引来所有人的侧目。我用手指着保罗的鼻子。

他们先是吓了一跳。然后保罗轻蔑地笑了。他对宋一说：“看到没有，哪儿都有他的追捧者，他们都是这种素质，这种货色。”

“回答我，老东西！”我的声音开始歇斯底里。

“没有，先生，您听错了。我们也是高涅的追随者，就像苍蝇追随狗屎。我爱高涅，高涅就是艺术本身，高涅创造了世界。您满意了吗？”保罗的语气轻蔑而挑逗，而我的忍耐也快到达极限。

我像只愤怒的大鹅，两步就冲到了他们的面前，我甚至能听到我的牙齿咬得咯咯响。我的灵魂抵抗着最后的风暴，我怒吼道：“好好说话，说不清楚今天别想走。”

宋一似乎是被我这狰狞的样子吓倒了。他拉开保罗，并站到他身前。他对我说：“先生，我们并不是高涅的追随者，相反我们很讨厌他。我想只要是懂诗歌的人，都会讨厌的。但是这并不打扰你喜欢他的诗歌，因为你只是个普通人。”

“高涅是白城最伟大的诗人！”我几乎用出了最后的力气才说出这句话。

但是这并没有打动宋一。

宋一说：“伟大？他或许是白城最受欢迎的诗人，这我承认。那是因为他的油腔滑调，无病呻吟让年轻人深深感动。年轻人乐于在高涅的诗歌里自我意淫，幻想悲痛的打击，享受人格的超脱。但是我没有见过哪个成熟的人喜欢这样的诗歌，你是第一个。他不懂诗歌，不懂人生，不懂命运，不过是看过几本书的跳梁小丑，引导着整个白城青年的审美走向低俗与谄媚……”

宋一侃侃而谈，酒馆居然响了阵阵掌声。

我已经听不见宋一在讲什么，我感觉我置身在无边的荒野，空虚凄凉的风在寸寸搜割我的骨头。我抬头一看，灰色的天空上是宋一和保罗巨大的脸，他们正露出无比轻蔑的笑容，在他们身后还有好多看不清眼睛的人。他们的笑声震动苍穹，让

整个世界摇摇欲坠！

不！不！不！

我想起了“芭乐不太甜”送给我的水果刀，他就上衣兜里。

现在，灯光摇晃，酒瓶正在被打碎。在尖锐的叫喊声里，那把本来应该插进乞丐心脏里的刀插进了宋一的心脏。

我绝对不否认我杀了人。但是那绝对不是出自我的本心，因为杀死宋一之后的所有事我都不记得了。那时候我的灵魂根本不属于我，甚至那一整晚，对于我来说都是模糊的。

我神智清醒是在第二天早晨，在白城医院里。那时候我睁开眼睛，正巧看到窗外的桃树上一朵花在慢慢盛开。不一会儿我就被守在床前的警察带走了。他们问我知不知道自己杀了人，我说知道。但我要求见到我的秘书和律师。

我被带到一个干净明亮的牢房里。漆黑的铁壁上开着两扇明亮的小窗，太阳刚一升起就投进来一大片温暖的阳光，地面上铺满了柔软的干草。我坐在草上等了阿眉大概两个小时。

阿眉来了，她眼眶红红的，像是口红画到了眼眶上。她肯定已经大哭过一场。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个年轻的警察，他身姿笔挺，眉宇间却藏着淡淡忧伤。他一开口我就知道是他了，他是鸡毛嗓子。

年轻人说：“高先生，都是我的错，如果我能找到修德，您又怎么会落到这般下场？”

这句话让阿眉圆滚滚的大眼睛里渗出水珠，也让悲伤涌向了我。

是啊，修德害我好惨，这一切都怪他。我感到一阵阵委屈像窗外吹来的风，吹得我心里隐隐发疼。我甚至有些想念我的老母亲了。

阿眉带着哭腔说：“先生，您放心吧，您会没事的。我们会找最好的律师。而且，您没有错，应该被抓起来的是修德。”阿眉说完就哭了。

阿眉一哭我也想哭，我一哭小伙子也跟着哭，三个人哭成一团。我感受到情绪在我心中激荡，我没有笔，我只能说出来。我眼含热泪地朗诵着我对修德的诀别与羁绊：

修德啊修德，为何你我永远脚掌相对？

因为你是我行走人间永恒的镣铐，

你是看守我一生的狱卒啊！

你是缰绳，是桅杆，是我忠于爱情的戒指

你怎能逃走？

……

说完这些的我已经泣不成声。阿眉在我的诗里痴了，鸡毛嗓子在我的诗里醉了。阿眉抬起红肿的眼睛，痴痴地看着我，她眼里有无尽的悲伤与说不完的话。

忽然，她的灵动的眼神僵住了，像是被什么粘住挪都挪不动。她看着我身后

的地面直直发愣。我也向身后望去，一个黑色高湿躺在地上，被世界压得扁平，被阳光拉得很长，他在扬起的尘土里藏起了五官。

不，那不是高湿，那是高湿的影子修德！

“修德！你什么时候回来了？你害死我了！”我失声惨叫。

“先生，您说我吗，我从来都在啊。”修德的说话的嗓音与我无二。

“撒谎！从上周三你就逃走了。留下的黑暗不断涌向我，让我酿成大错！”我说话间朝着修德逼去，修德不断往后退。

“先生，我生病了，上周三我变成了透明的影子，所以您看不见。”修德解释着。

“肯定是因为你把黑暗推向了，你自己就透明了！你个恶棍。”我恨不能掐死修德。

修德的语气也有些恼怒了。他说“高湿先生，你不要再血口喷人了。我从周四就痊愈了，那时起我就变回了黑色。在你骂人时，打人时，杀人时我都是黑色。”

“你放屁，我为什么一直没看见你！”

“你这些天一直待在黑暗里，你不在光下面怎么能看见自己的影子？你可以不信，但是酒馆里的监控会还给我清白。”

是的，修德没有撒谎。所有人一起看了监控。昏黄的灯光下，我挥舞着“芭乐不太甜”的水果刀刺中宋一。修德也挥舞刀子，刺死了宋一的影子。

武当風

非虛構



总有一思近真悟(六节) | 王德彩

老白浪的腊月 | 孙翼

老房子 | 赵沛誉

家住丹江口 | 叶忠春



王德彩，湖北郧西人，湖北省作协会员。作品见于《汉诗》《长江丛刊》《时文精读荟萃》《澳门文学》《湖北文学》《中国诗人》《人民日报》《作家报》《三峡文学》等报刊。报告文学《送锦旗》发表《人民日报》，获湖北省报告文学二等奖；散文《李二满卖鱼》发表于《人民日报》，入选《人民日报》年度散文精选。多首诗歌入多种年度选本。2024年，诗歌《父子同床》入选《漂移的镜像：2023年中国诗歌精选》。

总有一思近真悟(六节)

◇王德彩

归来就好

每次坐公交车，上车时站台正好在自己这边，顺路方便。归来时还希望站台在这边，可是多数时候，总要绕到对面站台，走一段弯路。

常抱怨这一段弯路，逼迫自己要穿过斑马线，像去穿越一道生活的隐喻一般。常抱怨每一个顺风出发不能拥抱一个顺风的归途。常抱怨每一个善始不能对应一个善终。

“归来就好，别太贪！”好像是神在劝。

你看：一中年男子行十步过对面店铺买一袋煤。因为要生炉子，因为母亲老了，因为这个冬天很冷。他说尽原因，返回的路就那么简单，可死亡没有答应让他回来。

能平安归来就好，哪怕走的是一条弯路，这已是神的莫大垂青。

你不见，那个清晨出门买早餐的少年，被醉驾撞飞在三米外的绿化带里；你不见，那个哼着小曲下楼倒垃圾的姑娘，被高空坠下的花盆砸得稀烂；你不见，那个去对面一楼签合同的商人，突发心梗，瞬间匍匐于地。

那一段段看似简单的归途在他们那里成了断途。此刻你走着弯路，但至少还拥有归来的权利。

哪怕绕了远，哪怕因为绕弯淋了大雨、崴了脚颈。当淋着雨、跛着脚丈量着本不必要的弯路时，也许你惊觉突至：顺途从来不是物理定律，而是概率的馈赠。人生这场布朗运动，无常恰是常态。那个买煤的男人，他的行程那么简洁。

可他的归来终止于无序。归途不是数理逻辑,也许是神学范畴。偏执于善出必须对应善归,本来就是对宇宙本质最幼稚的误解。熵增定律早已明示:秩序为偶然,无序是常态。每一次顺利归来的本身都是在逆熵而行。

当双脚丈量着本不必要的弯路时,你在绕行中领略到更多的风景:看晚霞如何染红写字楼四周,听小贩收摊时的器具叮叮当当的碰撞,嗅吸雨水打在柏油路上蒸腾的气息。这些看似多余的内容,也许恰恰丰富了归途风景。被我们抱怨的弯路,在更宏大的视野里,也许恰是神预留给我们的缓冲地带。

归来就好。带着绕行的丰富记忆,带着弯路上的启迪顿悟,当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响起,推开那扇熟悉的门,让我们庆幸地说一句:“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这个看似微不足道、司空见惯的日常,其实具体到一个人,确实是一次的神奇:我们骗过了熵增定律,从混沌中又一次侥幸地赢得了秩序。

蚁流

天桥犄角,谁落下一根卤过的鸡肋骨,香气四溢。树枝头鸟在跳飞,桥栏上有流浪猫来来回回。鼠胆儿真大,竟在猫不远的杳晃盯着骨头探头探脑……

它们都有些烦。因为天桥上总有一群群人在行走,不好下口。它们也有些焦

急,因为它们发现一群群蚂蚁早已爬上了骨头。

蚂蚁们也有些不安:一队队奔走相告,像急着逃避一场灾难或赶赴一场盛宴。它们相遇故交也来不及多一句寒暄,碰一下头又各自迅速走开。蚁群早把骨头层层覆盖,不过没有就地吃掉的意图,是忌惮众目睽睽吗?只见它们乌泱乌泱地紧急汇集。是在商议搬运相关事宜吗?很快围了一层又一层,那根骨头被包成了一个黑球。

那黑球在鸟猫鼠们垂涎欲滴中向前滚着走。

突然,人群里窜出一条野狗迅雷般咬住鸡骨。狗一口吃进去的不仅仅是一根骨头,是众志成城的蚂蚁用身体绣成的黑球。

鸟猫鼠们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依旧跃跃欲试,等着出手。

天桥上,依旧人来人往如蚁流;天桥下,依旧车来车往如蚁流。

没有人知道就在刚才,一根爬满蚂蚁的骨头被一只野狗一口吃下了。桥上桥下依旧在奔忙疾驶,那么忙乱急促,这都是要逃避一场灾难,或是要赶赴一场应酬吗?

轻重或放下

树与叶子相守了好长一段时光,深秋分离。树没有悲伤,它就是在挥别几片随风而散的叶子而已;叶子表情凝重又凄惶,它说叶是树十月怀胎,是树爱却又负

担不起的供养。

落叶片片飘起又落在树下，思念太重，不想去远方。

海龟把小龟往沙洲里一放，头也不回地游进深水。它不懂麻雀为何叽叽喳喳地守巢，更不懂祥林嫂那样噬心地思念阿毛。

那间房屋太过阴沉，总在不停地改装。但正堂上总挂着一个故者相框，泛着昏黄。那相框压着隐约的阳光。难道不是它把光线遮挡？轻轻地把它取下，是不是一种最好的装潢？

熄灯

夜幕刚一低垂，一座银色高楼辉煌起来。华灯璀璨夺目，仿佛星空中点点繁星，又仿佛是精灵跳跃，光环迷人。

一群飞蛾振翅翩然而至。薄如蝉翼的翅膀在灯光的映射下闪烁着细腻而神秘的光泽。华厅迷人，但大门又不是敞开着。蛾儿们想从玻璃中钻进去，和很多动物以及小孩儿们一样，它们不懂玻璃有可望而不可即的魔幻效应。

早在几小时前，那会儿天刚刚有点暗，这群蛾儿从高楼外的浓荫中飞奔过来，那飞姿仿佛是顶级画家用最轻盈的笔触勾勒出的流动而优雅图案。那时它们全身还是洁白。翅膀上繁复而细腻的纹路是由边缘向中心渐次加深的，像是谁把星星揉散由疏而密撒在上面。

蛾儿们先是贴在明亮的玻璃上，矜持地望着屋内闪耀着的辉煌。后来开始扑腾，偶有拥挤吵嚷，它们想要进去。

一直钻不进去，它们回退几步俯冲，头在玻璃上撞出一片片细响。

继续飞扑，双翅渐破，星星纷落。

再俯冲，撞出一连串的回响。头撞晕了，蛾儿们落下一片片。

再次爬上玻璃窗时，全都残不成形。摇摇晃晃扒不稳，一副副狼狈的样子。

这时，高楼里的人熄灭了所有华灯。这不只是出于“爱惜飞蛾纱罩灯”的简单。此刻，他想求得两个清醒：一个是孜孜以求灯光辉煌的蛾儿们，一个是身处灯火辉煌中的自己。

他久久地清醒地站在暗淡里，看飞蛾儿们渐渐清醒过来，保全了性命。他亦然。

控闸手

一些事情一挫一顺，一些人一笑一颦，一些目标一远一近。像关灯熄灯，来回让你切换着心情：暗了，亮了；亮了，又暗了。生命在被动切换中循环着被动磨损。可否自储能量自己黑自己亮？可否能摠住那双控闸的手？让自己做主：一次次哭泣，一次次欢欣；一次次死去，一次次活来。酣畅淋漓个痛快。

皆说死生天定。手持一把利刃对着自己脖颈问：死生谁定？这一刀切下否？此时此地此境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

切下,死;不切,生。

这么说来,有时死与生还是可以由自己决定。那么,掌控自己的心情较之掌控死生,就可用一个“手到擒拿”的词了。此刻,那双无形的控闸手定然在瑟缩。当自己做了自己心情主人的时候,那双手会彻底失灵。

一种本性

曾经不懂并且嘲笑过抬头久久仰望星空的盲人,用空洞的眼窝盛装星星。

曾经不懂并且嘲笑过竖起耳朵屏息以听的聋人,用凝固的耳朵,听浪潮的耳语。

当然也不懂炉旁打盹儿老人为何还会梦中突然笑醒。

当自己终于也成为其中一类乃至集大类时,才知道原来这些表现皆是生命潜在的一种倔强本性。

星空在盲人眼中是一片黑暗,而黑暗是光的容器。聋者耳中是一片死寂,而寂静是声的胚芽。

飞翔,鸟的本性。翅膀折断了,飞翔仍是它的本性。断翅不是飞行的终点,而是另一种起飞的姿势。当候鸟在雪地里用残翅丈量南方,它的每一声哀鸣都在空中刻下完整的迁徙路线。当断翅在天空中感知气流,它的每根羽毛都记得如何用疼痛翻译风声。

多梦,老人的本性。人老了什么事几

乎都不能做了,唯剩做梦;什么事几乎都不能遂心如愿了,唯在梦中圆梦。所以他们的笑只能发生在梦中。唯有梦里他们的倔强本性才会充分走光。唯有梦仍能固执地指认这具身体里尚有不屑熄灭的灯火。

梦是所有老人最后的田亩,他们在那里再次开花,像一颗突然炸裂的豌豆荚,圆梦笑醒。

一天天走向衰老的人如逐渐被抽走证据的案发现场。但那些被抽走的在梦境深处会长出更丰富的细节。走向衰老的人一边把钥匙交给时光,一边在梦里偷偷复制锁孔。当全身齿轮全部锈蚀,梦就成了唯一能自行走动的钟表。那梦中的笑是灵魂在折旧的肉体里挤出一道道光。

残疾、衰老相对年青、健全,是一种自惭形秽的局限。屈服,听从了宿命;突破,忠于了本性。屈服,是在呻吟中练习鞠躬;突破,是在呐喊中慢动作暴动。

聋者推翻耳中的厚墙。盲者把瞳孔铸成镜的远望。折断的翅膀刻上迁徙的箭头。

老者的身躯比锈迹更暗沉,他们在梦中凿壁借光。

那截早已风干枯朽了多年的树桩,它只管直直地向上挺立。能否系船、拴马它全都不管。问它是否发芽开花,它说:我的站立不关春天。它用站着的死亡对抗所有弯曲,用站立的倔强尝试把地心引力扭成向上的箭头。



孙翼，十堰市作协会员。文字散见于《中国建设报》《中国水运报》《中国应急管理报》《人民日报报》《团结报》《精神文明报》等报刊。

老白浪的腊月

◇孙翼

所谓“老白浪”，是有别于广义上的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单指现今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的白浪村及与之比邻的陕西商南县湘河镇白浪社区，但这一带不仅仅属于湖北省和陕西省，还犬牙交错着河南省的少量土地，本地人口头统称为“白浪口”。

1986年以前，河南省荆紫关镇的丹江桥尚未修建，丹江河以西的三省商业活动都集中在白浪口，贾平凹散文《白浪街》即是对当时真实情景的生动描绘。后来随着丹江桥建成，河西的商业活动逐渐转移至河东的荆紫关，白浪口遂由繁盛走向沉寂，但40年前的热闹场面却始终在老白浪人的心头挥之不去，历久弥新。这不，年节将至，一幅幅老白浪的腊月风俗画再度徐徐浮现于我眼前……

—

早饭时间刚过，路对面杨奶奶家的缝纫机已开始有节奏地嗒嗒嗒跳舞，几个或做或取新年衣服的顾客站在门口等候着。我蹦跳着跨过马路去玩，嘴里荒腔跑调地哼唱着几句广播里学来的戏词：

小苍娃我离了登封小县，一路上我受尽饥饿熬煎。二解差好比那牛头马面……

别唱啦！腊时腊月了，别再唱这段啦。母亲的嘱咐飞

出屋子，我立马噤了声。那时候的人讲究，年节前后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不耐烦听这些哭调悲腔。

杨奶奶家的缝纫机频频点头，附和着母亲的话。

一辆满载石灰的拖拉机扯着嗓子从不远处河坝边的石灰窑开出来。隔一会儿，又有空着的拖拉机突突突驶进去。这是涛子家的石灰窑，圆柱状的窑体上细下粗，直径约三米，两层楼高，通身用石头砌成，宛若一座碉堡。眼下正是石灰销售旺季，不少人家要赶在年节前粉刷新房，好趁着吉日迁新居、娶媳妇哩。

石灰窑顶部正中心是窑口，摆着一圈大大小小的钢精锅，几个老年人聚在这里烤火扯闲篇。红蓝相间的火舌舔舐着钢精锅底，把里面的水撩拨得燥热难耐，不住地从边缝罅隙往外噗噗吐气，几欲把锅盖掀开，一股股蒸红薯的甜香味道趁机窜了出来，肆无忌惮地钻进众人的鼻孔。但对于这些老白浪人来说，每天早餐雷打不动的红薯糊汤（玉米糝红薯稀饭）已让大家对其麻木——锅里的美食是给猪准备的，把它们养得白白胖胖的，让主人家过一个肥年，显然更划算。随着年关临近，“二师兄”们的幸福生活进入倒计时，也许再过三五天，甚至就在明天，等待它们的就会是杀猪匠杨振宝那柄锋利的钢刀。

老白浪人几乎家家养猪，这是改善家庭经济和生活的重要来源。杀年猪是

各家各户年前的头等大事，一家杀猪，左邻右舍都来帮忙。事毕，主人家会置办一两桌“杀猪宴”，招待邻居和杀猪匠，既表示谢意，亦是增进邻里感情。杀猪匠都是熟人熟识的乡亲，按惯例不收工钱，只需把猪下水（心、肺、肠子、腰子、肚子等）及猪鬃毛（供销社可收购）作为酬劳。每年腊月初十开始杀年猪，一直到腊月廿九结束，这段日子家家摆酒宴，天天“食肉糜”，民谣所谓“过了腊八就是年”是真实写照。

烫猪的大锅台设在老白浪街的十字口，灶膛的柴火每天轰轰烈烈燃烧着，锅里的水开了又续，续了又开，最忙的时候一天要宰杀三四头猪。水雾迷蒙的灶台上常常架着一头四蹄朝天的大黑猪，杀猪匠和他的帮手用刮刀或锤石给它褪毛，一般经过近半个小时鼓捣，“二师兄”便可彻底改头换面，宛如出浴的贵妃，在氤氲水汽里尽情展现着干净白亮的胴体。杀猪匠和助手则累得气喘吁吁，脸上分不清是水珠还是汗珠。

放了寒假的学生娃和像我这样的学龄前孩童最爱看杀年猪，尤其是每当杀猪匠振宝大爷操起那个专用打气筒，将皮管子末端筷子粗细的大气针扎进破了的猪脚里时，一个个便自告奋勇给他打下手。大伙铆足了劲，轮番给猪充气，直到猪身浑圆如鼓，用木棍敲之“嘭嘭”作响才作罢。至此，便进入烫猪毛环节了。小伙伴们的劳动没有白费，等到振

宝大爷给猪开完膛，从猪肚子里取出尿脬，放掉里面的尿，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像气球一样吹起来，再用线绳扎上口，大伙便乐呵呵地到一边当皮球踢去了。

二

白浪口是一个独特的所在：地方不大人不多，却分属三个省份。湖北、河南、陕西人世代杂居于此，和谐共存，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本省外省，都是乡里乡亲，都是这一方水土的主人。

作为三省人共建的家园，这里的商业活动自然具备别处没有的优势。譬如，白浪街虽是条村街，长度也不过区区半华里，却集中了鄂豫陕三省的三家国营供销社，以当时来说不亚于如今的三家大型超市，要知道，彼时三个乡镇各自的中心集镇也不过只有一两家供销社而已。因此，在乡镇上买不到的东西在这条村街反而能买到，白浪口的商业辐射力和吸引力自然非周边村镇可比了。

每年腊月初十杀年猪伊始，白浪街的商业氛围便如发酵的小窖酒，一天天浓烈起来。天麻麻亮就有好多人围在十字口的烫锅前，以便第一时间抢到上好的前夹、后座肉抑或白净的板油、花油，供过年食用；扯布做新衣服的家庭主妇都涌进路南的湖北供销社——这是街上最气派也是唯一的两层钢筋水泥建筑，外墙贴石米马赛克，东边三间门面是药

材土产收购部，西边七间是百货日杂五金电料农资农具齐全的大商厅，尤以布匹花色种类最为丰富。且说那边肉架子前如愿以偿的人心满意足地提着肉或油往回走，一边欣赏一边接受着旁观者的啧啧夸赞与评头论足，直把没抢到手的人肠子都悔青了，埋怨自己来迟了或不够果断，乃寄希望于下一头猪身上；这边供销社里售货员动作麻利地用木尺量着一卷卷布匹，再用剪刀在布的侧端剪个小口，但听“嗤啦”一声脆响，硬是徒手撕扯下一块块整齐的布料来。买布的妇女喜滋滋接过来，到另一节柜台处排队结账，又见那收银员把算盘珠拨得竹筒倒豆子一般噼里啪啦作响，旋即口齿清晰地报出数目。不绝于耳的扯布声、节奏有致的算盘声两相呼应，买家卖家眉眼带笑，各自欢喜。

对面河南省的供销社收购部门脸朝西，左右两侧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各类物品当前的收购价格。卖龙须草绳、草毯、桐子、中草药、竹箩筐、木杠子、柴炭的人陆陆续续来了一大群，都挤到黑板前看，心里估算自己能卖得几何，而后再去其他两家收购部比较，确认眼前这家出价最高后方卸下肩上的挑子、蛇皮袋或木杠，一边蹲下来歇脚，一边等待收购部的人验货。收购部人员把一台带四个轮子的大磅秤推到门口，让卖家把他们选中的货放上去过秤，称毕再让卖家挑进后院仓库。竹箩头和木杠子是无需过秤的，

前者根据尺寸和工艺出价，后者看材质及粗细论价。

卖罢土产山货的老乡把数了几遍的钞票用手绢包好，揣进贴身的衣服口袋，又掏出一杆金黄的旱烟刚点燃，就听收购部的人高喉咙大嗓嚷开了：不准吸烟！这儿不准吸烟，龙须草引着了可是不得了哇！大伙遂一哄而散到湖北供销社买米去了——他们多半来自陕西汪家店、魏家台、泉垭、湘河、双庙岭等乡，当地不产大米，买米必到白浪街。

陕西省的供销社座落于白浪街以北三百米处，这里的白砂糖、“公主”烟、“太白”酒最为畅销。三省乡镇上“吃国家粮”的人都常来购买这几种货品，用作拜年礼物。柜台里几位营业员进进出出忙得两脚不沾灰，连口水也顾不上喝。店门外的自行车停了一大溜儿，倘若被哪个赶马车的冒失鬼撞到必是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哗啦啦、齐刷刷连成线倒下。

上午十一点刚过，街西的吴海明饭店已将一块块铺板门卸下，开始生火造饭。进门右侧即是两口连体锅灶，人字形烟囱直通屋顶，一口锅里倒了半锅香油，火生起来后用一块铁皮堵着灶门。不大一会工夫锅里的油疙瘩开了，吴海明把面盆里饧好的面揪成一个个面坨，用一个沾满油的啤酒瓶把面坨子擀成条状，丢入开油锅，那面坨便如同一条条小鱼在湖水里欢快游泳，渐渐肿胀起来，变成大鱼。伸出一双巨长的竹筷子夹着，

来回翻滚，少顷，“面鱼”便酥黄膨松，涅槃成油条了。起锅，控油，复如此。阵阵香味从装油条的铁丝篓里窜将出去，瞬间勾引了整条白浪街的馋虫。

远来的赶集人在这里吃得满口流油，临走还要称上三斤两斤给家人“带个包儿”。更有吃货称完油条还不算，铁定要上街头的杨方泰馒头店买几个馒头。也难怪：那馒头细白如雪，松软有弹性，入口香甜有嚼劲，倘若再佐以豆腐乳或蒜辣子，端的叫一个带劲！即使在四十年后的今天，老街坊们还念念不忘呢！

三

腊月二十以后，老白浪人进入“忙年”倒计时节奏，到处都是一幕幕风风火火的场面。

东头杨奶奶家的缝纫店、十字口苏兰英以及街心贾长明缝纫店都已停止接活，近乎通宵达旦地赶做客户预定的新衣服；董来志的豆腐刚出摊，就被拿着黄豆来换豆腐的人瓜分殆尽；阎太光家对门电磨坊的机器从早到晚嗡嗡响个不停，碾米的磨面的打苞谷糝的或肩扛或手提或拉着板车，往来于此接续不断。有人背上刚出炉的热乎乎的白面粉就往赵家压面店赶，路上盘算着得准备多少把包红纸的干面条，供刚结婚的儿子儿媳去双方亲戚家“拜新年”用。哪晓得压面店也是人满为患，门外山墙的木杠

上插满了根根竹竿，高高挑起一排排整齐的面条在晾晒。压面店的女主人脸上手上沾着面粉，正操着大板刀“咔嚓”切着干面条……

除了缝纫机的嗒嗒声、电磨坊的嗡嗡声，还有杨文久铁匠铺传出来的叮当声，那是农人们在定制或维修农具，为开年的春耕做准备；更有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隔一会儿便响起来，惊得枝头上的麻雀“扑棱棱”飞了再来，来了又飞——这是街上卖鞭炮的商贩在“试炮”做广告，藉以招揽顾客；三家供销社的双卡收录机都无一例外全天候打开，这边播放着欢快喜庆的豫剧《抬花轿》，那边放着铿锵有力的外国摇滚乐《猛士·的士高》，还有一家播放相声段子，把几个老头老太太笑得捂着肚子岔了气……

学生们放了寒假，街上的人更多了。写对联、卖年画的摊位支了起来，戴着老花镜的退休老教师浓墨饱蘸，在大红纸上书写着新年愿景、盛世太平。爆米花的炉子前围了许多顽童，只等那“嘭”的一声爆响过后便一窝蜂去拣拾散落地上的零星美味；卖甘蔗的摊位前是一对对半大孩子在进行“劈甘蔗”游戏，且看手起刀落后谁劈掉的甘蔗皮最长，便是最终赢家；卖瓜子糖果的零食摊前站着一群撵不走的小屁孩，眼馋兮兮地望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吃食，时不时咂巴咂巴小嘴；小脚老太太老唐婆也挪着碎步推着个篮子来赶集卖“饼子馍”，那“饼子馍”

炕得焦黄，从内到外一旋一旋的纹路里垫着葱花，咬一口酥脆掉渣唇齿留香，办年货的人都少不得要给自家孩子捎一个回去；储蓄所里也排起了长队，有存钱的有取钱的，更多的是老年人来兑换带着油墨香味、四角扎手的新纸币，好在大年初一给拜年的孙辈们发崭新的压岁钱；就连陈安宇的卫生室内外都挤满了男女老少，有个头疼脑热的小毛病都得抓紧治断根，谁也不想拖泥带水到年后。

腊月里天天都是好日子，每天都有送亲、迎亲的队伍从白浪街经过，有时甚至一天好几拨。那些迎亲的响器班跟着抬嫁妆的队伍在人如潮水的街市上吹吹打打缓慢行进着，挤出了一身汗也出不了“包围圈”，管事的“行人头”见男人就发纸烟，逢女人和小孩就撒喜糖，紧接着再点一挂大响鞭提在手里左摇右摆着噼里啪啦地放，震得看热闹的人直捂耳朵，身子往两边趑。眼瞅着闪开了一条缝，队伍们趁机一溜烟突出了“重围”。小孩们捡炮的捡炮，拾糖的拾糖，闹成一锅粥，不是踩上别人的脚就是撞到大人们的腰，搁平时肯定要招一句“眼瞎了”的臭骂，可如今大家都和和气气的，脸上挂着笑，没事一样。还是那句老话：腊时腊月了。谁不想新年过得顺顺当当，哪个愿意找闲气生？

腊月廿三小年一过，可就快“年三十看黄历——年前无日”啦，各家各户年货差不多已置办齐备，都在忙着洒扫庭除

“打祛灰”。屋里屋外房前院后拾掇清爽干净后，主妇们安排孩子去刨墙根沙堆里埋着的萝卜，自己则提着一大桶待洗的衣服床单来到白浪河。河两侧都是妇女，上游是淘青菜的洗葱姜蒜芫荽萝卜红薯的，下游是浣衣的洗被面床单枕套的，“梆梆梆”的棒槌声此起彼伏回荡在空旷的河滩上，远远听去像极了“叨木信儿”（啄木鸟）啄木头的声音。

做生意、开店铺的男人白天忙忙碌碌一天，晚上打了烺还得出去收债。“新年清旧账”是老规矩。欠账户赔着笑脸迎债主进门，“有钱钱交代，没钱话交代”，只要讲诚信，好商好量说明原因，许下还款日子，白浪街的商家们都不是冷血无情的黄世仁。

每逢佳节倍思亲，过新年当然不能忘记老祖宗，慎终追远是传统。腊月廿九这天，老白浪人雷打不动要给已故的先人上坟烧纸，年三十晚上还须送灯。灯是用墨水瓶做的，装着煤油，用铝质的牙膏皮卷一络棉线做灯捻儿，外面再做个防风罩子围上。夜幕降临，山上星光点点，山下万家灯火，似乎先人们也在过年，给了晚辈们诸多慰藉。

常言道“年三十还有半天集”。大年除夕中午12点前商店、小贩还正常开门摆摊，少啥漏啥的还可以抓紧时间置办；理发店的客流量在这天上午达到了顶峰，人人都想在新年前拾掇个溜光水净。也有的人家早上天还没亮就开始放

鞭炮过年了，这是少部分陕西、湖北老乡的“过早年”习俗，此外还有晚上过年的，他们都是从外地移民至白浪口的后人，依然坚守并沿袭着各自祖辈相传的过年传统。大部分主流白浪人都是中午过年，正午12点已到，商家关门，农家闭户，路人急匆匆赶回家，新桃换旧符，火红的春联贴上门庭，团年大餐端上了桌，热闹了一个腊月的街市突然变得空荡荡的。但寂寞只是暂时的，一霎时“前村后村燎火明，东家西家爆竹声”，鞭炮如雷震地憾天，硫光硝火经久不散；男女老少笑容满面，家家户户喜气盈门，至此与旧岁依依惜别，与新年把盏言欢，每一缕春风都传递着同一条讯息：

过——年——喽！



赵沛誉，茅箭区作协副主席，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见于《星星》《海燕》《对联》《时代报告》《鸭绿江》《百花》《花溪》《中原文学》《名家名作》《人民日报》《中国家庭报》《文化参考报》《读者报》《湖北日报》等报刊。

老房子

◇赵沛誉

—

房子确实老了，稍一追溯，就是二十七年以前。房子似乎又没有老，一经回忆，画面又是如此清晰。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举国欢腾，整个世界跳进了欢乐的海洋。电视画面中，金色阳光洒满广袤的田野，绿油油的稻田在微风中摇曳生姿，各族人民身着盛装，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小路两旁，五星红旗和彩旗迎风起舞。邻居们三五成群，来到我家老土房，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香港回归庆典。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乡亲们纷纷起身，鼓掌相庆。

这个时代，邻里间彼此扶持，亲密无间。农忙时节，乡亲们一起插秧、收割稻谷、播种麦子，场景和谐如画。遇上五谷丰收、新房落成等喜事，大家又会欢聚一堂，把酒言欢。

那年春节前夕，父亲买回了村子里第一台彩电，端放在土瓦房正堂，自此院子里欢笑声不断。母亲生性好客。炎炎夏日，亭亭如盖的梧桐树下便成了邻居们乘凉的好地方。大家散坐着，一边品味母亲熬的绿豆汤，一边谈古今儿。而在寒风凛冽的冬夜，大家又会聚在土瓦房的炉火旁，一边看电视，一边品尝母亲新酿的郢阳黄酒，互相取暖。

父亲是个吹鼓手，中等身材，指节硕大，粗壮有力，平时有些木讷，可是一旦披上那件褪色的绿色大衣，戴上那顶满

是汗渍的毡帽，父亲瞬间便精神抖擞起来，别人敲鼓，敲着敲着就开始漫不经心，而父亲敲鼓，敲到大汗淋漓依然节奏不乱，你看金刀大马地一坐，分明是骑手跨上了战马，你看他左手扬起，分明骑手扬起了马鞭，你看他右手落下，仿佛骑手甩出了鞭花。

他还会扎灵屋。晨曦中，第一缕阳光洒在脸上，他便已经起床，准备笔墨纸砚，他也会漫山遍野地寻找高粱秆。扎灵屋是单调而繁琐的活计，灵屋的骨架由高粱秆搭制而成，制作过程不可随意而为，每一次截木、钉竹楔、贴画、扎花，都须循序渐进，步步为营。

母亲则在家里操持家务；她省吃俭用，用心准备每一餐，纵是在艰难时期，我们的餐桌也从不缺乏丰盛的美味。

二

同是九七年盛夏，受欢庆气氛感染，父亲决定盖新房。这个决定一经脱口，便如种子埋进全家人心中，历经风雨，逐渐生根发芽。

那年我八岁。头顶的天空，蓝得像一汪清澈湖水，云朵似棉花般轻盈。房前屋后散发着山花的芳香，一轮暖阳高挂屋顶，父亲在外唱了一夜挽歌，回来依旧精神抖擞，他进门便道：“我们盖楼房吧”。我顿时欢呼雀跃起来。

晚餐过后，偏舍里灯火通明，母亲收

拾完起碗筷，我们一家五口围坐桌旁。父亲拿出一张画了简图的草纸，他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图纸的每个角落，随后，他清了清嗓子。

“来看这里。”父亲指着图纸的中心位置。

“这是新楼入口，设一个宽敞大门，方便进出。”他的手指在图纸上轻点，接着，他转向图纸左侧。

“这里是客厅，可以会客、坐席。”

“这是厨房……”他时而挥动手臂，如同指挥家引导着乐章的起伏；时而轻轻点头，仿佛与内心某种力量达成共识；时而微笑，如春风拂面；时而皱眉，似秋霜凝结。灯光缓缓流淌，抚摸着父亲的前额，显得格外坚毅。鼻梁上投下的一道阴影，仿佛是黑暗与光明的交汇。

筹钱是第一步。父亲和村里乡亲们商量，他们你三百我五百，东拼西凑。他也去了县城，向亲戚朋友求助。

那是一个酷热的午后，父亲带着请来的几位师傅，手捧皮尺，在土瓦房周围忙碌。他们跑前跑后，尔后决定在土瓦房原处建新房。这下成了拆旧房建新房！然而，我们沉浸在对新房的憧憬中，对这个决定竟没有丝毫伤感。

那座土瓦房位于小河旁，小河滚滚前行数里汇入汉江，父亲曾讲，1958年，为建丹江口水利枢纽，郧阳府城连同三十余万亩良田永沉水底，三万郧阳人离开故土，成为第一批移民。那是郧阳的第一次

牺牲，如同一个青年割舍了自己的童年记忆。

祖父的老家虽未搬迁，却也进一步逼近江边。在岁月的摧残下，土瓦房已破旧不堪。熟悉的土墙、窗台、柴火灶，在铁锤的撞击下，一点点崩塌，尘土飞扬。此时，我们心中才猛然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我仿佛看到了时光流转，那曾经陪伴我成长的，被我拿铁锥刻划的凸凹不平的土墙，它毅然决然地去了。

母亲在距土瓦房半里处，寻了一块开阔的地儿，支起帐篷，供工匠们三餐饮食，也供我们临时居住。父亲东奔西走，聚集村里的青壮年，又指挥他们四处联系水泥厂、钢筋厂、砖瓦厂，以及拉货的卡车。淳朴的乡亲们惯于无偿付出，白天一起劳作，傍晚则共进晚餐。这是村里流传已久的习俗。

三

盖房子的过程并不容易。挖地基和砌墙，是最基本而关键的两个环节。

清晨，太阳跃出地平线，光线铺在大地上，给万物披上了一层金色纱衣。父亲和乡亲们背着镢头、铁锹、锄头、撬棍、石锤、卡尺等工具，来到预定地点。

首先，他们要挖地基。地基是房子的根基，须得挖得又深又牢固。村里没有挖掘机，只能靠人力。他们先在地上用木棍和绳子画出一个大致的地基范围，然后用

镢头和铁锹挖出一条条沟槽。沟槽横平竖直，如同大地的皱纹。接着，他们把挖出的泥土和碎石一筐筐地挑到一旁，留出一片平整的土地。这个过程颇为辛苦，因为土质坚硬，挖起来很费力。

天将午，阳光如炬。父亲和乡亲们毫不畏惧，他们挥舞着石锤，搬运着砖头、沙包、水泥和木材。汗水像一条条小溪在脸上流淌，衣服也被浸透，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当烈日升至最高点，他们便搁置手头劳作，寻一处婆婆树荫坐定，稍作歇息。此刻，母亲笑盈盈地端来一壶茶水，清凉与茶香交织在一起，解渴又抚慰劳累的心。

夜幕降临，灯火陆续亮起。乡亲们饥肠响如鼓，踏月而归，母亲则在帐篷里，为他们准备晚餐。炊烟袅袅，饭菜香气四溢，一盏五百瓦白炽灯，犹如夜明珠，照亮了整个帐篷，也照亮了每个乡亲的笑脸。上村口周会计，对母亲的厨艺赞不绝口，他说：“老赵好福气！”

四

挖地基的同时，建筑材料也在有条不紊地准备着。木材、钢筋、水泥、红砖、沙子，都由父亲一手购置。

乡间公路上，一辆卡车摇头晃脑地朝我们走来，车斗里抱着红砖，与绿绿的田野形成鲜明对比。

卡车的颠簸中，红砖在车斗内闷声作

响。驾驶室里,皮肤黝黑的司机紧盯前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方向盘在手中旋转自如。卡车的身影在田野上略显孤独,像一座山峰在云海中立不倒。

卡车缓慢走过来,两旁的树木摇手欢送,微风吹过,带来野草的气息。我和哥哥,蹑手蹑脚爬上了卡车顶,车上的红砖,整整齐齐地堆放着,每一块都像是一份沉甸甸的希望。

我和哥哥随着车斗左右摇摆,仿佛我们也成了两块骄傲的红砖。到了卸砖场,我们麻利跳下了车。司机大哥,发现了我们的身影。然而,他却点点头,投来一个微笑,又朝这边挥挥手,示意我们离开。他的眼中充满宽容,仿佛在说:“孩子们,玩得愉快。”

司机大哥熟练地操舵方向盘,将卡车停稳。接着,他开启千斤顶,缓缓升起,车厢后部倾斜,一块块红砖像瀑布,也像一串串熟透的果实,跳跃着划向地面。

他满意地拍拍手,登上车,拉下一趟红砖去了。那天下午,我和哥哥用红砖码起了一座红色城堡,搭建了一个属于我们的童话世界。而司机大哥的微笑和挥手,也一起构进我们的记忆。

五

挖好地基后,便要砌墙了。

红砖需从不远处的卸砖场运过来。早晨,天刚蒙蒙亮,父亲便背起砖头,来回

走许多趟。后来,父亲摸索着做了一台人力车,用起来颇顺手,运砖效率提高了许多。

砌墙过程中,工人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些人负责搬砖、和水泥,另一些人负责砌墙、抹灰,因新房在水边,取水倒颇为方便。为保证墙体质量,父亲担任“总工程师”,时刻把握施工进度,偶尔还亲自上阵,砌上一段墙。

砌墙是艰辛而严谨的活儿。首先要把砖头用水浇湿,每块砖头之间都要抹上一层的石灰,然后一块块地叠起来,须砌得严丝合缝,以增强墙体的稳定性。石灰灼,砖头磨,双手变得粗糙起来。父亲和工人们站在高处,手脚并用,狭窄的吊板,摇摇晃晃,仿佛人随时会摔下来。然而,他们镇定自若,缺砖之时偶作休息,便又投入紧张的忙碌中。

乡亲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隔壁李叔拿出了全部积蓄。沈家大妈,身材微胖,面带和善,她看到母亲在厨房忙个不停,忍不住前来帮忙。

我站在帐篷口,只见沈大妈熟练操刀,那些食材在她手里,被赋予了生命,变得温顺。每一刀都恰到好处,既不拖泥带水,也不失其分寸。沈大妈时不时地和母亲聊家常,琐碎的事在她们口中,变得分外有趣,笑声在厨房里久久回荡。

不一会儿,饭香弥漫在整个帐篷。工匠们已然从工地回来。我盯着饭菜,忍不住吞口水。大妈见状,温柔地说:“快吃吧,

这里多的是”。

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墙砌得越来越高，堆砌的爱意也越来越浓。

六

等砌好最后一块红砖，便到了架梁加瓦的时候。

十月的天空，格外湛蓝，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落下来，微风拂过脸颊，带来一丝丝清凉。房屋周围，村民们搬运着瓦片和木梁。这些木梁是房屋的脊梁，它们将支撑整个房顶的结构。

接下来，便要架椽子。椽子是放在檩上支撑屋顶的木条。椽子的选择和架设很有讲究。通常会根据房屋的大小和形状选择长短合适的椽子，并且要考虑椽子的承重能力。架设时，将椽子按照相同的顺序放置在檩上，用钉子钉牢。每根椽子的放置都需要精准的计算和精细的操作，当椽子架设完成，房屋的架构便稳固壮观了。椽子的存在使得屋顶平整，同时也为房屋提供了一层保护，防止风雨侵蚀。

接着，村民们将瓦片一片片地缮盖在椽子上。那些瓦片一下子有了生命，争相在阳光下搔首弄姿。而房屋仿佛披上一件华丽新衣，像极了美人出浴。

有几日，乌云密布，天公的脸拉的一低再低。为赶进度，村民们顾不上吃晚饭，啃上几口馒头，便又挑灯夜战。村里王会计患有有关节炎，当他看到如此情景，毅然

加入缮瓦队伍。他说：“这条命不算什么，能出点力，是值得的事。”

雷电逗留了大半日，傍晚，狂风大作，暴雨如期而至。为了不让木料受潮，乡亲们纷纷从家中抱来塑料布、草席、帐篷，为工地遮盖。那一刻，雨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

雨过天晴。一座两层小楼房，拔地而起。夕阳的余晖洒在小楼上，熠熠生辉。它是村里第一栋砖瓦结构建筑。屋顶覆盖层层叠叠的瓦片，紧密排列，宛如鱼鳞；楼房上层划为三间，门窗交互，由阳台连通；下层也分为三间，由走廊相连，红漆木制大门有两米高半丈宽，门上铜制门环，光滑圆润。窗户镶嵌在墙面上，外层窗纱崭新，覆盖在窗户表面，宛如一层薄纱；玻璃层是窗户主体部分，透明清澈，一旦关上便立刻内外隔绝；最后，里层窗帘为点睛之笔，拉开蓝色窗帘，光与影便一股脑冲进屋里，而窗帘拉拢时，光线，那温暖的光明使者，也被婉拒门外，室内顿时陷入安静的幽暗。楼房的四周，是十几棵经年的梧桐、香椿、接骨丹和蜡树。它们围绕着楼房，仿佛是站着的天然的卫兵。

天气转凉。房屋盖好后，村里的人们蠢蠢欲动。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波建房潮，箭在弦上。那些曾经一起劳作的工友们，又将在新屋檐下相遇，一段段深入的感情也将得以延续。

后来，村里新房迎来了雨后春笋。而这栋楼房如历史开场卷，镌刻着时代更替

的印记。

七

九十年代末的农村新住房，多为砖墙和预制板结构，很有风格。这种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和耐久性，也有利于施工和节约成本。

房屋外观以白、青色调为主。屋顶覆盖青瓦，墙壁由红砖砌成后刷上白灰。房屋设计简单而实用，各种功能一应俱全。父亲将室内划分为卧室、厅堂、厨房、厕所等区域。卧室作休息之用，摆放床、衣柜、书桌等家具；厅堂是聚会、待客之所，也是房子的中枢要地，通往各个房间；厨房装配灶台、碗柜等设施。

房虽简陋，内部装饰却独具韵味。

一切就绪。清晨，当我第一次，推开新安装的红漆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间宽敞的厅堂。里面摆放一套木质家具，为老房子所留，虽有些陈旧，却透露出一股古朴气息。一张八仙桌摆放正中，桌上陈放瓜子、茶水，作待客之用。墙上挂着一幅“八仙过海”山水画，画中小桥流水，青山绿树，八仙神采奕奕，让人仿佛置身仙境之中。父亲在墙角放着一台收音机，悠扬的曲调，给小院带来了欢快的气氛。

客厅左边是一间卧室，床上铺着一床锦被，被子上绣着红色龙凤图案，寓意家庭和睦、幸福美满。床头柜上摆着一盏新台灯，灯光柔和，照亮整个房间。墙上挂

着一副对联，由父亲亲笔，字迹端庄，内容吉祥：“岁岁平安福满堂，年年有余庆丰年。”卧室最外侧是一扇窗户，窗外不远处有一片即将收获的稻田，稻谷随风摇曳，如同金色的海洋。

厨房位于房子另一侧。其里砌一座红砖灶台，上面放一口铁锅。锅中盛放母亲新炖的鸡汤，散发着诱人香气。厨房的一角堆放着一些柴火和干草，为冬天取暖所备。卫生间则简单得多，仅能满足如厕之需。

我和老哥收拾好衣被，住进新房的外间，而父亲扎灵屋的场地，也转到了二楼。

新砖房落成在小河旁，到了做晚饭的时间，祖母走进厨房，河里的流水声忽地就大了起来，家家都开着门窗，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一串串摇曳的光射在不远处的河面上，蜿蜒曲折，闪闪不息，如舞着的仙女的臂膊；炊烟袅袅，又如母亲盈盈的微笑。

天黑下去的时候，白天藏在河道石窠里的蛤蟆便“蹬蹬蹬”地跳上院子，仿佛在注视房檐下闪闪的灯光，又仿佛在倾听不远处潺潺的流水声。我们一家五口也坐下来，围住一口滚圆的石桌，开始品尝一天中的晚餐。

等收拾完碗筷，周围的夜色便浓厚了；我们默然地坐着，对岸的光照进河畔的藕田，娓娓映过来，闪出粼粼的光辉，像美丽的贝壳一般，“微涟风定翠泔泔”，便是这幅场景。

八

时间总在不经意间悄悄溜走。

朴实的村庄，也悄然变化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动，大片区域被划定为生态保护区或水源涵养地，水位线将从157米升至170米，为了保障“一库清水北送”，鄖阳区全面实施“退耕还林”政策，更多田地将被淹没，更多的人需要离开。我记得那个冬天，山村格外寒冷。老人们蹲在门槛上，一袋接一袋地抽着旱烟，目光穿过雾气，望向祖辈耕耘的山坡地。那里埋着他们的先人，长着他们亲手栽下的果树，留着他们儿时奔跑的足迹。

群山环绕，似乎要淹没这个村庄，东边的山峦，低凹处一条公路通往汉江河谷，通往外面的世界。村里一些人背上行囊，外出打工；一些年轻人带着父母的期望，进校园求学。

然而，每逢春节，乡亲们总会回到村里，来到我家楼房里。

腊月二十九傍晚，斜阳如金，祖母和母亲分外忙碌，锅铲翻飞间，炒花生的香气四溢，与磨魔芋的沙沙声、做豆腐的汩汩声交织在一起。父亲则带着我和哥哥，在正堂摆开一张方桌，给全村写春联。父亲拿起毛笔，蘸上浓墨，他深吸一口气，稍一挑眉，神色随之绷紧，笔随心动，手臂也随着笔的移动而轻轻颤动，每一笔、每一划，或粗或细、或长或短，却显和谐。“岁岁平安福满门，年年顺景乐无边”，横批：

“吉祥如意”，“龙腾虎跃迎盛世，凤舞鸾歌庆丰年”，横批：“国泰民安”。两副字下来，父亲身体微微后仰，长舒了一口气，像是从海洋底部所汲取，吹起的发尖，像清晨的露水滑过叶尖。接着父亲再次凝神聚气，笔走龙蛇，开始写下一副字了。他还会给猪圈牛圈拟写春联，乡亲们但有所需，父亲都欣然应允。

我站在一旁，盯着父亲跳动的眉毛，心中满是敬仰。哥哥则忙碌着倒墨递纸，待墨干透后，撤走对联。只见那正堂内灯火通明，光影交错；门口处人声鼎沸，笑语盈盈，直到后夜，方才停歇下来。

到了除夕夜，家中便更热闹了，邻居们围在电视机前，一起包饺子、聊家常。房子里弥漫着饺子的香气，电视里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在这个特殊的节日，老房子如同一个时光容器，又像一位沉默守护者，聆听着我们的欢声笑语，守护着浓浓年味。

九

2007年，我转入医学院念书，回家的日子猛然少了。次年五月，祖母突然去世，我匆匆坐上回乡的汽车。丧事由父亲亲自操理。灵堂设在新房的客厅，后方堆满花圈，正中陈放棺木，孝家的挽联挂在棺木上方，前方的灵桌上摆放着纸钱、香炉和祖母的镶边遗像。穿衣入棺的时候，父亲久久抚摸祖母的脸，吊唁的亲友见此不

禁泪盈满眶。

国庆前夕，我和哥哥跟随父亲回到老家祭祀。下了车，父亲面带欣喜，领着我们察看老房子的每个角落。等走到后房口，父亲停下来，他的眉毛跳动，眼神中闪烁着奕奕的神采，仿佛时光倒流，重回了那个年代。

我们在房后的花园停留了许久。父亲告诉我，这里是他当年最得意的地方，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如今，花已凋谢，树也枯死，但父亲不舍得除去这些曾经心爱的植物。他说，这些草木之前由祖母打理，留着它们，可以梦到祖母多几次。

低矮的院墙前，有一段坍塌的残壁，上面爬满青苔和藤蔓，给老院子增添了几分独有的韵味。院墙脚下，流淌着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河水潺潺，历经岁月，在阳光的照耀下，仍闪烁着深邃的目光。茂盛的芦苇，插满小河两旁，随风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音，如同熟悉的摇篮曲。房子左前方，有一口水井，已然加了井盖。父亲告诉我，这口井是自己亲挖，解决了当年吃水问题，数年之后或许还有用处。

回城的车上，父亲满脸忧郁，欲言又止。我似乎读懂了他的难处。后来我和哥哥决定支持父亲的愿望。于是，我们父子三人，转身投入翻新工程。

父亲在老家整整待了一个月，虽然他时常灰头土脸，满脸疲惫，但他的眼神却分外坚毅和满足。我知道他为这座房子付出了太多，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两个

儿子的支持。

开始翻新后，困难接踵而来。老房子的结构已经陈旧，需重新规划；墙体需要重新粉刷；家电家具也得更新换代。我们分工合作，共同参与每个环节。父亲负责施工，哥哥负责采购和搬运砖石涂料，我则像个客人，笨手拙脚，帮不上太多忙。经过一段时间整顿，老房子焕然一新。我们三人，站在改头换面的新房前，相视而笑，满是欣喜。

后来父亲决定，带着母亲与哥嫂一家同住。这样的决定，颇让父亲难过了一些时日，每每见他神情黯然，我不禁心底酸楚不已。

十

昔时机器轰鸣处，今朝鸥鹭栖沙洲。前年六月，一连几日大雨，老家偏房漏水，急需修葺。母亲召唤我们回去帮忙，我因工作繁忙，心中颇不情愿。然而，最终还是答应了。

回乡途中，我看见汉江边芦苇荡漾，绿意葱茏，粼粼波光映着白云悠悠。一些乡亲放下了斧锯，成为了护林员。他们熟悉每一条山路，认得每一只鸟儿。我打听到，下村江边建起了生态步道，城里人来此呼吸鲜润空气。前些年，那些被迫转型的工厂主，如今在生态农业中找到了新商机。

夜幕降临，繁星泛舟天际。虽然经历了阵痛，却也倒逼鄞阳区走上了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原来阵痛过后，鄢阳人最美的财富一直在身边。

哥哥提议请人帮忙，我们四处打听，希望找来帮工。但整个村子，留下的尽是老人和儿童。这些老人虽然经验丰富，但体力大不如前，至于留守儿童，更无法指望了。

我不禁唏嘘不已。老张家的俩小儿，在田野上嬉戏，笑声如银铃般清脆，却又带着一丝苦涩。周家的老人，步履蹒跚，脸上刻满皱纹，照顾着村里的日常。每当夕阳西下，面对空荡荡的屋子，是否有孤独与思念，涌上心头？

村子依旧宁静朴实，河里的蛙鼓和夜晚的虫鸣，依旧祥和可亲。但村子也面临困境。南水北调后，村里祖辈建立的社会网络、邻里关系、乡土文化被彻底改变，许多人挥泪告别故园，其间的乡愁与艰难难以言喻。失去工业发展权后，年轻人大量外出，许多老人亟需照顾；留守孩子缺乏引导，前方的路充满了未知。

碧水东流，今已北去。然而，鄢阳人割舍了烟囱林立的旧梦，却在青山绿水间寻得了新生。这里的人民为了国家之水，付出了沉甸甸的牺牲。我想，这里需要更多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走出困境，迎接新未来。

拉回思绪。思虑再三，我们决定自己动手装修。过程中，我铲土除草、搬运材料，虽不习惯，却也身体力行。其后，我们在这房屋的一侧，新建了一座二层车库。

最终，房子变得更新更大了。看到父亲脸上的满足，我知道，我做得对了。

十一

前几日，我和父亲重返故乡。午后，阳光和煦，透过屋檐洒下来，映射在他的白发上，闪烁着岁月的痕迹。我走到父亲身后，轻拍他的肩膀。他转身，微笑看着我，一根根白发格外耀眼。我顿感父亲已老，忍不住眼眶湿润。

父亲似乎察觉到我的情绪，他轻声问：“怎么了？”我掩饰道：“没事呢！”我们走进房子，一股淡淡的木香扑面而来。房子里每个角落，都留下了时间的印记。父亲走到窗前，用力推开窗户，让风穿堂而过。

然而，当我拉动车库的铁门，一个令我惊骇的事实展现眼前：父亲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新凿的棺木。我心头顿时一紧。

父亲见我情绪波动，他走到我身旁，拍了拍我的肩膀。接着，他徐徐道来，这是他为自己准备的棺木，有备无患，希望在离开这个世界后，能够在老家木匣子里得到安息。我明白父亲的用意，他希望以这种方式守护这个家，守护这片土地。这口棺木是他对故土的眷恋。

回城路上，我沉浸在自责中。我为自己曾经的无知和叛逆，感到愧疚。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默念这句话，我望向父亲……



叶忠春，笔名周瑜，丹江口市作家协会副主席。2006年开始以网名“走出尘埃”在“红袖添香”等文学网站发作品，有长篇小说《鱼与雁的爱情》《我的大学》《坐在棺材上等你》《错》，字数达300万。另有诗词、散文、杂文、短篇小说逾200万字。2015年12月出版散文集《走出尘埃》。

家住丹江口

◇叶忠春

我家住在丹江与汉江的交汇处，即丹江口市。但因为不可名的习惯，我总是说“家住丹江口”。

从丹江口往北百二十公里，有一座小县城，名曰“竹山县”，再从竹山县城往南百十公里，便是我的老家或曰故乡所在地“白河口”，亦是我前二十年心心念念的地方。

老屋坐落在山脚绵延的大石包上，自西而来的白河从南边绕着大石包划出一个大大的弧形方才扬长东去，青瓦土墙被岁月浸染成深褐色，门前五棵李子树，春天开满雪似的花，盛夏坠着青红的果。父亲在世时，总爱坐在李子树下抽旱烟，烟圈裹着山风飘向云端。母亲则在灶房忙碌，炊烟与云雾缠绵，酿出满河谷的饭香。

大学毕业，我来到丹江口工作。后来，竹山县修建龙背湾水库，白河口的房屋连同大石包所在的山头，尽数沉没于水底，彼时父亲早逝，母亲已过花甲之年。

那天，我回竹山接母亲到丹江口，她站在白河口水面日益上涨的库边久久不语。晚霞将水面染成血色，细浪轻拍着山石，像无数双忍痛挥别的手。

母亲初到丹江口时，与我同住在租房里。后来，那些散落于大江南北的读者知道了我和母亲的情况，竟联合读者群的管理员给我捐钱，丹江口的读者朋友又帮我贷款，最终凑到一笔接近丹江口最低房价的钱。于是，我便带着母亲去远离城中心的边角地看房。

“就这儿吧，离水近。”母亲摸着水泥窗台上浅浅的青苔，

长年辛苦劳作又患风湿的手指如枯瘦的老竹根。我带母亲看这套房子本是因为其荒置数年、远低于市价且未超过我七拼八凑的那笔钱，现在又“近水”，便是最好不过。记得母亲总说我是水命，从小爱在河里摸鱼，整个夏天几乎都在水里泡着。长大后更是验证了母亲的说法，大学选了中文系，喜欢写文章，每当写不出来时就去河里游泳，游完就文思如流水，洋洋洒洒近万言。于是，我从那位菜农手里买下这套紧靠汉江、周边尚未完全开发的毛坯房。从此，母亲和我，在丹江口安了家。

那时的江边尚允许游泳，故而在夏季的傍晚，总能见到一老一少，一前一后，慢步走到江边，少年跃入江中搏风击浪，老人则坐在靠岸的浅水区，将清清凉凉的江水擦至肩膀头脸，不时抬头看向江面，搜寻那个时仰时俯的身影。一个半小时后，这一老一少再一前一后慢步从江边走回来。

那时的很多人，都以为这一老一少是奶奶和孙子，甚至有大妈很诚挚地恭喜母亲：“老奶奶，你的孙娃儿好呱俊噢！”每至此情形，母亲总是微笑着跟人解释：“不是孙娃儿，是我的幺姑娘啊！”

二

丹江口的清晨总带着水汽。六点钟，江面浮着薄雾，像未醒的梦。我常陪母亲去江边散步，她穿着我买的碎花布衫，脚步轻快得不像近七旬的老人。

“看那鱼！”母亲突然指着水面。我顺着望去，只见几条银鱼跃出水面，在晨光中划出优美的弧线。“像不像你小时候捉的？”母亲笑得眼角浮起深深的皱纹。我愣住——原来母亲还记得，记得那个赤脚追鱼的野孩子，记得竹山白河里溅起的水花。

江边曾有个老渔夫，每天清晨用柳条串着夜鱼来卖。那些鱼不过巴掌大，鳞片泛着青光，眼睛亮得像星星。母亲总说野鱼比养殖的鲜，买回家清蒸，淋上几滴芝麻油，肉质细嫩得能化在嘴里。后来南水北调工程启动，丹江口大坝加高，江边立起“禁止游泳钓鱼”的告示牌。老渔夫收起渔竿，穿上印着“清漂员”的橙色马甲，每天划着小船打捞水面漂浮物。

“现在这水，比以前更清了。”他某日对我说，黝黑的脸上满是骄傲。我望着库区波光粼粼的水面，忽然明白：有些失去是为了更好的守护。就像母亲离开白河口，却在丹江口这片更广阔的水域找到了新的归宿。

买不到小野鱼这件事，对我并未造成任何影响，因为街边许多小饭馆里厨师做的红烧鱼块、香煎白鱼与母亲做的小野鱼相比似乎别有一番风味，价格也不贵。但这件事却极大地影响了母亲的心情，愁眉，落魄，叹息。我看着母亲的不快，却无计可施，便也焦灼起来。然而没过多久，母亲忽然又高兴起来，语气轻松地对我说：“现在的交通好发达嘛！只要想吃，天南海北的鱼都吃得到！”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学会了做清蒸鳊鱼，刀工精细得能透出

光；还研究出鱼头豆腐汤的秘方，奶白的汤里飘着翠绿的葱花。餐桌上跟鱼相关的菜肴较往日愈加丰富，可母亲始终不大吃鱼，每逢我夹鱼给她，她总说“鱼你吃，我吃肉”。母亲所说“肉”，实指猪肉，在白河口那样的大山里，养牛是用于耕地劳作，养鸡是用于打鸣下蛋，鲜少杀了吃肉。而“鱼”只在河里才有，从无养殖一说，物以稀为贵，冬天的价格能到猪肉的三四倍。

我曾托人从竹山买腊肉到丹江口，母亲煮了吃过两次，后来就一直冻在冰箱里。“喜欢吃腊肉就煮啊，吃完了再叫人带些下来。”可母亲擦着灶台笑：“你父亲在世时，每次肉还没煮耙他就用两根筷子撬起一大块板肉，吹两口气，张大嘴一口下去一个豁……”我随母亲笑着，低头的瞬间，眼泪却掉进碗里的鱼汤。

三

母亲曾多次向我感叹：“丹江口的果们儿好多哦！”（母亲所说的“果们儿”是指“水果”）大概也就因此，母亲在忙于做各种鱼肴之外，便是忙于去各个菜市场、水果摊查找味道好品相好价钱也好的水果。因为我有异常顽固的习惯，不吃水果就吃不下饭，有时甚至只吃水果不吃饭。

一日，傍晚回家，早过了晚饭时间，厨房里却没有饭菜香，屋里也不见母亲。这对于时间管理堪称严格的母亲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正要出去寻找，门开了，满脸

大汗却满脸欣喜的母亲一进门就说：“你猜我今天找到啥子咯！”然而没等我回话，母亲就急不可耐地从手提的帆布袋子里拿出一个水果递到我面前。青青红红、不大不小、圆圆溜溜……我有些不信：“李子？”“对咯！”母亲的声音里透着十分的高兴与确定，“白河口的李子！”我咬了一口，皮薄肉厚，清脆甘甜，细嚼几下，差别却已显现——白河口的李子即使熟透离核，吃起来依然甜中带着一点酸。记忆中多少个暑假的清晨与日暮，我坐在老家门前的李子树上摘一个吃一个，任母亲在树下端着饭碗怎么喊都不下来。这种对酸甜水果的偏爱甚至延伸到丹江口，譬如吃苹果也一定要选七八分熟的酸甜味青苹果。“是白河口的李子吧？”“是的。”我点头继续吃。母亲眉眼里全是笑：“那个老头子就说这李子是从竹山白河口没淹到水的山顶上用背篓背下山，再用车拉过来的！”

2016年深秋的一天早上，母亲突然跟我说她想吃白河口的苞谷浆疙瘩，我说这个只能找之前从白河口搬走的老人户，在丹江口找不到。随后母亲说她想吃西瓜。西瓜在白河口是很稀奇的果们儿，白河口不种西瓜，全靠外地爬山渡水运过去。母亲到丹江口后，特别喜欢吃西瓜，直至血糖升高医生警告方才忌口。但母亲既然说了想吃，而且也是许久没吃过了，我便去超市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麒麟瓜。母亲高兴地吃了两顿，没怎么吃饭，西瓜还剩一半，裹着保鲜膜放在冰箱的冷藏格。晚上临睡前，

我跟母亲说：“冷藏的西瓜第二天再吃的时候要提前拿出来放一会，等不冷了再吃。”母亲说：“我吃好了，那是留给你吃的。”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起床比较晚，后来才发现才明白，母亲说的是“我走了，把那半个好吃的西瓜留给你”。

2016年11月初，母亲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83岁。整理遗物时，我在她枕下发现那个黑漆斑驳的牛皮盒子，里面装着父亲用了一辈子的刮胡刀，还有我从丹江口静乐宫为她求的平安符。

四

如今我依然住在临江的那套房子里，房子周边早已开发成设置完备的居民小区，门口向左20米有一家生鲜超市，流水的玻璃池里鱼虾蟹活蹦乱跳。翘嘴鲇成了网红美食，抖音里满是“丹江口必吃”的推荐。我经常去超市看鱼，也偶尔买条回家清蒸，味道虽不如母亲做的鲜美，却多了份岁月的醇厚。

前日梦见白河口的老屋，雪白的李子花落满庭院，父亲坐在石凳上修锄头。我赤脚跑到河边，水花溅起彩虹。转身要喊母亲来看，却见她站在丹江口的阳台上，朝我挥手微笑。晨光中，她的碎花布衫与满山李子花融成一片。

醒来时，江风正吹动窗帘。我走到窗前，看向安落母亲的那片山。山腰处的野菊花开得正艳，像母亲生前最爱的那件碎花衫。

去年清明，我在母亲墓前移栽了一棵白河口山顶上的李子树。今年春天，它居然开满了一树的花。洁白的花瓣飘落在墓碑上，像极了大石包上老屋门前的雪。我蹲下身，轻轻擦去碑上的露水，忽然听见身后传来孩童的欢笑。

转头望去，几个孩子在山下的健康步道上追逐。他们举着网兜追蝴蝶，裤脚沾满草屑，笑声清脆得能撞碎云朵。这场景与记忆中的白河口重叠——那时的我也是这般野性，在河边、在山间、在母亲担忧又宠溺的目光里，长成了一个与江水为伴的成人。

江对岸的沧浪洲生态湿地公园，佳木葱茏，禽鸟啾叽，起重机正在吊装新的景观灯。我摸着李子树的树干，忽然明白：故土从未消失，它只是换了个模样继续生长。就像母亲，她活在我的餐桌上，活在我的记忆里，活在每年春天墓前那棵倔强绽放的李子花中。

暮色渐起时，我沿着健康步道往家走。路灯次第亮起，在水面投下细碎的光斑。远处传来大型观演游船“均州号”的汽笛声，惊起一群白鹭。它们掠过水面，翅膀沾着江水的光泽，飞向被晚霞染成橘红的天空。

我知道，当夜幕降临，江水会继续它的旅程。它会带着白河口的云雾，带着丹江口的月光，带着一个女儿对母亲永不褪色的思念，一路向北，滋润另一片干涸的土地。而在这里，在两江交汇的三角地带，新的故事正在发芽，像每年春天准时绽放的李子花，像江边永不熄灭的灯火，像游子心中那份永不褪色的乡愁。

武当風

汉诗



槐花带着它的善,来人间走了一回(组诗) | 小布头

摇漾集(组诗) | 王征珂

王恒佩的诗(5首) | 王恒佩

诗词

余立柱	潘晓平	黄双华	陈敏玲	陶敏	杨天生
王天祥	操雅心	严永金	王学范	王克胜	王宏模
周书安	余功辉	张鸽	牛艳东	陈信国	陈欣荣
		吴媛丽	邹咏梅		



小布头，本名王洁。出生于湖北省十堰市房县西关老街，现居北京和青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十月》《中国作家》等刊，并入选《1991年以来的中国诗歌》《中国年度好诗三百首》《中国女诗人先锋诗选》等多种选本，诗歌获得北京文艺网“2012年度首届国际华文诗歌奖百优诗人奖”，主编同仁诗集《五重塔》等。

槐花带着它的善， 来人间走了一回（组诗）

◇小布头

地皮菜

也叫雷公菌。当春雷滚过堤坝
高过脚踝的低矮草丛里
刷刷冒出青碧色的地耳朵

它们匍匐在春雨浸润过的草叶上
像酣睡，又像在聆听

“快来看呀，这里好多雷公菌”
两颗兔儿牙在我眼前晃呀晃
大声喊着，牵我汗涔涔的手
踩过湿漉漉的堤坝

堤坝上有风，吹动小兰子的碎花小裙子
两条可爱的小辫子，翘在她的大脑门上

我们放下竹篮飞向草丛
一只一只把雷公菌拎出来
像拎着一只只的兔耳朵
两只空篮子很快装满了喜悦

当春雷再一次滚过辽阔的平原

我和小兰子冒雨冲进堤坝下空置的土坯房
如两只气喘吁吁的灰色小兔

让我惊讶的是，小兰子从口袋里，小心翼翼
掏出用报纸包着的白砂糖
她教我用手指头蘸着放到舌尖上……

雷雨中的雷公菌又肥又大
报纸里被雨水打湿的糖，多么甜

香椿芽

一进入春日，我的身体
就服从于一把
攀升向云端的木梯

老椿树冒出嫩芽后，整个院子
就像有一台香氛机

持久的春芽香
垂直于我的味蕾

掰。咀嚼。不知倦怠
如永动的时间齿轮

春日微醺。母亲在木梯上爬上爬下
腰身灵活
端上餐桌一盘
春芽炒鸡蛋，唤大儿小女吃饭
她忘记自己是一个逝去多年的人

张了张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洋槐花

洋槐用一树纯白的槐米，垂下它的善
向树下手持竹竿的人

槐米，麦穗一样弯曲，下垂
布施第一缕香
让经过的人闻到

摘下来的装筐
吹吹打打，春日适宜嫁娶

新嫁娘一样，浣洗身子，逼出更浓郁更绵密
的花气。佐以面粉，轻撩，炊烟
袅袅于每一个屋顶

笼屉里的一缕翠，蒸汽中涅槃
春天的葱茏，就这样诞生

槐花带着它的善
来人间走了一回

春笋尖

取春雨后，竹林里第一批破土
而出的尖笋，坐在田垄上
一层一层的，剥笋衣

剥笋衣

像剥去新生小婴儿

裹在身上的件件小襦衣

天空清明

雨后远山,天青色孕妇的盼和等

一滴滴露水

顺着笋尖尖

流到手指肚上

忍不住要轻咬一口

春雨甘甜的滋味

榆钱串

榆钱,是老天分发给穷苦人的

救济。老榆树三月挂花

五月钱串串满枝

翅果倒卵近似圆

先端缺口,掰开,露出小小的子宫

紧裹一粒落地发芽的种子

证明这种救济不是一次性的

即使老榆树砍去

种子也会随风植入泥土

小榆树也会在太阳下长高

来年,依旧有一口素食

让脾胃熨贴

春风不嫌贫爱富,也不计较成本

每天对着榆钱上的阳光吹啊吹

一眨眼,满地跌跌撞撞、搜坛搜罐的孩子

都已长大成人

野葱

野葱在沟渠边摇曳生姿

顶着柔美的皮相和骨相

洞庭湖边初长大的么姑姑

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

“一把掐不住,用根花线绑着

都能像风筝飞去天上”

汉阳的么姑爷这样形容

汉阳么姑爷,宠妻超人

日日跑步到汉口上班,八十岁仍能

横渡长江。再晚也回家,给不擅长做饭的

么姑姑,做可口的饭菜

八十三岁,么姑姑已口不能言

卧床八年,吃喝拉撒都靠么姑爷伺候

我们去汉阳看望,

尚能认出我和她侄子

么姑爷抱起么姑姑小解

宠溺地说:“你们看,我一把

就抱起了

轻的好像还是几十年前
那个细杆杆一样的小姑娘”

野葱在沟渠边摇曳生姿
被春风沐浴过的爱情，把人世又沐浴了一回

野豌豆尖

四月，空山鸟儿鼓噪的叫声
细听就是炫耀“豌豆八颗”
小时候不知那是布谷鸟
而和小伙伴称它为豌豆八颗鸟

豌豆荚还没长出
豌豆尖尖先于八颗豌豆
端上餐桌

最美味的莫过于一碗
豌豆尖汤：猪油爆香葱姜蒜
清汤里泼入蛋液的金黄，起锅的刹那
丢一把豌豆尖，碧池里翠玉一片

豌豆八颗鸟还在树上盲目地叫呀叫
豌豆尖先于青豌豆
洗清了我童年的肺腑和感官

蒲公英

当蒲公英和荠菜代言春天

叶子长得像孪生姐妹
同时泛绿、抽芽，长出锯齿一样的手掌
几乎很难区分

而你能一口叫出蒲公英的名字
那时节，荠菜开出白花，蒲公英却
开黄花

麦杆菊一样的蜡质花朵
它在春天的旷野上，有着一种
淡定从容的美

它的药性，也从根基，蔓延到花蕊
取全身，可当蔬，可茶饮
清热而解毒，进入春天的身体
亟待它的调理

而那些没有被采摘的
将在枯萎的花床上，结满
白色伞形的种子

你鼓起嘴巴一吹
伞儿带着种子起飞
它们飞着飞着，就钻进太阳的
七色光谱里

苦苣菜

低伏在泥土里的苦苣菜
多像那些被大风压弯了脊背的人

蓬草中，他们发出的呼告和叹息
是苦菜的低音

有人“活着是受苦”
有人“苦中作乐”，苦的存在
似乎佐证着活着的真实

那年我在乡下，第一次吃到村民
为我们凉拌的苦苣菜

第一口微苦，再吃
已不觉苦味。我很惊讶舌尖
超常的适应性

当人们把苦涩做成一盘菜品
熬成汤，熬成日子，人们将吞咽它
消化它并成为它

春天密谋了这场游戏，他将苦涩
早于甜蜜长出鲜嫩枝叶

令我们的味觉
学会咀嚼，并铭记

柳芽

柳芽鲜嫩，焯水后可食
母亲在灶台前
忙碌，身影映在窗纸上
从清晨，到午夜

柳叶翠绿的芽头在白瓷盘中，堆成翡翠山

春风一吹，柳芽长成柳条
万千条柔顺的柳枝
有几支被姐姐变戏法一样编成
扣在我头上的柳条帽

春风如剪刀，解开柳树丝丝缕缕的发辫
垂向小路的两旁

整条长路充斥着挥别的手臂
木门在吱呀声中开启，拎着手提包的
父亲，在清晨的炊烟中出远门了

灰灰菜

起风了。灰灰菜撩起
灰紫色的裙裾。你的手指不小心碰到
叶片上银灰的粉末

似有悸动，沿叶子的经脉
向灰紫的神经中枢传递，让你误以为
手指肚正抚过，婴儿敏感细嫩的肌肤

说是波浪的舞蹈也不为过
春风中的灰灰菜
悉悉索索发声，摇摇曳曳生姿

它和用麻油凉拌后变得青翠的
盘中菜，完全不像同一物种

“嗯，真香啊！”品尝时，你忍不住赞美

但在旷野上，风加深了摇摆的幅度
灰灰菜的叶子，不，是裙摆
起起落落，更像春风对季候明亮的伏击

你看见了大地因此而波澜壮阔
春天自一株植物的深处，涌动海的潮汐

荠菜

田埂有多弯曲，荠菜的腰身在风中
就有多摇摆

旷野有多宽，荠菜的腿脚
就能窜多远

春日良辰，到处是采荠菜的人

烹饪，不外乎炒、煎、蒸、拌
……包，各式花样，灶台上
摆上荠菜包、荠菜粑、荠菜饺……

吃过荠菜的人，和荠菜一样
无论到哪里，都能随风扎根

无论到哪里，都有
郁郁葱葱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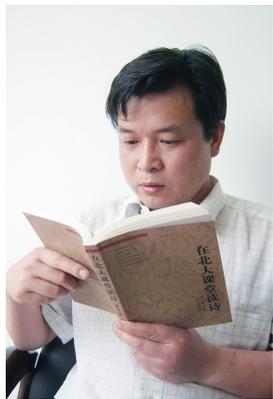
水芹菜

春山空到极致
误入蛙鸣的人，也误入水芹肥美的
沟渠

采水芹的农妇叫小芹
她探入沟渠的手叫美人手
她掐水芹的细腰如拨弹
一把竖琴

弦音入水，波澜叠生
根茎下忽然惊散的蛙鼓，又加入
春水的和吟

小芹回家
扯走一篮子水芹和蛙鸣



王征珂，湖北省作协会员，“次要诗人”诗社副社长，十堰市作协副主席。曾在《人民文学》《诗刊》《十月》《中国校园文学》《当代·诗歌》等百余种报刊发表作品。曾获《人民文学》优秀诗歌奖、中国人口文化奖、湖北省楚天文艺奖、武当文艺奖等奖项。

摇漾集(组诗)

◇王征珂

明如剪

在傍晚的六堰河边
小个子的金腰燕
像一个小家碧玉
和我四目相对

哦，它嗓音的明亮剪刀
剪着我乱糟糟的头梢
和脑袋瓜中的杂草

它纯洁、轻柔的啼鸣
像一束羽毛掸子
说扫亮就扫亮了
我内心深处，灰暗的庭院

治愈记

在二二厂附近的山脚下
头晕目眩的人，在岁末
寻找灵丹妙药

嗷,我当了半世的牛马
想着果园里的葡萄
圆嘟嘟、美滋滋的葡萄
今天晚上,发着慈悲
垂到我的嘴唇里

我干了半辈子的苦活
肚子里仿佛,装满了厚厚的愁苦
今天山脚下,一只家燕
“啾啾”鸣啖着
用一串福音和柔声
赶走了我脑海里
岁月的灰尘和噪声

这只善慈的家燕
山脚下蹦蹦跳跳的家燕
多么神呐——
疗治着我的憋屈病
治愈了焦心和苦闷症

在新年

在新年,你将看见我
顽童的神情、不老的壮年
一片巧唇,犹如吹手
一排慧指,犹如柳笛
吹响春天的唢哨

你将看见,美好的象征和隐喻——
一抹青山,将壮成森林

一线流水,将肥成汪洋

你将听见,“啳啳”和“嘟嘟”
一串响亮的拟声词
病马将变成奔马
牵牛花催着蜗牛

你将享受,日光棒槌的温暖捶打
在新年,攒攒福慧和喜气——
“晒晒你的小孤独
动动你的灵和肉”

摇漾

立春的前一日
披头散发的河柳
小风一吹,头发就微乱
大风一吹,心房就摇漾

小而美的河燕
我叫你袖珍姑娘
你的嗓音,啞啞啾啾,喜而多福
你的翅膀,摇漾着明暖的春光

今日你出巢,仿佛不是
四处觅食、填饱肚皮
今日你啼鸣,摇漾春溪、河水
擦亮阴天、山峦和芦苇的脸额

今日你长着黑而亮的瞳孔

你的邻居是不老的青山
和温暖、趵突的流泉

4月12日所见

上辈子沉闷的树叶
被风摇荡着，仿佛一个人
长出了千手千足
和千万张喜悦的嘴唇
绽露他狂野的内心

雨水落在春天的河塘
翘嘴撒欢的白鱼
仿佛不是寻常的白鱼
是一个容颜姣美、肚腹雪白的水兵
应合着春风的鼓荡
吸纳着滔滔汨汨的雨水
在四月喜极而泣

至于四月的荷叶，也不是
一世呆呆、正襟危坐的荷叶
风雨中的荷叶，忘了佛经
丢掉了木鱼，把自己变成
一管浪漫、柔美的长笛
唢！吹出喜曲“小开门”
吟出福曲“山坡羊”
奏响神曲“万年欢”

6月5日的祥瑞

那是6月，傍晚时分
六堰山坡上，夕阳的火苗
就要熄灭了
好像是我啊
一台早衰的发动机
眼看着也将熄灭

我慢腾腾回家
口舌干苦，双腿疲累
脑海里闪过
苦海无边的岁月

当我在山脚下小歇
祥瑞和奇迹，出现了
一只模样俊俏的家燕
性情温良，嗓音甜脆

口吐甘泉的家燕
仿佛是我小小的女儿
把泉水和吉言，轻轻衔到
一个老父亲的身边
一个厌世者的嘴边

“饮吧，亲爱的父亲
有福之人，苦尽甘来
后福之人，先苦后甜”



王恒佩, 1971年生, 湖北襄阳人。早年务工、从事个体养殖, 后从事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热爱文学, 坚持现代诗歌创作。

王恒佩的诗(5首)

◇王恒佩

入秦记

暮色拉沉汉水复古的色调
秋雨连绵托举亘古的相思
我在这秋晚里驱车入秦

一路过弥陀寺人类的巢
巢穴里吟唱着
一百万年前的歌谣

你说人生情重
盛不满辽瓦店子的陶
陶罐里浸淫着千万年前的篷篙

你也说, 曾经像渔舟风雨飘摇
去看看古麋国的堡
没入石棱的箭镞, 欲说还休的唠

如果你也曾像我一样迷茫过
在将军河的渡口, 有多少烟雨
又有几次梦飘

白河县灯火在望

三斤黄丁鱼,二两房陵烧
这沉睡的夜,又有几人没有醉

渡船

当对岸猿人洞里的古人
乘竹筏栖身在这里
木架桥替代竹筏
越千年,越万年

小时候,下游建起了水力发电站
渡船替代了木架桥
木架桥沉入湖水里,三十年
渡船摆渡了三十年

故乡的水进京了
湖面上架起钢筋混凝土大桥
渡船停渡了,泊在岸边
整日晒着太阳,雨淋风吹

不久,湖面上飞来了一对水鸟
像书中描述的鸳鸯
村里来了一群人,说在岸边植上树
好为它们安家

而经修缮后的渡船
被放进了展览馆里
去述说它曾经的故事
啊,渡船

花城

黄佐也逢锦石
雨落又开琪花
我以为别后,梦亦如是

我去赤岗扫塔
在夕阳的余晖里
也挡不住留给人世间的这张网

珠江边,小蛮腰亮灯了
一江水的璀璨
在这儿,我们都隔山隔水的走散

花开花落
车来车往
车轮复着前辙

马路中央开盛的木棉花
又逢一个暖冬
为了下一次的流浪,它把籽紧紧地抱住

橱窗里的你,搂紧的双臂
在月光的清辉里
然后,又去轻轻地放下

烟雨晴川阁

用一生一世去送长江水东去
用一生在等待

在青砖黛瓦里,整部楚辞里要写的那个人

晴川阁,一个漂泊的人够得上一生去写

在这烟雨里

也够一个人一生走过

我知道这撑伞的人群里没有你

拾级而上,他们可否像我一样落寞而去

收拢的伞,在地上湿成一串问号

也许,他们也知道

就是这沧浪之水

能盛得起半世的烟火

也许,知道等不到要等的人

像我一样:等这儿的雨,这儿的月

或者,看浪花推开长江水一层一层的书写

七月,故乡的夜雨

朝阳落于尘世,汉水一天一天的洗

丝锦编织郢地,春风一年一年的绿

童年的记忆,伤悲又迷离

风吹下,雨打落的花

岁月又何曾忘记

盼统一的人,把爱深掩在海边的沙里

潮起潮落的时候

他都去一次又一次地问

我呵

也曾慕辛弃疾的年轻

热血又飘零

而七月的夜雨

落在故乡的每一个地方

都疼

诗词

◆ 余立柱

蝶恋花·乡村年味渐渐浓

腊月风柔晴日透。巷陌声悠，雀啾枝头柳。屠酒炊烟萦户牖，熬糖渍果香盈袖。
扫舍除尘忙未够。笑指梅梢，雪点春先逗。预卜丰年欢意厚，门扉将贴祯福寿。

◆ 潘晓平

一剪梅·晚春

袅袅东风落海棠，帘外青山，篱畔琴堂。玉兰花谢叶初黄，红杏香残，雨后斜阳。

柳絮翩翩日渐长，杜宇蛙声，青草池塘。一年花事任匆忙，歇了春芳，且折垂杨。

◆ 黄双华

行香子·忙年

残雪潜形，暖日临窗。除凝尘清洁厅堂。擦灯悬彩，理篋收囊。足厨中肉，缸中酒，罐中糖。

濡毫墨润，铺笺字靓，写春联点画门廊。题诗寄意，守岁迎祥。祝身常健，家常顺，岁常康。

◆ 陈敏玲

西江月·理帙偶得

拂案轻除尘迹，挨窗尽是诗邻。每从故纸探情真，妙趣暗通心印。

漫咏休辞三到，细梳曾过千巡。书香盈室未忧贫，明月松风相近。

◆ 陶敏

沁园春·访云水间诗词广场

新砚初开，珠玉悬廊，云水铺绸。见苔阶星列，龙蛇笔走；虹廊风动，阆苑光浮。石勒文章，柱铭肝胆，宾客兹游醉眼眸。沉吟处，惜诗肩瘦影，细辨银钩。

应教楚韵长道。聚四海吟朋共策谋。任汉江煮月，邀来苏子；秦山种雪，唤醒庄周。童戏诗钟，翁争楹对，闲里耕余学海游。待他日，看千村牌匾，尽展风流。

◆ 杨天生

御街行·冬至梦游高山草甸

梦临草甸低头望，金黄竹，乌尼上。
晨曦初照岭头松，天际飞霞成网。

人声疏起，淡烟飘荡，清宇人心爽。

琼花漫舞凭空降，冷雨疾，寒风飏。
抬靴挥泥染罗裳，轻惹归途惆怅。

高山净土，尘心飞漾，宽作莲花想。

◆ 王天祥

盼雪

时至仲冬寒意轻，梅花孤寂木独擎。

丰年凭仗雪来早，明日竹枝盼裹凌。

◆ 操雅心

房县见红梅即景

眼前草色尽苍黄，剪剪疏风拂野塘。

莫道寒威花气少，新梅枝上已浮香。

◆ 严永金

秋日与郟西诗友重聚

山重叠处聚时贤，又是秋风落木天。

古道斜阳宜负手，晴波鳞浪好行船。

曾题红叶还诗债，复买清醅续墨缘。

共话兴邦强国事，都从温语款言间。

◆ 王学范

映竹小院漫步

莫道山村无去处？诱人庭院最堪行。

数间小筑幽而雅，一径修篁劲且清。

玉案尚留联袂稿，琐窗频递抚琴声。

老夫欲借几边坐，闲待婵娟照牖明。

◆ 王克胜

乙巳大寒迎初雪

三九融晴四九迁，朔风卷地碎琼翩。

虬枝裹玉迷幽径，翠麦堆银覆软棉。

万缕春心萌雪底，半窗梅艳透帷前。

约朋围坐杯斟满，诗意随炉一夕燃。

◆ 王宏模

寒风

冷气沉移有起因，时强时弱倚规循。

温调压变多相向，域换形更悉改频。

刮久常招羁旅怨，吹徐亦惹故园嗔。

最耽瓦薄衣单者，凜冽霜天怎顾身。

◆ 周书安

竹山梅花谷

欣闻好景隐深山，百里来偷半日闲。

满谷长风消酷暑，一溪碧水照欢颜。

幽花夹岸由蜂戏，野岭摩云待客攀。

俟至他年风雪起，骑驴觅句折梅还。

◆ 余功辉

过板桥村

白云开合处，零落有村庄。
菌满层层架，禾翻道道梁。
一波微信广，万户豆干香。
翁媪皆忙碌，不虚夏日长。

◆ 张鸽

冬日晨行

陌上霜纱织，恍如故土秋。
衰丛疑旧影，寒雀幻乡愁。
犹记心千丈，可怜雪半头。
凭风仰天啸，日出大江流。

◆ 牛艳东

乙巳三月三归保康故里感赋

阔别家乡已十年，昨宵辗转不成眠。
车过垭口儿时境，人入村中梦里天。
美酒数杯犹未已，新茶一盏似飘然。
围炉畅叙沧桑事，窗外声声响杜鹃。

◆ 陈信国

梅韵新裁

疏影横斜月色濡，孤山标格本来殊。
千年鹤骨嵌苔雪，一树冰魂醒玉壶。
已共逋仙成属眷，兼邀处士入诗图。
东君未破寒香阵，先遣青禽问有无。

◆ 陈欣荣

春吟

雨霁林梢灿灿阳，芸窗燕语草泥香。
风回绿水迎鸿远，春入青笺系韵长。
隔世犹闻金缕曲，忘机欲种武陵桑。
山光自是竹房好，尤喜粗茶许故常。

◆ 吴媛丽

暖冬

数九偏无凛冽波，暄风丽日问伊何。
金英趁暖齐争俏，玉蕊含香竞放歌。
忆里堆球抛雪弹，而今觅絮少霜柯。
莫非时序天公误，错遣芳菲唤远哦。

◆ 邹咏梅

冬日游五龙河

暖日随风探谷忙，忘机乘兴踏寒霜。
参天古木遮云影，绕雾奇峰隐翠篁。
满眼流泉飞瀑壮，相看曲径画廊长。
扭头回望神仙景，落笔成诗赋韵章。

武当風

专栏



素食主义者 | 苏瓷瓷
荒径与断壁间,遇见时间的形状 | 段吉雄



苏瓷瓷，中国作协会员，诗人、小说家。重庆移通学院创意写作学院院长。至今在《今天》《诗刊》《收获》《山花》《花城》《人民文学》《小说界》《长江文艺》《小说选刊》《诗选刊》《星星诗刊》日本期刊《火锅子》、英文刊物《The Mala Literary Journal》《Pathlight》《Chutzpah!》等发表诗歌、小说若干，作品曾入选年度小说、诗歌选本，并被翻译成日文、英文、俄文、意大利文等。曾获中国作协第五届文学新人奖及首届“长江文艺·完美文学奖”等。出版小说集《第九夜》《一个人的医院》《不存在的斑马》《杀死柏拉图》等。

素食主义者

◇ 苏瓷瓷

《素食主义者》是韩国当代女作家韩江的一部长篇小说，2016年她凭借此小说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亚洲作家。《素食主义者》通过描写一名女性对韩国守旧传统的叛逆抵抗，探索人内心压抑的疯狂与伤痕而备受关注。小说由《素食主义者》《胎斑》《树火》这三个部分构成，属系列小说，分别以三种不同的视角叙述，呈现了主人公英惠如何从一个“正常人”走向“疯癫”的过程，最终完成“自愿退出人类序列”的反抗。

第一部分《素食主义者》主要讲述的是英惠因梦见血腥杀戮和生吞肉块，而拒绝再吃肉，在一次家庭聚会上，英惠的丈夫联合她的家人强行喂肉，英惠自戕作为反抗，并出现了精神异常。素食因其健康、环保、天然、营养而备受人们的喜爱，“素食主义”成为一种时尚的饮食文化，风行全球。爱因斯坦曾言：“素食者的人生态度，乃是出自极单纯的生理上的平衡状态，因此对于人类的理想是有所裨益的。”韩江用一个具有热度的全球化文化元素把读者带入到小说之中，但在此故事里英惠的“素食主义”并不是一种饮食文化，正如文中英惠丈夫所说：“我哑口无言。我也十分清楚，如今素食主义确实大行其道。这些素食主义者大都想着要健康长寿，或者想要改变过敏、异位性皮炎体质，还有的声称为了环保，当然，还有遁入空门的僧人是为了不杀生的戒律。然而老婆又不是青春期的少女，不是为了

减肥，也不是出于健康的考虑，更不是鬼神附体，这又是别扭什么劲儿呢？仅仅因为做了一场噩梦便如此大张旗鼓地彻底改变饮食习惯，也太夸张了！”在英惠丈夫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英惠突然拒绝吃肉，并不是为了健康或者信仰等，而是源于她的噩梦。

关于英惠的噩梦，在文中有五段描述，幽暗的森林、血腥的生肉、被亲近的人追杀等等，这些梦境里出现过暴躁的丈夫、冷酷的父亲、在砧板上挥刀的母亲或是姐姐，英惠潜在的精神压抑使她频繁做噩梦，在梦中杀戮的场景里出现的都是她的家人，可见在父权的原生家庭里，她早已受到了内心的创伤，在婚姻生活中，丈夫对她的冷漠无视使创伤加剧。英惠以一个普通的妻子形象初登场时，唯一的特别之处是不爱穿文胸，可以视为她内心期望摆脱禁锢的一个象征，为后面噩梦醒来拒绝吃肉，不惜与全家对抗而做出人物性格的铺垫。虽然，丈夫也曾经指责过英惠不戴文胸，但夫妻之间的矛盾并未在此激化，这个行为属于私人范畴，并未对丈夫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英惠在一次噩梦后把家里的肉都丢掉，并不再烹饪任何肉制品时，丈夫愤怒不已。妻子不穿内衣，她还有自我选择的空间，而只做素食，影响到丈夫的饮食时，这种自我意志的扩大却要被全家扼杀。英惠无法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连自己不想吃什么都丧失了选择权。丈夫

为了矫正她素食的行为，召集了英惠的父母、姐弟，家人联合起来用暴力手段把肉硬塞进了英惠的口中。

“素食主义”在小说中已经不再是一种健康生活的方式，是韩江赋予英惠的一种反抗象征，“素食”也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矛盾冲突，先是英惠背离了丈夫食肉的饮食习惯，接着对抗的场景从家庭扩大到社会领域，在丈夫的命令下，英惠和他一起出席了公司聚会，英惠不穿内衣和只吃素食的行为，被丈夫的上司视为异类，丈夫对她的憎恶达到顶端；英惠因丈夫身上有肉味，不愿意和丈夫过夫妻生活，丈夫对她使用性暴力。一系列因“素食”引发的冲突，揭示了在韩国封建父权和夫权的压迫下，女性的个人意志必须服从于男性，个体必须服从于群体，否则将被围剿，驯从与男性的女性成员，譬如英惠的母亲也成为了帮凶。最后，英惠在被家人强行喂肉后，用一把水果刀划破了手腕，在涌动的鲜血中完成了对男权的挑战。

《素食主义者》的第二部分《胎斑》又名《蒙古斑》（《蒙古斑》为获奖作品《素食主义者》的组成部分之一，是韩江2005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曾获第29届李箱文学奖），主要讲述身为艺术家的英惠姐夫，被英惠臀部的胎斑所吸引，说服英惠做他的模特，在创作人体彩绘的过程中，两人发生了超越伦理的两性关系。

人体彩绘是人体彩绘师运用色彩在

人的身体创作自己的作品，和油彩作画不一样的，这种艺术形式的载体是具动感和生命力的人体，它是有温度的艺术品。对“人体彩绘”的定义中，人体是艺术品，英惠的姐夫对英惠所产生的情感也只是一个艺术家对其得意之作的情感，英惠的丈夫把她当作生育和生活的工具，她的姐夫把她当作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共同之处还有在他们的观念里，英惠是按照他们的生活需求或者艺术追求所创造出来的。艺术的产物并不比生活的工具更高尚，无论是英惠庸俗的丈夫眼中，还是在具有思想的艺术家姐夫眼中，英惠都是被物化的对象。

英惠的姐夫在观看舞台剧演出中，被一张海报所吸引，“海报上是一对赤裸的男女，他们背对着观众，斜斜偎依在一起。色泽妖丽的花朵茎干和茂盛的叶子彩绘从他们的后颈一直蔓延到臀部。站在这张海报面前，他感觉又兴奋又不安，并被深深地征服。”花枝蔓延的人体给了他灵感，当他的妻子仁惠无意中提到妹妹英惠臀部有一块胎斑时，他的想象顿时有了具体的对象。此前，他并未对英惠有非分之想，他只是感受到小姨子身上有不曾修剪枝丫的野生树木般的原始力量。在第一部分《素食主义者》里，英惠的反抗精神正是这位艺术家所感受到的“原始力量”，他对现实生活毫无热情可言，躲在妻子仁惠独自建立的安全婚姻里，企图在艺术中释放能摧毁秩序的

激情；在第三部分《树火》里，英惠精神分裂，立志要成为一棵树的幻想，也在第二部分英惠姐夫对她的感受里初显端倪。英惠的姐夫迷恋的是被画成树木的英惠的身体，他和英惠都在对抗现实生活，只是他选择的是逃避，在家庭生活中缺席，没有承担过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用艺术作为庇护所，追逐和服从本能的欲望，以掠夺和占有达到“美”。他和英惠都是社会属性逐渐消失的人，他还在挣扎着自己寻找借口，英惠则连为人的本能欲望都没有了，她让自己活成了“树”本身，而不仅仅是身体被“彩绘出的树”。这一点，也让读者相信，身为女性，英惠所遭受的肉体、精神戕害要远远大于男性，以至于使她不想再作为人类而存在。

英惠在姐夫创作人体彩绘的过程中，经历对身而为人的他的排斥到当姐夫身上画着树木彩绘时与之交媾。可见，对她来说，这并不是爱上一个男人的过程，而是拒绝人类，接纳植物的心理异变过程。通过艺术手段模拟成一棵树，抛却为人的枷锁，让生命得到最自由的舒展，这应该是英惠在和姐夫一起进行人体彩绘中得到的唯一的心灵抚慰，在小说结构中，也为第三部《树火》埋下了伏笔。

《素食主义者》这本系列长篇小说，由三个部分构成：《素食主义者》《胎斑》《树火》。第一部《素食主义者》里的文化

元素——“素食主义”，第二部《胎斑》里的文化元素——“人体彩绘”，第三部《树火》里的文化元素——“精神疾病”。这三部分别涉及三种超越韩国的，具有广泛世界性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是现代人复杂精神的表现，是人类经验的内在和外在于景。

在任何一个时代小说都是自我和世界的关系的一个最形象的反映。而现代资本主义在无限扩展了人类外部世界的同时，却在人类自我与世界之间挖掘了一道鸿沟。这道鸿沟意味着人的自我与世界分裂了，人与世界不再和谐，不再具有一体性。现代人总体性丧失，个人是被整个世界放逐的人，是存在主义式的异化的人，在世界中感到陌生，对一切都不信任，对一切都有疏离感。《素食主义者》这部小说融合了关于美、欲念、禁忌、规训、惩戒、救赎等观念的追问。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仅关乎现代女性的生存状态，更是直接呈现了人类在当下时代的精神困境，这正是韩江的《素食主义者》在西方世界特别受到礼遇的原因。

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在全球疾病总负担中，有 23% 是由精神心理疾病造成的，而且还是导致非致命性疾病的首要原因。在中国，精神心理疾病的患病率为 17.5%，有超过 2 亿人受到精神心理疾病的困扰，其中重性精神疾病大概有 2000 万人，约为 1%。第三部分《树火》围绕着“精神疾病”的主题，讲述了英

惠彻底疯癫后被送至精神病院，她绝食，因为幻觉使她以为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棵树，所以长久倒立，并在下雨天逃出精神病院，只为了树木需要被雨水灌溉。仁惠的丈夫在与小姨子英惠发生性关系事件败露后，离开了家，仁惠不得不一边照顾五岁的儿子知友，一边照顾住院的英惠。

英惠的精神疾病，从第一部《素食主义者》就开始有所呈现，在小说的三个部分，推进了英惠病变的三个阶段：《素食主义者》里起初是不穿内衣，接着因为梦境而吃素，在丈夫的步步紧逼之下，英惠又出现了幻嗅，在丈夫身上闻到腐烂的肉味，进而拒绝和丈夫同床，被丈夫强暴后，开始不穿上衣；被家人强行喂肉后，割腕自残。在医院治疗时，又被母亲以关心身体为由，骗她服用了野山羊羹，导致英惠精神崩溃，手里攥着一只死鸟，赤身裸体坐在医院的院子里。在英惠精神崩溃之初，她和家人还有正常的沟通，但是亲人们并没有耐心给予她自由的空间和对个性的尊重，而是动用各种暴力和欺骗让她“正常化”，导致英惠的病情加重；第二个病变阶段在《胎斑》里，英惠已经被丈夫抛弃，独自居住。一个人生活时，英惠有了自处的空间，病情在逐渐好转，生活可以自理，情绪趋于稳定，但姐夫邀请她做“人体彩绘”的模特，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追求，引诱英惠进行虚幻之美的旅行，最终被姐姐仁惠撞破，英惠好不

容易建立起的自我秩序再次被打破，她被世俗推向最终的疯癫；第三个病变阶段在《树火》里，英惠的意识已经支离破碎，她陷入了狂想之中，“我是一棵树”成了她仅有的认知，远离与人的挣逐，在家庭伦理与社会秩序的双重迫害之下，英惠选择成为植物，自动把自己排除在人类的序列之外，以摆脱暴力和黑暗。

在第一章《素食主义者》中，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我”，叙事主体为英惠的丈夫，“我”讲述怎样发现妻子一步步地走向“怪诞”的行为，以及其极力劝阻妻子、试图让她变得正常；第二章《胎斑》中，采用的是第三人称“他”，叙事主体为英惠的姐夫，因为小姨子英惠身上长久不褪去的一块“胎斑”而激发他进行人体彩绘，两人以艺术之名而融为一体。最终的结果则是两个具有极强蕴意的个体被世俗推向“疯癫”的层面；第三章《树火》中，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她”，叙事主体为英惠的姐姐仁惠，面对丈夫和妹妹的双重背叛，以及背叛后丈夫的离家出走和妹妹英惠被送进精神病院，同为女性的仁惠如何背负着痛苦与责任，走上自救和宽恕之路。三个不同人物出发的叙事视角，使小说的展现更为广阔，不仅仅局限于呈现女性的生存状态，也有男性所承受的压力，有坚持做自己的英惠和英惠姐夫的“精神突围”，有像英惠丈夫这样“成为一个普通人，在社会秩序下才有安全感”的庸众，也有仁惠这样“无论经

历任何苦难，都要坚强活下来”的女性。

《素食主义者》，是以英惠的丈夫为视角聚焦，进行第一人称叙事。其中，穿插了另一个“我”，即英惠关于自己梦境的记录，形成双声部讲述。第一人称叙述的特点是方便表达角色的内心想法，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让人物的性格特点通过“我”的自述更充分地展开。小说一开始，“我”就站在丈夫的角度，对英惠进行了简洁的外貌描述——在丈夫的眼中，她是一个平凡普通，没有个性和特点的女性。“我跟她结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她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魅力，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缺点。跟可爱、才华、优雅毫不沾边的性格，对我来说是很安逸舒适的。这样，我就没有必要为了得到她的芳心而装作有学问的样子，也没有必要为了跟她约会而慌慌张张，更没有必要跟那些时装杂志上的男明星做比较，然后唉声叹气的。”在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英惠的丈夫在选择结婚对象时，是以“安逸舒适”为主，寻找一个不需要去取悦和关注，甚至花费精力沟通的妻子，英惠是被丈夫当做保姆式的存在。深受儒教伦理影响的韩国是亚洲最严格的父权制国家，“我”的自诉，具有普遍性的男权群体意识。

在“我”是英惠丈夫的叙事视角上，伴随着英惠倔强的“素食主义”，呈现出他逐渐升级的对妻子的厌恶和不可理喻。丈夫视角下的英惠原本只是一个没

有情绪的物品，即使妻子噩梦缠身或因不吃肉后身体孱弱，丈夫的陈述中也没有丝毫的关心，只有妻子的不服从，让他滋生不安。这种在固定范围内进行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恰恰准确地刻画出英惠丈夫刚愎自用、自私冷漠的性格。

那么英惠的感受又是如何？韩江同样使用了第一人称，用记录梦境的方式，与丈夫的第一人称穿插进行。文中，英惠有一次日记和五次梦境记录，每一次的梦境对应着现实逐渐加剧的迫害。第一次梦境后，英惠开始不吃肉，在后面的日记记录中，“我”写下切冻肉时，被丈夫催促，慌忙中手指被割破，又因肉块里有杂物，被丈夫辱骂的过程。英惠的这段记录，正是她会做噩梦的起因，虽然只有一次简短的家庭生活的记录，但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没有被英惠写下的日常生活，同样充满压抑与屈辱。家庭聚会上，以父亲为首暴力逼迫英惠吃肉，她挥刀自残后，是第四次梦境记录——童年时，在战场上杀过人的父亲，把一只狗绑在摩托车，拖死后让家人吃狗肉。梦境和现实的相互照应，英惠的自戕和被父亲虐杀的狗，隐喻着他们相同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不仅解释了英惠怪异行为的原因，也建立了她后期精神崩溃，期望自己能变成植物的合理性。

第二部分《胎斑》，以第三人称“他”叙述，英惠姐夫为视角聚焦。在“他”的

讲述中，有别于第一部《素食主义者》的“我”的直接倾诉。英惠和他，在阅读的距离感中都成为了被读者审视的对象。英惠的姐夫作为一个对日常生活缺乏激情的人，以“艺术家”的身份代表了另一类男性群体。和迟钝庸常作为小职员的英惠丈夫相比，一个从事艺术的人，有更为细腻的情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也受过更好的教育，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在第二部分中随着英惠姐夫的社交范围扩大，在叙述部分，也增加了他对自己艺术创作的思索，第三人称的运用让“他”的视角可以从自己到仁惠、英惠、大学同学M，模特J和初恋情人P之间自由转换。

在他和仁惠家庭生活的描述中，多是以对话进行。相对于妻子的嘘寒问暖，丈夫的回答非常简短，只有描述其心理活动时，内容充盈与丰富。在讲述英惠姐夫的内心感受时，譬如：“可是他一开始就知道，老婆身上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他所不喜欢的。因为长相、身材、稳重而体谅人的性格都符合他一直寻找的择偶条件，这让他没弄明白那东西是什么之前就已经决心要娶她为妻。”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进行第三人称叙述时，我们能很清晰地了解丈夫对妻子的看法，而人物自身开始叙述时，作为丈夫，他从来不会和妻子谈论自己的真实想法，可见，虽然他不像英惠的丈夫对妻子那么粗暴，但他与仁惠的心理距离依然很远，在表面的相敬如宾下，一样是对

妻子的无视，用冷暴力的方式对她产生精神上的折磨。当儿子知友生病时，妻子还要经营化妆品店，疲于奔波中对他提出要求，希望他能照顾孩子，却被他要去工作室继续创作为由拒绝。“如果老婆会像别人家的老婆那样歇斯底里、大发雷霆、喋喋不休、骂他个狗血淋头，他的心里说不定会好受点。如此轻易地放弃，又将这种放弃变成抑郁，然后沉淀在内心的性格，压抑得他无法呼吸。他不是不知道这是老婆善良而软弱的一面，是在为理解和关怀对方而做出的最大努力。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自私和不负责任。但是在这一瞬间，他觉得老婆的忍耐和善意令自己窒息，所以他想为自己辩护：是她的这些举动反而使自己变得更坏。”缺乏英惠的对抗勇气，也没有仁惠的包容担当，英惠姐夫的内心独白可谓是一个懦夫的心声。

不难发现，《素食主义者》里的男性角色——参加过越战的父亲、小职员丈夫、艺术家姐夫，具有残暴、猥琐和怯懦等性格特征，可视为韩江对韩国男性的群体画像及讽刺。他们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只能通过伤害女性来证明身为男人的力量。而女性角色，英惠和仁惠身上却有着善良、隐忍、自知、独立等人性闪光点。但韩江并不是站在单一批判的立场，塑造男性角色时，她给了他们大量的内心独白来呈现现代社会中男性所承担的压力，在父权制的家庭伦理中，

扼杀女性个性与尊严并不是某个男性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广泛的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和第二部分《胎斑》一样，《树火》也是以第三人称叙述，视角聚焦在英惠的姐姐仁惠身上。她是和英惠截然不同的女性，作为家中的长女，她格外乖巧和温顺，从小面对父亲的暴力行为，她和英惠没有得到过母亲的保护。但她顺从的性格，让父亲更多的拳脚落在叛逆的英惠身上。幼时，她没有能力保护妹妹，在妹妹被家人强行喂肉时，仁惠企图阻止，天性的软弱使她最终没能成功。英惠被送至精神病院后，仁惠的态度最初是痛恨妹妹，无法容忍英惠把烂摊子留给自己，独自走向另一个世界。英惠在精神病院治疗的过程中逐渐恶化，她开始绝食，仁惠意识到妹妹的最终目的是死亡，医生在对英惠进行插管喂食过程中，英惠反抗导致大出血，她问仁惠：“我为什么不能去死？”仁惠最初痛恨英惠决然向死，她认为英惠是自私、不负责任，到她目睹英惠在精神病院被强制性治疗，以及对自己也曾有过自杀念头的那段生活的回忆，她逐渐理解了英惠的选择，一个人是有权利选择如何活，也有权利选择如何死的吧？

《树火》在记录英惠病情发展的同时，穿插着仁惠的回忆——关于初遇丈夫时和家庭生活的片段，仁惠通过回忆，重审

了自己过往的生活，意识到长期以来，她想方设法想从疲惫中拯救出来的人不是丈夫，而是自己。在和丈夫的关系里，她其实站在主导的位置，是丈夫维系日常生活的保障。事发后，丈夫丢下烂摊子离家出走，让她更进一步确定自己是有能力独自生活下去的。

在关于她和妹妹童年时的记忆叙述中，面对父亲暴行时的自我保护和怯懦，对妹妹的愧疚，变成要坚定守护妹妹的信念。仁惠的第三人称忏悔式内心独白，衔接了过去和现在，即导致妹妹患病的父权制的家庭伦理是起因，遵守夫权制社会伦理是诱因。在照顾精神分裂的妹妹和年幼儿子的艰难过程，也激发了仁惠的斗志。意识到荒诞，却能凭借责任感坚持活下去。这是仁惠的本能，也是她的智慧和自救。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同类主题在文学史上，并非韩江独创，在探讨人的精神异化中，有卡夫卡的《城堡》《变形记》，有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等；在探讨艺术对现实的反抗中，有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有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王佛脱险记》等；在当下大热的女性困境探讨中，有角田光代的《坡道上的家》、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林白的《妇女闲谈录》、柳美里的《命》《魂》《生》三部曲、阎连科的《她们》等，但韩江能从其

中脱颖而出，凭借《素食主义者》成为亚洲首位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的作家，与她采用三个部分融合了“素食主义”、“人体彩绘”、“精神疾病”三个全球化主题的叙事结构和三种不同聚焦视角的叙述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韩江通过长篇小说《素食主义者》，不仅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也给予读者很多启发，女性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才能使女性充满强大的力量。特别在最后对仁惠的救赎之路的记录，就像赫尔曼·黑塞在其作品《荒原狼》中所说：“荒原狼的故事写的虽然是疾病和危机，但是它描写的并不是毁灭，不是通向死亡的危机，恰恰相反，它描写的是治疗。”



段吉雄，中国作协会员，十堰市作协副主席。作品在《长江文艺》《福建文学》《滇池》《人民日报》等刊发。著有探案系列小说集《罪案终结者》，散文集《一条河流的走向》。

荒径与断壁间， 遇见时间的形状

◇段吉雄

老陶退休后，便将身心交付给了山水。从欧洲十四国游历，到环中国自驾，他一年里大多时间都在路上。到了冬天，外出不便，他便专注起本地的徒步路线来。

其实因为工作关系，他早已走遍全市每一个乡镇、绝大多数村落，对这片土地再熟悉不过。如今，他约我要探访的，是那些寻常未至的野径幽处。

第一站，选在丹江口市蒿坪镇的朱家寨。

早晨六点，我们约好地点碰面。老陶从车上下来，把打包好的牛肉面递给我：“我已经吃完了，你赶紧趁热吃。”然后，自己点起一支烟，在一边说起这家面馆的方便之处。上车启程时，他又递来一只方便袋，里面装有面包、水果和牛奶。老陶的爱人程大姐是个细心人，不但电话里反复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还把一路上吃的喝的全部都准备好，两份都用方便袋分开。

天色渐渐透亮，东方地平线泛起一层柔白。我俩迎着初升的朝阳，向目的地驶去。

对我这个徒步新手来说，一切充满新鲜与期待。爬山虽不陌生，但作为一次真正的户外行走，心里仍有些按捺不住的跃动。

老陶则一身专业模样：背负登山包，膝缠护具，手里还握着登山杖。车行山脚下，前面再无车道。停好车，关上车门，他便打开手机导航，领着我在一片荆棘小径中试探前

行。没走几步,却又绕回大路。我回头望去,停车处其实离我们直线距离并不远。

“咳,我也是个老菜鸟,头一回用这软件。”老陶先发制人,笑呵呵地堵住了我未说出口的热嘲冷讽。我笑着说:“行行行,反正都是上山,从哪儿走都一样。”

跟着他的脚步,我一边沉浸于丹霞地貌独有的赭红与层理带来的视觉震撼,一边用随身带的 Pocket3 记录眼前的一切——有老陶低头查路线、举手机拍照的样子,也有冬日萧条中山野倔强而深沉的气息。

沿着渐陡的山路向上,朱家寨的轮廓渐渐从群山的怀抱中浮现。那并非多么精致的古迹,而是依着山势垒起的石墙,粗犷、斑驳,却自有一股苍茫的气度。两道寨墙大多已坍塌,且并不完整,乱石间生出枯草与苔痕,仿佛时光在这里走得特别慢。

每经过一道寨墙,老陶都要攀爬过去,用运动相机一点一点进行记录。有时,他一边拍摄一边指挥我从哪个角度进入画面,“有了人的加入,画面才生动起来。”他一句看似无意的提示,实际上是在说摄影艺术的核心要义。

后面的路愈发陡峭,爬起来难度更大。再穿过一片乱石岗,朱家寨的核心位置赫然出现在眼前。高高的山顶上,用石头砌起的一间大房子,如今只剩下一人多高的四面墙体。走近了,看得见石墙上深深的刻痕——也许是刀斧劈砍的印记,也许是风雨雕琢的皱纹。石块依旧垒得扎

实,缝隙里钻出枯黄的野草,在风里瑟瑟地摇动。门洞空荡荡地,不知进出过多少匆忙的脚印。

风穿过石缝,发出呜咽般的低鸣。那声音贴着断壁游走,掠过每一道裂缝,每一处残破,把往昔的烟火气、人语声还有那些早已消散的悲欢,都搅拌成一种巨大的、无声的叹息。站在这里,时间是弥漫在空气里的、沉甸甸的实体,让人感慨万千。

极目远眺,连片的高山草甸静静铺展在群峰之间。时值隆冬,草色已褪为枯黄,连绵起伏,随风轻曳,柔软得让人想躺卧下去。寨顶处,几棵孤树以遒劲之姿伸向天空,宛如这寂寥天地最沉默的守望者。

我放飞无人机,试图以更辽阔的视角俯瞰这座山寨与拱卫它的群山。果然,从显示屏中可见,朱家寨坐落的山势与周围众山几成垂直,它仿佛众山之根,又似一只巨掌,那些形态各异的山峰如手指般分布四周。

相比上山,翻越朱家寨向另一座山攀爬似乎更为艰难。老陶绕山一周,告诉我下方无路。眼下唯一的办法,是翻过一面突兀的石板,再沿近乎垂直的悬崖挪到那条隐约可见的羊肠小道上。

自然是我在前探路。紧抓崖上树枝,踩实每一步,再换手、抬脚……如此这般,我从悬崖顶上“翻”了下来。

立于崖下回望险境,心底不由倒吸凉气。架好相机后,通知老陶可以按我刚才

走过的路线下来。当他身影出现在镜头中的那一刻，绝壁、远山、悬崖，瞬间构成一幅绝美剪影。我一边稳持设备，一边叮嘱他抓牢踩稳。

待两人小心翼翼下到平处，我们还在为方才的“壮举”互相吹捧，一扭头，却见一条小路正从身后寨边延伸而出。我问老陶：“你不是说没有路吗？”他哈哈大笑：“从那边走，哪能拍出这么绝的视频？哪来这般难忘的经历？”我知道，他又在掩饰自己的失误。

翻过朱家寨，有两条路可下山。我们选了较远的大环线。山脊上行走，脚下尽是齐腿深的茅草、枯蕨，还有张牙舞爪的葛藤。山风拂耳，带来草木苍老的气息。望着远山叠嶂、近草如浪，我们停步进行多机位、多角度拍摄。

下午三点半，我们收拾装备准备下山。按照导航上的行程，估摸一小时即可返回起点。我们商量着下山后，再去拍水库边戏水的鸬鹚。然而一进入半山腰的树林，所有美好设想皆成空。

不同于山顶视野开阔，钻入林子的刹那，世界陡然收紧。这条纯野生线路，连隐约的兽径也没看到。先是四面涌来的枣刺与洋刺，它们不像植物，倒如阴险的猎手。每前进一步，都得护住头脸，侧身从枝条缝隙间拧过，枯枝仍会冷不防抽在额角脖颈，留下火辣辣的痕。脚下亦是隐秘战场。石窟石缝张着黝黑的口，必须如踩梅花桩般全神贯注寻落脚点，脚踝在反

复试探中早已酸软。

“冷冷的枝条在脸上胡乱地拍。”我跟老陶开玩笑，缓解紧张。他一边艰难移步，一边查看手机屏幕上的小蓝点。林子密不透光，只有我俩沉重的喘息与身旁枯枝不断的碎裂声。

天色渐暗，手机显示已过五点，前方仍是望不穿的重重绿障。“没事，我带了头灯。”老陶拍拍背包宽慰我。其实对于常在一线采访的我们，起早摸黑早已习以为常，这点困难根本算不了什么，却都在心底默默为对方鼓劲。

“陶老师，路就在前面。”蹲下系鞋带时，我发现地上散落不少羊粪蛋，兴奋地告诉他。

“你怎么知道？”他话音未落，我已将一把羊粪蛋递到他眼前。

“胜利在前。冲！”老陶一挥登山杖，带头在密林中跑起来。

果然，前行四五十米后，一片干枯的玉米秆映入眼帘。穿过田地，一条蜿蜒的机耕路伸向远方村落。至此，我俩终于长舒一口气。

回到起点时，一轮红润的圆月正静静悬于山脊之上。回望朱家寨，它已没入苍茫山影，唯剩大片草甸在月色中浮着朦胧的轮廓。老陶走在前头，沾满草屑的衣角随风轻摆，脚步却仍如出发时一般踏实平稳。望着他的背影，方才密林里的紧迫与悬崖边的惊心，忽然都化作了此刻唇边一抹会心的笑意。

武当風

评论



“返乡体”非虚构写作的乡愁书写 | 龚道臻



龚道臻，1986年12月生，湖北郧西人，文学博士。现为文学院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教研室教师，主讲《文学概论》《中国文学批评史》《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心雕龙导读》等课程。目前主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项，校级重点科研项目1项、校级教研项目1项，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东吴学术》《文艺论坛》《阿来研究》《齐齐哈尔大学学报》《汉江师范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返乡体”非虚构写作的乡愁书写

◇ 龚道臻

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作为当下各种社会问题呈现的终端场域农村已成为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对农村问题的思考甚至也已经成了广大网民们的一场话语狂欢，在探索着未来向何处去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重绘着乡村图景。2015年以来，随着一批贴着“返乡笔记”标签的文本在社交媒体的话语喧嚣中广泛传播，引起了各界的热议。事实上，这种被称作“返乡体”的非虚构写作要追溯到2010年梁鸿写作的《中国在梁庄》。就写作主体而言，这些从事“返乡体”写作的基本都是农村出身，但又都受过高等教育，是一批具有言说能力且具有一定话语权的新兴知识阶层，这就使得他们的写作具备了更多的介入现实的姿态，“强调创作主体的在场性和亲历性，并以作家的验证式叙述，让叙事形成无可辩驳的事实性，由此实现其‘非虚构’的内在目标。”

正如丹纳所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所以，“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就“返乡体”非虚构作品而言，它们大都是以作者的个人亲身经历为中心，其中夹杂着作者对于故乡的近乎田野调查般的观察与思考，而“返乡”的经历又使得它们的观察与写作更是具备了一种“出乎其外”的“他者”视角，也正是这种“他者视

阔”使他们的“返乡笔记”因为夹杂了现代人的怀旧和乡愁而更具介入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换句话讲，“返乡体”非虚构写作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正是在于这些“乡愁书写”凝聚着精英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忧思，而这种“乡村向何处去”的追问也在一定呼应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要求，使得非虚构写作再度赢得民众的信任和关心。本文试图以《中国在梁庄》《呼喊在风雨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三部典型文本为中心，来对“返乡体”非虚构写作做以学理化的审视与梳理。

—

“‘返乡’文学是知识分子返乡、试图反哺乡村的衍生品，既是知识分子的个人行为，也是百年知识分子传统的延续，在由文化和文学所塑造的城乡关系世界中，‘返乡’即是知识者的实践行动，又是非常重要的写作动力。”非虚构的写作方式正好为这些因为读书而改变命运的农村精英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重述故乡”的视角，在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中，急遽变化的乡村生态让这些“城市异乡者”丧失了基本的稳定感和情感的寄托，所以当他们用文字与故乡对话的时候，表达的更多已经不再仅仅是充满温情的乡愁，而更多的恐怕是一种哀婉与孤独。正如王德威所说，

“尽管描摹原乡题材的作者背景、年岁有异，怀抱亦自不同，但他们的作品却共享不少叙事抒情的模式：或缅怀故里风物的纯朴固陋、或感叹现代文明的功利世俗、或追忆童年往事的灿烂多姿、或凸显村俚人事的奇情异趣。绵亘于其下的，则是时移事往的感伤、有家难归或惧归的尴尬，甚或一种盛年不再的隐忧——所谓的‘乡愁’，亦于焉而起。‘故乡’因此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及未必与作家‘谊属同乡’的读者）所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于是，对于故乡的种种记忆就在时空距离中凝结成了这些“城市异乡者”们魂牵梦萦的“原乡情结”，作家们对于乡愁的记忆以及对于现状失落与哀伤的书写本身就是一种“返乡”的方式。

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向我们展现的是一幅日渐失去生命力的乡村图景，村里常年生活的青壮年越来越少，只有一些衰弱的老人，房前屋后的荒草和废墟在向人们展示着它的荒凉和颓废，河流污染、田园荒芜、土地破坏……呈现在眼前的故乡只是一片毫无生气的废墟，“寂寞、荒凉、矛盾、没有生命力、没有情感，这就是‘故乡’的基本形态”。在这里我们看到，梁鸿是在用一种冷峻的笔法在书写着故乡的“此在”，这里已不再是田园牧歌，更不是那些作为“城市异乡者”的游子心目中的那片令人迷恋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庄”书写的意义就在于作家

以“见证与写实”方式最大程度上“报告”了新世纪的中国农民的生存本相，以一种近乎田野调查的方式向我们呈现出一个真实的乡土中国。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因为在这里人们都是“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在《大地上的亲人》中，作者以自己的家族亲戚为中心呈现乡土中国熟人社会基本生态，在家族成员中，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说到底大家之间的互助关系更多的是出于共同的情感记忆，还有那种源于血缘基础上的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这一切说明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模式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抵牾中维护社会弹性的可能。而这一切又是构成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基础，并进而以此作为建构乡村政治生态的基本形态。“传统社会的农耕精神，那些与土地、自然和血缘社会密切相关的和谐状态，转化成了市民精神，也就是时刻追求转瞬即逝的时尚，转化为对商品交换和剩余价值的迷恋。”但是这一建基于熟人社会的和谐的乡村生态在面对着急速变化的现代化过程的时候，它又显得是那么的脆弱，农村里假冒伪劣产品横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这些传统的人生仪式因为被喧嚣的消费主义所裹挟而失去本有的意义，买码、赌博、吸毒成风，更是让传统的乡土社会的信义原

则变得脆弱不堪。这一切，都使得“今天的乡村，在社会激烈的转型过程中，已是伤痕累累的问题载体。”

“所有的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多么微不足道），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形象因而是一种文学的或非文学的表述，它表达了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现实间能够说明符指关系的差距。或还可以这样表示：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制作了（或赞成了，宣传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三位作者都不约而同地向我们展示了充满着荒凉的乡土中国形象正是作家对于家乡“文化现实的描述”，而这一切又必然和他们所置身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空间”相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王磊光《呼喊在风雨中》一书对于“乡村生活方式的变化”的书写过程也正是他“身心还乡的过程”，更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未来前景的展望和自我想象，因为毕竟“在荒芜的大野上穿行之时，我还是能够看见一些令人欣慰和振奋的亮色，闪烁在乡村的黑暗里。”（《呼喊，在风中（自序）》）

二

“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农村家庭如此迅速的断裂和人的碎片化，从

而也就颠覆了农村社会的根底”，城市与农村的先天的差别，决定了很多进城务工者到城市只能是打工挣钱，在城里安家成为城里人的愿望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所以他们在城市工作最后还得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家园。而对于这些“城市异乡者”来说，被颠覆了的村庄不仅表现在田园的荒芜，自然生态的破坏，而且更为深层次的构成乡土中国的生命肌理与文化魂魄的伤害。正如三位作家所痛陈的，村庄变为“废墟”，小学沦为“猪场”，赌博、吸毒、买码成风，亲情越发淡漠，传统的礼俗、道德正在走向瓦解……“更多的村庄，伴随经济凋敝、价值失范及人心荒芜，早已成为广袤国土上的触目伤疤”（《大地上的亲人·自序》）。

“文学的主要目的是讲述一个故事，尽管文学同时也可能传达了一些事实。故事的主题尤其和人有关，它描述或详述各种人类经验，而不是陈述事实或点点滴滴的信息。”正因为文学的这种“人学”本性决定了其书写对象必然是特定时期内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梁鸿、王磊光、黄灯三位作家的“返乡体”书写都不约而同地以亲友们个体的生存状态为视角，把这些漂泊在城市的“异乡人”的生存状态和个人的命运遭遇呈现出来，以此展现出一个真正完整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同时，这种“宁可因求真性而牺牲普遍性”的书写方式也为日趋凋敝和颓败的乡村寻找一种在现代

化框架下走向良性发展的可能性视阈，因为这些漂泊在城市的“异乡人”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不光关乎着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留守在村庄老人和孩子的命运，更关涉广大农民甚至是乡土中国的未来。正如黄灯所说，“返乡书写的写作者之所以能以文学的形式，达成对社会敏感神经的触碰，恰恰源于个人经验对其立场和视角形成的重要作用，对个人经验的正视，让他们从理论语境中暂时逃离，获得了观照现实的感性途径。”

无论是《中国在梁庄》还是《大地上的亲人》，她们的写作都面对着以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为表征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并以此来审视乡村的农民们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生态，“关注他们在现代性转型中的伤痛和眼泪”，进而“在城乡的关系结构中理解乡村的命运，在城市的空间结构、经验烛照中回望乡村”。在这两部作品中，两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用了一种近乎拉家常的方式呈现了众多亲人的命运，这使得两部作品明显地呈现出有别于社会学或者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主观色彩，但是这种呈现方式因为渗透了亲人间的情感理解而更显其珍贵和价值，也正是这种通过对这些个体或者家庭境遇的透视，使得她们的非虚构写作收到了隐喻时代的效果。

在《中国在梁庄》中我们看到，以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为表征的现代化进程带给乡土中国的似乎更多的是无尽伤痛和无

奈。在“救救孩子”一章中，学习成绩优异的高三学生王家少年因为看黄碟，杀死了同村 82 岁的老太太并将她强奸。五奶奶帮外出打工的儿子带孩子，但因为老太太根本管不住调皮捣蛋的 11 岁小男孩，在一次趁老太太不注意，偷偷溜出去下河洗澡给淹死了。老太太因为心生愧疚，就从儿子家中搬出来，自己一个人住进了河边的一个茅草屋中，而且一住就是五年。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村里另外一个老人身上，老两口照顾四个孩子，夏天四个小孩一起跑到河里洗澡全淹死了，老两口最后也因为愧疚服毒自杀了。在“离乡青年”一章中，年轻貌美的小媳妇春梅，因为思念外出打工的丈夫不被婆婆理解，甚至被斥责为“花痴”，后又因为听说村里矿上打工的人有患上性病的，又开始怀疑自家丈夫也得了性病而陷入无尽的焦虑中，终于因为与婆婆吵架而服毒自杀……在这里，乡土中国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现实图景是那么的残酷，有事那么的触目惊心！现代化进程留给中国农民的，似乎只剩下了其伤人的一面。

黄灯的写作同样把目光聚焦于与她自身关联深刻的亲人，这些独立的卑微个体成了承载历史与诠释历史的主体，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出入与我深刻关联的村庄，借由亲人的遭遇，试图展现出身为农的亲人和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追问中国村庄的来路与去向，也借此袒露内心的不解与困惑。”因为这里渗透着作家那种

源自亲情的理解和切肤的体恤，反而更能使得她的写作于点染勾勒之间更容易回到原初的谈话语境之中，进而能更好地展现这些受访者的“生存肌理和内心隐秘”。游走在城乡边缘折腾了一辈子的河水叔，他一生“船上赚钱船上甩”，却把“买码”当成了自己一生的寄托；为了供儿子读书，一直蜗居在别人的楼梯间下开缝纫店的瑛国叔，赚钱供孩子上大学成了她人生的动力，终于熬到儿子大学毕业，自己却患上了乳腺癌；还有被债务逼迫，为了生计不得已选择开蒸菜馆做生意的彩凤叔……在这里，该以何种心态去面对人们的挣扎和处境，去言说每一个怀抱世俗理想的亲人背后辛酸的故事和伤痛的呼号，这或许是同样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情感折磨。

三

一如江浙小镇之于鲁迅、湘西之于沈从文、江村之于费孝通，生于斯长于斯故乡对于梁鸿、王磊光、黄灯等“还乡者”来说，他们对于故乡近距离的调查和感受，实际上远比那些专门做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的田野调查的更加深入和持久，这是一种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多重视阈的研究”，更是一种对于被书写者的理解与认同。威廉斯在解读哈代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怀旧情绪时曾说，“观察者坚持使用受过教育的人的方式进行观察，

却又无法在感情上认同当下受过教育的阶级，随之而来的孤立感会非常严重。这并非是穿着城里人衣服的乡村人感到的不自在，而是被自己的历史困在了教育和阶级之间关系（实际上是智识和同情之间的关系）的普遍危机当中的人所感到的更为重要的压力——当然这种压力也有其不自在感和不时迸发的尖刻与怀旧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讲，从王磊光发出“知识的无力感”的无奈到黄灯所面临的“如何直面亲人”的情感折磨，“返乡体”非虚构写作更多的是一群受到现代都市文明熏陶感染了的农村年轻人的困惑和无奈，也是这些“返乡”知识人书写“乡愁”的情感动因。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提出，所有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立场都应该是客观的，“作家的客观性，首先是指对待一切价值的中立态度，试图无偏见地报道一切事件，不论好事还是坏事。”所以，在非虚构写作中，作家在进行客观地叙述的时候，为使他的写作能够获得读者的认可与接受，实现更好的叙事效果，就必然会通过使用一定的艺术手段。“由于叙述主体特别是某一叙述个体的生活积累、知识结构、思想境界、审美情趣、表达习惯不同，所以叙述者面对类似或同一生活客体时所作出的审美选择必定有异。”在《中国在梁庄》《呼喊在风中》《大地上的亲人》三部作品中，非虚构文体的使用本身就是作家面对现实世界所作出的一种审美选择，

使得他们的写作在回到现场和重构现实中实现“非虚构”这一文体形式介入现实的美学力量。三位作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于受访者的“口述实录”，作为叙述者的作者让渡了讲述的权力，通过“人物”和“叙述者”的对话实现了对生活及其可能形态的隐喻意义。在这里，“亲人视角”的选择本身就是作家在叙事的过程中有意运用“人物自述”的方式让“受访者”讲述他们自身的生活经历，讲他们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的认识和理解，这种叙述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作家作为文本“叙述者”的叙事构成了一种复调叙事和对话氛围。

“乡愁并不产生于土生土长的农民，乡愁来自被故乡放逐的人们。而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和文化占有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必然成为表现乡愁的当然代表。”对于梁鸿、王磊光、黄灯三位“返乡者”来说，他们都是从乡土中国的大地上走出来，生活在了现代城市之中，在现代化大都市与乡土村落之间，离乡与返乡构成了一种乡土经验的张力。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转换中，他们更能形成一种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他者视阈，更好地把握乡土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差异与分化。

“尽管‘返乡体’从文体特征而言，并不属于纯粹的文学作品，但从其内在精神来看，却与中国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中关注农村、悲悯农民的传统一脉相承。”努斯鲍姆把文学想象在公共生活中激发人们

对于社会和人性的理性思考的作用称之为“诗性正义”，在他看来，包括非虚构文学在内的叙事性文学作品“它信奉每个人的独立性，信奉从知道量的不可简化性；它感知到发生在每个世界上每个人身上的事情都非常重要；它信奉不以外部孤立的视角去看待生命中的事情，就像是看待蚂蚁和机器零件的活动，而是以内省的视角，带着人们赋予自身的多种意义去看待他们。”对于“返乡”写作的书写者来说，以文学的形式去反思当前处在激烈转型中的社会公共生活问题，正是作家本人的个人经验对其思考的视角和立场的规训作用，进而使其获得了关照现实的可能。如梁鸿所说，“重回乡愁，其实也是以同情之心——同一之心和同一之情——回到生活的内部，它与人最基本的情感、道德与生命感受相联系，它是观察世界的起点和终点，尤其是，它也应该是当代社会各个制度层面发展的起点与终点。”正是充满着同情之心形成推动他们的返乡书写——通过“非虚构”叙事去重新审视当代社会的发展，进而重建文化乡土。

“乡村作为表达的意象，事实上已不可能承载任何浪漫的想象，它的呈现是作为一个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曾经的精神载体。乡愁概念，正隐含了乡村昨日的温馨丧失后给人的情感冲击。”对于“返乡者”来说，他们的乡愁叙事已不再是对于田园诗情的怀旧，而更多地呈现为对于故乡亲人生存困境的切身体会，是一种掺杂

了对于急遽变革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城乡阶层分化、乡村政治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个体生存困惑和精神困扰。在这里，经由故乡和故乡亲人的艰难生存处境进而表现出对现代化进程进行深刻的反思，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中的那种对于底层民众的悲悯情怀被重新唤起，使得他们的乡愁书写在突破了以往知识分子写作中居高临下的启蒙视野之后所呈现出的对乡土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入“关注”和“发现”，因为这既是“非虚构”写作重拾自身文体尊严的需要，更是作家作为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